

前 言

中共山西省晋东南地委書記 赵 軍

我們晋东南区,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意識地发动青年向貧、下中农訪家史,組織群众議家史、写家史,以提高青年人的阶级觉悟,达到忆苦思甜,促进青年革命化的目的。《太行人家》就是从七万余篇家史里选出来的一本老貧下中农的家史集。它是对旧社会的控訴書,也是对新社会的贊美詩;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也是教育后代子孙的传家宝。

晋东南是抗日老根据地之一,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总面积二万三千六百三十平方公里,耕地近八百万亩,人口三百零九万,全区共轄一市十六县。太行、太岳和中条諸山系聳立境內,沁河、漳河和丹河三大河流貫串其間,形成了雄伟、险要的上党盆地。矿藏丰富,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可是解放前,在地主阶级和蔣介石、閻錫山反动派长期統治和压榨下,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这里有一首古詩:

白骨森森泪成河,
潞州处处孤儿多,

野老吞声忆故亲，

游魂飘飘有几何？

便是旧社会太行山区人民生活的写照。《太行人家》中記叙的事实，同样是晋东南地区劳动人民苦难經歷的縮影。旧社会真是地主和反动派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獄。

然而，压迫越重，反抗越强。晋东南人民并不甘心做牛馬，任人宰割。在旧社会里，他們不畏强暴，不惜牺牲，艰苦卓絕地对历代反动統治者进行了英勇頑强的搏斗，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像一五二四年（明嘉靖三年），潞城县农民出身的陈卿揭竿起义，聚集农民起义軍五万余人，和明朝統治者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武装斗争，南克今河南省林县，北抵今山西省左权县，整个上党地区，全为起义軍所控制，声威大震，持續达五六年之久；起义軍的英勇事迹，至今还在当地人民中流传着。至于小規模的自发斗争，那就書不胜書了。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近几十年以来，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英雄的太行山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經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真正得到了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太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参军支前，抬担架，运粮草，造地雷，探敌情，配合正規軍作战，留下了光輝的革命业绩。革命胜利以后，太行山人民积极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組織起来，发展生产，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公社化以后，他們更加奋发图强，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大踏步

地沿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迅猛前进。晋东南这个好地方，如今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乐园。请看人民是如何歌颂他们的新生活，抒发他们的革命壮志的吧：

巍巍峨峨太行山，光荣传统代代传；
人民勤劳又勇敢，不怕艰苦不畏难。
战斗英雄和模范，这里出了千千万；
三座大山已推翻，社会主义闹的欢。
上党盆地好风光，人民公社放光芒；
童山秃岭换新装，果木松柏竞相长。
荒山坡地改梯田，沙岸石滩变粮川；
山村小庄通电话，公路汽车绕城乡。
高大烟囱随处见，万里蔭城^①愧无颜；
红日照遍太行山，三面红旗迎风扬。
毛主席啊共产党，世世代代永不忘；
阶级仇恨记心上，革命传统誓发扬。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发现，老一代人，亲身遭受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痛苦，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他们中大部分人阶级觉悟高，革命意志坚强。但是也有少数人，他们认为过去的苦事，不堪回首，不愿去想它，更不想讲它；有的由于时过境迁，对于往事甚至已经逐渐记忆模糊，阶级仇恨逐渐淡忘。所以老一辈很有必要重温过去。至于青年、少年，他

^① 长治县蔭城鎮是过去手工业产品集散地，产量多，销路远，故有“万里蔭城”之称。

們則是“地富剝削沒受過，日帝殺人沒見過，土地改革沒經過”的“和平鴿”，“誰知道過去是個啥樣子！”他們不了解過去，也就不能理解今天。毛主席教導我們：“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国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可見對青年進行階級鬥爭教育，是使青年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繼承和發揚黨的革命傳統，使他們在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的風浪中永遠堅定，並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極為重大的問題。階級鬥爭是長期的。青年人一批一批地成長起來，這一代青年懂得的，下一代青年就不懂了。因此，我們對後代子孫的階級教育也必須作長遠準備。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戰略性的任務。根據我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體會，講村史、家史、社史、廠史，是教育青年行之有效的一個好方法。為了使這些寶貴的活的階級教育材料不致湮沒，並進而流傳下去，我們特從大量的家史中選編了這本集子，供各地青年閱讀，希望它能有助於青年同志們更進一步革命化，把無產階級的光榮家譜續寫下去，而且續写得更加光榮、更加輝煌。

由於編寫時間倉促，水平有限，缺點或錯誤在所難免，尚希讀者指正。

1964年10月1日於長治市

目 次

前言.....	中共山西省晋东南地委書記	赵 軍	1
毛主席給了一个家.....	韓文洲	姚龙长	7
“吉星槐”人家的悲剧.....	张如云 郭世綱	李家明	30
卖身記.....	高 峯 张作宾	郎誠信	46
土地.....	岳 峯	王田溪	57
两孔窑.....	中共沁水县委 办公室		71
独輪車.....	笛 秋 馬安仁	宋廷舟	78
为狗办喪事.....		閻振華	90
搏斗.....	宋賈生	郎志仁	98
风雪玉皇庙.....	张美珍 郎志仁	毕裕民	120
在日帝的鉄蹄下.....	賈致順 安 烈	連俊賢	132
“碓子”鞋.....	連太一	孙守楚	150
女长工.....	刘光普	陈福同	163
穷人窑.....	王喜堂 連步望	姚一新	182
革命媽媽暴蓮子.....	张凤儒 李志寬	刘 重	200

放羊工当了大学教授.....	中共陵川县委编四史办公室	225
穷铁匠成了国家的主人.....	沛 逢 李志宽 张凤儒 刘 重	241
矿工世家.....	盖天文 陈福同	255

毛主席給了一个家

韓文洲 姚龙长

这篇短文写的是山西省黎城县西件村顧花荣老大娘的家史。既然是家史，顧名思义，被写的人就应该是既有“家”，也有“史”，才可以算作“家史”。說到顧大娘，她今年五十一岁了，自然有五十一年的经历，把她这五十一年经历写下来，当然可以算作“史”，可又很难算作“家史”，因为她的前半生根本就没有个家，她前前后后虽然在四个家里生活过，可是没有一个家可以真正算做她的家，叫人怎样为她写家史呢？这倒是个难题了。想来想去，顧大娘虽然半辈子没有个真正的家，可是她有的是如何离家逃生的故事，有的是在别人家里受尽折磨的故事，有的是在那些个似家非家的家里吃尽苦头的故事，今天就把她如何“离家”逃生，如何在“别人家”里受折磨，如何在那些“似家非家”的“家”里吃尽苦头的故事写出来，大概也可以算作“家史”吧。

离 家

顧花荣原是河北省武安县山庄村人。她五岁那年，家乡

遭了大水災，顆粒不見，全家十一口人吃什麼呀？她們啃樹皮，煮野菜，到了臘月里，連野菜也找不到了，一連數日家里沒有燒過火，花榮她爹眼看着六個孩子，一個個皮包骨頭，快要餓死了，把他愁得幾夜里沒合眼。一天晚上，花榮睡下以後，听得爹對娘說：“這日子難過呀，非活活地餓死不可！咱們大人餓死沒啥！這麼大年紀，沒有吃過好的，粗茶淡飯也吃了几十年；沒有穿過好的，披破挂爛也穿得不少了，可孩子們呢？粗糠野菜也沒吃得幾頓呀！就該這樣把他們活活地餓死嗎？……”

又听娘說：“照這樣再過幾天，想不死也活不成！他爹呀，你也該想個法兒讓孩子們逃逃活命呀！……”

花榮年歲小，不管活得了活不了的事，大人說着話，她却睡着了。一覺醒來，天還不大亮，娘就喊叫起花榮和她的三姐榮花來：“榮花，花榮，快起來吧。”

花榮看看天還不亮，不想起，說：“黑洞洞地就叫我們起哪？我不起。”

娘說：“花榮，起吧。你姑姑捎信來，說她有病，你跟三姐也該看看姑姑去。姑姑家有吃的，不比在家好？快起吧。”

听說要到姑姑家，花榮馬上高興起來，自己一滾身起來就穿衣服，又催榮花：“三姐姐，娘叫咱們到姑姑家去哪，你怎么还不起？”

榮花也起來了。姐妹倆穿着衣服，娘就忙着燒火、坐鍋，把僅存的二升玉菱面舀出半碗來給她們做湯。花榮看了奇怪，心想：“娘天天說留着那二升玉菱面叫過大年吃，今幾個怎

么就吃开了？”便說：“娘，你不是說留着玉菱面叫过大年吃嗎？今儿个怎么就要吃？不过大年啦？”她看看娘，娘却哭起来，說：“你們要走路，不吃点行嗎？剩着还有哩！”

听說还剩着玉菱面，花荣不再問了。等到娘把飯做好，姐妹俩吃了，花荣爹到邻家去借来一头毛驴，把花荣她們喚出来就要走。看見牲口，花荣好奇地問道：“爹，去姑姑家怎么还要騎驴？”

爹說：“才下过雪，路不好走，你們騎了牲口走吧！”說罢，爹的眼里就掉下泪来。回头看看娘，只見娘也哭得泪流不断，花荣的心里更加奇怪了：“过去我們去姑姑家，爹不哭，娘也不哭；这次我們去姑姑家，爹跟娘哭什么哪？”这当儿，只見娘抹着眼泪說：“花荣，走吧，到了姑姑家，記住要听大人的話，嘴要甜些儿，手要勤些儿，夜里要小心灯火……”話沒有說完，又放声哭起来。花荣說：“娘，你只管哭什么？我們去姑姑家又不是不回来了！”她这么一說，花荣娘反而哭得更痛了。这当儿，花荣爹連忙把两个女儿抱上了驴，在驴屁股上打了一鞭，小毛驴跑着走了。

才下过雪的腊月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荣花、花荣姐妹俩騎在驴背上冻得直发抖。花荣說：“三姐姐，好冷哪！”

荣花說：“快把人冻死啦！”

爹說：“冷嗎？咱們走快点儿，到了姑姑家就不冷了。”

說着話，荣花忽然发现走錯了路，便低声跟妹妹說：“花荣，姑姑家的村子在那边儿，爹怎么把驴赶到这边儿来了？”

花荣左右看看，也說：“我記得，这不是去姑姑家的路。”

“准是爹忘了路了。”

“爹是大人，怎么还能忘了路？”

“咱們問問爹吧？”

“問問爹！”花荣便說：“爹，这不是去姑姑家的路呀，你是个大人，怎么还記不住去姑姑家的路呢？”

花荣爹在后边說：“小孩子知道什么！你姑姑搬了家了。走吧，錯不了。”

听說是姑姑搬了家，姐妹俩沒說的了。她們俩就在馱背上商量着到了姑姑家跟姑姑要什么好吃的，要什么好玩儿的，說得很熱鬧，却听不見爹吭一声儿。花荣回头看看爹，只見爹一边走着，一边还在哭着抹眼泪，花荣心想：“爹走着路哭什么呢？他不想走路嗎？”便說：“爹，你騎馱走吧；我們下去走路。”

爹連忙拭拭泪，說：“你們騎着吧，爹不想騎。”

花荣又問：“你不想騎馱，哭什么呢？”

爹說：“大人們冷天走路都要流泪的。”

“我长大了，冷天走路也要哭着走嗎？”

“都一样。”

花荣很奇怪为什么大人冷天走路要流泪，想着走着，到了过午时分，走到一个村子里，花荣爹說要在这里歇一歇，找点吃的再走，就把两个孩子从牲口背上抱下来，走进一个人家，那家的一个女人對她們倒很亲热。一会儿，那女人端来两碗湯，花荣姐妹俩正嫌餓，不問长短，早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当儿，只見又来了一个男人，花荣爹跟那人說了几句話，两

个人就拽着衣襟，把手伸在衣襟下边，你捏捏我的手，我捏捏你的手，不知道是干什么。花荣偷偷地问荣花：“姐姐，爹在衣裳下边捏手做什么？”

荣花说：“管他哩，许是嫌手冷吧。”

一会儿，只见那个男人拿出钱来给了花荣爹，荣花忙着偷偷地跟花荣说：“花荣，坏了！爹把咱们卖了！”

花荣不信，说：“爹才不肯卖咱们哪。”

这时候，花荣爹走来对花荣说：“花荣，你在这里坐一坐，我跟荣花去给你买饼子吃。”

花荣说：“姐姐去，我也要去。”

花荣爹说：“姐姐八岁了，比你大，叫她跟我去吧。你还小，看出去冻坏你。”

花荣不说话了，只见她爹拉了荣花就走了。花荣只盼她爹快点儿买了饼子来吃，谁知等了半天，却不見爹的影儿。后来听得门响，她只当是爹买了饼子回来，连忙跑去开门。门开了，可是进来的不是她爹，却是一个陌生的大汉子，把个花荣吓得退了回来，不想那个汉子却跟上来，拿出一个饼子来说：“你愿意吃饼子吗？”

花荣急着找爹，不想吃饼子，说：“我要找爹去，我要找爹去！”

那个汉子说：“找爹吗，好，跟我来，我知道你爹在哪里。”

花荣找爹心切，真的跟着那汉子走了。东走西走，来到一个高门楼大院子里，进了屋子，花荣一看，只见一个胖老婆坐在炕上，并没有爹，便问：“我爹在哪里？”

那个胖老婆冷冷地说：“你爹把你卖了，哪里还有你的爹呢？……”

听说是把她卖了，花荣打一个寒战，立时放声大哭起来，嚷着要找爹。她哭着跑到门口，那个胖老婆又把她拉回来，“嘩啦”一声响，把门关上了。

在“活阎王”家

花荣不见了爹和姐姐，痛哭了一场。一个五岁的孩子究竟还不怎么懂事，哭了一会儿也就不哭了。到了吃饭时候，掌锅的张妈给她端了大米粥来，她肚里饿，很想吃，可是刚吃了几口，她想起爹跟姐姐来，又吃不下去了，就哭起来。那个胖老婆黑道：“你只管哭什么？你爹死了？你娘死了？”

花荣不敢哭了。胖老婆问：“你姓什么？”

花荣抹着眼泪说：“姓顾。”

“你叫什么？”

“花荣。”

“你今天来到我家就不姓顾了，咱们家姓程，你以后就姓了程了。名字也要改一改，以后你就叫梅香好了。”

花荣心里老想爹跟姐姐，也不管改姓换名的事，只管哭。胖老婆嫌她麻烦，叫来张妈把她领到厨房去了。张妈问起花荣的事，也伤心地掉了泪，说：“这么一点点大就离了娘，到人手底来做人，可怜死人了。看起来，我的命苦，你的命也不好呀！”

花荣听她提到娘，哭得更痛了。胖老婆在正房里喊道：

“张媽，那个小賤东西还只管哭什么？”

张媽应道：“她想娘哪。”

胖老婆罵道：“想她娘的屁！来到我家里，吃了我家的，不許她想娘，不許她哭。再要哭，看我过去摔不死她！”

花荣不只离开了娘，沒有在娘的身边生活的权利，連想娘的权利也沒有了，她哭得更痛了。胖老婆听得动了脾气，走出正房，在院里喊道：“梅香，你給我出来！”

花荣还是只管哭，沒有出来，連声也沒有应一声儿。胖老婆又罵道：“梅香，我喚你，你怎么不答应？架子不小呀！”

花荣这才說道：“我叫花荣，我又不叫梅香！”

“放你娘的屁！小小孩子那么嘴硬，再敢犟嘴有你的好看！你今天来到我程家，吃了我程家的，就要你叫梅香！”

花荣不敢哭了。

次日天明，胖老婆把花荣叫到正房里，給这个五岁小女孩派活儿，要她每天扫地、抹桌、端飯、送尿盆等等，还馬上丢給她一把黍毛苕帚，說：“給我扫地去。”

花荣一来年岁太小，二来在娘的身边有三个姐姐干活儿，哪里会做这些，她还認為在这里跟在娘的身边差不多，不会做的活儿就应该說不会，便說：“我不会扫。”

“你就会吃嗎？你吃了程家的飯，就得給程家动弹。給我扫！”

花荣害怕她，只好去扫地。一个五岁的毛孩子哪里会扫地，东一下，西一下，隔一片，丢一块，扫得不像样子。这时候，买她的那个汉子——程家的少东家程永远进来了，看了花

荣扫的地，照屁股一脚踢去，骂道：“白吃饭的狗，看你扫得像什么？！鸡毛蒜皮丢下不扫，留着叫你今天吃呢，还是叫你明天吃呢？……”说着又是一连几脚踢来，小小的花荣只好返工再扫。这么着过了三天。第三天夜里，胖老婆让花荣独自个儿到西房去睡。一个五岁的毛毛小女，若是在娘的身边睡觉，还要娘替她操心，怕冻着她，一夜里要给她盖几次被子；怕滚在火上烧着她，一夜里要照看她无数次。可是如今谁来照看她呢？不懂事的小花荣睡到半夜把被子滚在火上着火了，她却还在梦中。一会儿，火苗烧在她的腿上，她觉得疼，这才惊醒过来，看见被子着了火，可把她吓坏了：“被子烧了，明儿少东家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她害怕明儿挨打，就忙着救被子。她用双手去搓那被子上的火苗，把双手烫得生疼，她不敢搓了；她赤着脚去踩火苗，又把脚烧疼了，她不敢踩了。没法儿，一个人低声哭着喊叫起来：“爹呀，快来弄灭火呀！娘呀，快来……”她喊爹，爹不应；她叫娘，没有娘，到了还是只有她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五岁小女。哭了一阵子，她忽然看见了火边那把茶壶，就忙着掂起茶壶往着火的被子上浇水，这才把火扑灭了。

小花荣没有被子盖了，又闯下大祸，想到天明以后又要挨打，吓得她哭了半夜。次日天明，少东家知道了烧被子的事，就把小花荣拉到正房里来，照脸先是几巴掌，骂道：“贱骨头，谁叫你把被子烧了？！……”

花荣哭着说：“我睡着了，我又不知道！”

少东家发火了：“烧了被子你还有理哪！”

胖老婆在一旁嚷道：“打，給我照嘴打！”

少东家立时照嘴又是几巴掌，打得花荣鲜血淋淋。胖老婆还不满足，在一边說：“打得太輕！打得太輕！給我重重地打，要不，她今儿烧了我的被子，明儿还要点一把火来烧了我的房子哪！”

于是，少东家就去找来两块大瓦，“咯噔”一声摔在地上，摔成了碎瓦块，又用斧头把大瓦块砸成核桃大小的碎块子，鋪在地上，指着花荣說：“你給我跪在上边！”

花荣看看那一堆三尖八楞的碎瓦块，想道：“跪在那上边多疼呀！”她迟迟不想跪，少东家一把抓住她，拖了过来，把她按在碎瓦块上跪下了。疼得她弯腰弓背地痛哭起来，少东家却要她把身子挺直，又去端来一块土坯放在她的头上，倒了一碗开水放在土坯上，罵道：“你敢动一动摔了我的碗，我抽了你的筋！剥了你的皮！”然后，便拿皮鞭子沒头沒脑地乱打起来。小花荣吃不住，身子一歪，头上的碗掉了下来，少东家打得更加凶狠。厨房里的张媽听了心疼，連忙跑來說情：“老太太，少东家，你們饒过她这一次吧。她有錯是該打的，可是打几下就算了，一个五岁娃娃，哪里受得住这样的苦刑呢……”

少东家罵道：“这次不打，还要慣了下回，非狠打不可！”說着，又是几皮鞭子。花荣挨着打，只管哭，什么也不說。张媽看了既可怜她又气恼她，“这个傻孩子呀，怎么連句求情的話也不会說呢？”就連忙教給她：“梅香，你怎么不說話，快說，‘少东家，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小花荣这才照张媽的話說了，少东家又打了她几鞭子，算



是停了手。因为她烧了一条被子，以后程永远一年沒有给她被子盖，她終年和衣睡在爐边，冬日里冻得滿身生了冻疮，脚也冻烂了，滿肚的苦水她能向誰說呀！

再說花荣挨了这一頓打，渾身的伤痕直到过大年时节还没有好。別人穿紅着綠高高兴兴地过大年，小花荣却是偷着空儿哭鼻子，一来是因为伤疼；二来是因为想爹想娘。她偷偷地跟张媽說：“张媽，我真不想在这个‘家’了，我还要回我爹我娘那个家去。”

张媽說：“傻孩子呀，你想想，东家肯放你走嗎？还是咬着牙苦熬吧……”

“他們不放我走，我不会偷偷地走？”

“就怕你跑不了，少东家把你逮回来，还得揍一頓。”

說到挨打，小花荣不敢走了，只好在程家硬着头皮熬。

正月初五这天，程家在院里天地爷神像前供献的麻糖丢了两块，程永远却凭白无故地拷打起花荣来。他把花荣叫来，花荣看見火上早已烧紅了一根火箸，好像进了閻王殿一般可怕。程永远大发雷霆：“梅香，你干的好事呀！”

花荣不知他說的是什麼，只說：“我又怎了？”

程永远劈头先是一皮鞭子，罵道：“你倒会装！我問問你，誰叫你把給天地爷供的麻糖吃了？！”

花荣听了这話，覺得很冤枉，就理直气壮地說：“我見还没見过哩，我啥时吃了？”

“你問誰？你还有理啦！”程永远說着就又打了两皮鞭子，小花荣不服，嚷道：“我沒有吃，你怎么也要打！我沒吃你也

打？……”

胖老婆見花榮還敢犟嘴，嚷道：“永遠，給我用火箸燙這個賤骨头！”

程永遠也大聲嚷道：“你犟嘴？我今天就要看看誰厲害！”真的去掂來那根已經燒紅的火箸在花榮的背上一烙，小花榮吃不住，“啊呀”大叫一聲，倒在地上了。程永遠還在問：“你吃了沒有？”

花榮孩子家不會撒謊，受了這麼大的苦刑，她還是說沒吃。程永遠又在她的背上燙了幾下，小花榮疼得遍地里亂打滾，呼爹喚娘地亂叫亂嚷，把張媽驚動了來。張媽看着小花榮可憐，被燙成這般模樣，她還一口咬定說“沒吃就是沒吃”，心里說：“好個剛強的孩子，受了這麼大的刑法還犟嘴，可惜你不懂，這不是犟嘴的時候呀！”就忙着教她：“梅香，不要嘴硬，你就說吃了，少東家就不打你了。”

花榮听了張媽的勸導，支支吾吾地沒吭聲。

程永遠以為她默認了，這才停了手，厲聲問道：“你是几口吃了的？”

花榮沒有吃，自然也說不來是几口吃了的。

“誰叫你吃的！沒見過你這個賤骨头，大正月里偷吃供食，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程永遠一邊罵着，一邊又打起來。張媽實在看不過去，大着胆子說：“少東家，你怎么還要打？人家是來逃生的，不是來送死的，你不能這樣！”

程永遠嚷道：“我打死她，你能怎樣？”說着又打起來。張媽怕花榮經不住，只好改口說軟話：“少東家呀，花榮是你們花

錢买的，你打坏了她，不能伺候少东家，不是把那二十多吊錢白白地扔了嗎？”

說到錢上，程永远心想：“她媽的打得她不能动了，我花錢买她做什么？”这才不打了。

小花荣来到程家不到十天，就受尽了人間苦刑，她不願在这里，可是还得在这里苦受。就这样，她在皮鞭子底下苦苦地受了十二年折磨，到她十七岁那年，程永远看看花荣长大了，模样也不賴，想討她做小老婆，便央了一个本家老婆婆来与花荣說合。花荣一向把程永远看做是她的刻骨仇人，当然不願跟他結亲，便一口回絕了。

那女人还想劝誘她：“別傻气了，你看少东家房有房，地有地，开着几座买卖店，丫环使女好几个，你跟少东家成了亲，不是也能享几天福嗎？”

“有房有地是他們的，我不稀罕！”

那女人說不服花荣，只好去向胖老婆作交代。胖老婆存心不願讓花荣走掉，便亲自来找花荣說合，“花荣，叫你跟少东家成亲，你有啥不願意的？咱們家可是好时光呀，你看咱們家里衣滿箱、錢滿柜的……”

花荣不願听她罗嗦，便說：“知道你有錢！你要沒錢还使喚我們这些丫环使女哪？你要沒錢，还敢打人！”

胖老婆碰了一鼻子灰，破口大罵着走了。回头跟程永远說了，程永运气得咬牙切齿，“她媽的真是烂狗肉不上秤盘，今天就要你看看我的厉害！”一怒之下，他跑到花荣房里，寻了一条粗麻繩，把花荣吊在梁上，手执皮鞭又是一頓苦打。花荣知

道是为着婚事打她的，便破口罵道：“姓程的，活閻王！你打死你娘！你今天打不死你娘，你不算人！”程永远打得越凶，花荣罵得越厉害。胖老婆在外边听了一阵，觉得事情已經沒法挽回，眉头一皱，計上心来：“把这个賤骨头卖掉！”于是，她就进来讓儿子把花荣放了下来，干罵了一頓，怒气冲冲地走了。娘儿俩馬上商量，說是花荣这东西长大了，性子硬，不可久留，不如馬上找个主儿卖掉她。于是，程永远次日出門一趟，給花荣找下个主儿，把她卖給了赵庄的財主赵应来做老婆。花荣听到这个信儿，心想：“無論到哪里，总比在这个‘活閻王’家做使女强。”

一天傍晚，赵应来派人赶着牲口接花荣来了。胖老婆把花荣叫到屋里，假仁假义地說道：“花荣，我給你找下女婿了，今儿就去吧。你在我家过了十二年，時間不算短，这个家就算是你的娘家好啦。以后你在赵家受了气，只管来，我們替你出气！”

花荣白了胖老婆一眼，沒好气地說：“到了赵家，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来了！”

胖老婆說：“別犟嘴。——天不早了，快吃了飯走吧。”

“你家的飯我吃够了，不吃了！”

胖老婆見她这样厉害，生了气，說：“永远，快快打发她走吧，我不想再看見她了！”

花荣又白了她一眼，說：“早就想走，我早就不想看你啦！”說着就要走。

张媽看見胖老婆还給花荣准备着拜礼錢，忙对花荣說：

“你今天要走，怎么也不給老太太磕个头，快跪下磕头吧……”

花荣气昂昂地說：“跪下磕头？——我在这个家里跪的不少了，早就跪够了，今天不跪了！”

张媽說：“花荣呀，要走哪，你怎么还是这么犟嘴。你給老太太磕个头，老太太还給你准备着錢哪！你怎么放着錢不知道花？”

花荣边走边說道：“我要她那几个錢做什么！我給她干了十二年的活儿，那几个臭錢还不够我一个月的工錢哩！”說着，头也不回，大步走出了程家大門。

这算什么“家”？

赵庄的赵应来也是一个財主。他跟原来的女人合不来，把女人卖掉，这才又娶了顧花荣。赵应来他娘——赵老婆原来只知花荣是个貧家女子，却不知道她是个丫环使女，后来听說了，就問赵应来：“应来，誰叫你娶了这个丫环使女来的？”

赵应來說：“是孀母給我說的，我不知道她是个丫环呀！”

“咱們这样的人家，娶一个丫环来，不怕外人笑話嗎？你怎么不想想……”

“已經娶来了，說也晚了。不过，这也好办，不行了再卖了。……”这就是赵应来的主意。

再說顧花荣来到赵家，只过了几天，赵应来就翻了脸，动不动开口就罵，举手就打，罵花荣是丫环使女，辱沒了他們財主人家。

正月里，有个討飯女人来到赵家門上討飯，花荣貧家出

身，知道沒飯吃的苦處，看見那女人可憐，就偷偷地給了她一個玉菱面窩窩。她害怕家里人看見，對那女人說：“快走吧，到了外邊再吃！”誰知那女人餓急了，在院里走着就吃起來。吃也罷，偏偏叫趙應來回來碰上了。趙應來進門就問花榮：“誰叫你給那個窮鬼吃的哪？她是你親娘？還是你的親奶奶？”

花榮說：“人家餓得那個樣兒，你看見不可憐嗎？”

“可憐你娘的屁！你看見可憐，拿你家的東西給她，為什麼要拿我家的東西隨便給人？！”

“我就是拿着我家的，錯不了！”

“放屁！這是你的家？”

“你把我娶到這個家來，怎麼不是我的家？”

“什麼東西！一個賴丫環使女，你也算得個人？”

“我不是人你是什麼？是豬？是狗？”

一句話說惱了趙應來，那漢子大喊一聲“你瞧着！”隨手抓來一把粗麻繩，在水缸里一蘸，照頭打來，只听噼噼叭叭一陣响，把個花榮打得血花儿亂飛。花榮只想到了趙家，做了媳婦，就算熬成人了，沒想到這個“丈夫”趙應來跟“活閻王”程永遠是一個樣兒，心想：“看起來到哪裡也活不下去，就讓他打死我吧！”便大聲罵道：“趙應來，你有本領就打死我，你打死我吧！……”

趙應來罵道：“你還想活嗎？做梦吧！”又打起來。打了一陣子，那家伙打累了手，不打了，罵着走了。

隔了兩日，一個親戚家的女人來叫花榮去她家住幾日，花榮也正想躲幾天，就跟婆婆說過，跟着那女人走了。才出了

村，那女人便說：“花榮呀，跟你說了實話吧，今天不是叫你到我家去，是趙應來花了人家二百八十元錢，把你賣到黎城了……”

听了這句話，花榮只覺得如同劈頭打來一個響雷，把她吓呆了。過了半天才清醒過來，哭着嚷道：“我活着算什麼人呀！我今年才十八歲，就叫他們買過來、賣過去的折騰，我還活着做什麼呢！……”

那女人見她這樣說，連忙勸慰一番，花榮這才想道：“反正在趙家也活不出來，走就走吧！我不信人人都是程永遠、趙應來……”

下定決心要走了，忽想起沒有拿上自己的衣服。連忙返回來，走到趙家大門口時，被趙家老婆攔住了，說：“賣出去的女人，潑在地上的水，你憑什麼進我的門哪？”

“不進就不進！那幾件破衣服叫你死了穿吧！”說罷，一怒氣走了。就這樣，願花榮離開了她那個不能算是家的“家”。

還不是家

願花榮離開趙家，跟了捐客（販賣人口的人）來到了山西省黎城縣。那捐客把她賣給了寬章山村的富戶李永巨做妻。李家是個八十口人的大戶，進得門來，就要她掌握那口做豆腐用的大鍋，做八十個人的飯。為着做飯的事，不知受了婆婆多少氣。這也罷了，誰知過了一年多，花榮養了第一個女孩子以後，李永巨一病死了。他明明是病死的，婆婆卻把罪過加在花榮的頭上，罵花榮是“掃帚星”、“敗家婆”。

李永巨死后，花荣总算不多挨打了，又有了孩子，她不願意再找婆家了，心想就这样抱着孩子苦熬苦撑吧。可是婆婆天天罵她“扫帚星”、“敗家婆”，她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一个十九岁的媳妇，就这样下去，到何年何月才是她的出头日子呀！

日久天长了，婆婆不願意留她这个“扫帚星”，花荣也感到这个家还不能算是她的家，婆婆要卖她，她也想离开这个受气的窝儿。一天，本家李小元領来一个男人，給她說合，花荣見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头子，她沒有答应。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輕人來說亲，她同意了。

一天夜里，花荣新許的丈夫王守成赶着牲口接她来了，她恨不得立刻离开李家，隨即抱了孩子便走，剛出大門，只見李家婆婆拿着一根火紅的火箸燙着一个醋碗，冒出一股酸气，然后把碗扔出大門来摔破了。花荣不知她这是做什么，便問周圍的人：“她那是做什么？”

有人說：“送扫帚星嘛。”

花荣听了这話，气得直喘气，回过头去罵道：“別高兴，送走扫帚星，扫帚星死不了，气死你！”

花荣騎着牲口离开李家，来到了风岭上村的王守成家。要拜天地了，花荣跟着伴娘走到神像前，看看新郎也走来了，正要跪下拜天地时，她好像覺着站在她身边的新郎不像在路上的那个人，偷着回头看看，不覺大吃一惊，要跟她拜天地的哪里是王守成，却正是第一次去見她的那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头，她这才知道自己受了人家的騙，不由自主地“哇”地哭了一声，她不下跪了，她不拜天地了，抽身就跑，一直跑回房里去哭

个不住。新郎見沒了新娘，也只好免拜天地，跟着走进房里来，向花荣說，“別哭了，都怨我。因为你嫌我老，我才找了个年輕人去替我說亲。只要……”

花荣哭着嚷道：“我跟的不是你，跟你沒話說；我跟的是王守成，我要找王守成去……”

新郎笑道：“別去找，我就是王守成……”

花荣这才知道是受了騙，不說話了，只管大哭起来。

以孤菴野庙为家

顧花荣在王守成家过了几日，見王守成性情溫和，待人老誠，打地里回来，不是帮她抱孩子，就是替她洗鍋，吃飯吃的是一样飯，說話說的是知心話，花荣长了二十岁，这还是碰到的第一个好人，她心里很高兴。因見家里穷困，守成天天去打短工养活她們娘儿們，花荣心想：“十几年来我遇見的都是富人，沒一个把我当人看待，还是穷人良心好呀！”就实心实意地跟王守成过起日子来。七八年后，花荣已經三个孩子的媽媽了。就在这时候，日本侵略者打到太行山上来，侵占了黎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一次，鬼子出来扫蕩，把王守成抓走了，花荣日里想，夜里盼，只盼丈夫平安无事地回来，誰知盼来盼去，沒有盼得守成回家，却盼了一个死信儿来：王守成被日寇活活地打死了，把个花荣气得死去活来。她哭呀罵呀，哭有什么办法，罵有什么用处呢？家里有几斗粮食也讓日寇搶光了，三个孩子天天哭着跟娘要吃的，花荣沒法儿，只好拖大引小，沿村串戶，討茶要飯去了。

顧花榮帶着三個孩子到處流浪，白天里沿門乞討，到了晚上，碰上孤菴，就夜宿孤菴；遇上野廟，就以野廟為家，這麼着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二年，日寇騷擾是一宗，偏又遭了旱災，家家無飯可吃，花榮討飯也討不上，把三個孩子餓得走路也走不動了，花榮坐在路邊抱着三個孩子大哭起來。有個過路人見她們哭得可憐，走來問明原因以後，便說：“你也別哭了，我給你尋個主兒好不好，免得這麼活活餓死。”

花榮哭着說：“我死也不嫁人了，多嫁一個人，多受幾年苦呀！我在那些沒長人心的雷漢子手下吃苦也吃夠了，倒不如早些兒死了好！”

那人說：“要不，就把這些孩子給了人家，叫孩子們逃個活命去吧。”

花榮聽說叫她賣孩子，立刻想起自己小時爹娘賣她的情景來，哭道：“我從小兒爹娘把我賣了，我在人手底受的不是人受的罪呀！我怎麼能讓孩子們也走我的路子呢？就叫孩子們跟着我吧。只要我能討來一口，孩子們也能分吃半口……”

那人見她不肯賣孩子，只好走了。後來花榮討飯討到赤峪山，看看孩子們快要餓死了，心想：“孩子們跟着我吃也沒有好吃過一口，穿也沒有好穿過一件，難道就這樣眼睜睜地看着孩子們餓死嗎？”想到這裡，為了救孩子的命，只好又打了嫁人的主意。這裡正好有個名叫楊倉的窮大漢沒女人，經人說合，就跟楊倉結了親。可是楊倉只有半畝地，一下子添了四口人，怎麼能過日子呢？花榮母子雖然沒有餓死，看樣子也難活下去啊！

毛主席給了一个家

楊倉、顧花榮一家人因为吃沒吃的，喝沒喝的，眼看活不成了。真是久旱逢甘雨，正在这时候，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八路軍来到了太行山上，来到了黎城县，顧花榮一家人活出来了。后来他們就搬到西件村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顧花榮斗地主最积极，他們家分了土地、房子，还分了粮食和农具，这才真正有了一个家。把个顧花榮高兴得日日夜夜地念叨：“要是沒有毛主席、共产党，我可怎么能过这样的好日子呀！”因此，顧花榮时时听毛主席的話，步步走在前面。*党号召妇女参加劳动，她是西件村上地劳动的积极分子；党号召組織互助組，她是西件村第一个互助組七戶貧农里的一个；到了办农业社时，她也是第一批入社的社員。

顧花榮活了半輩子沒有一个正正經經的家，直到土改时，她才算有了家，她对这个翻身的家是多么爱惜呀。她积极劳动，省吃俭用，时时刻刻把心操在这个家上，希望她这个家永远兴旺不败。入社以后，她更是把一顆心全部操在了农业社、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上。为了卫护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她不只一貫劳动积极，碰上有人危害集体利益，她就要积极地向他們作无情的斗争。有一次，顧花榮跟几个妇女一起在地里鋤草，发现三車跟小煥两个人做的活儿很毛草，便直截了当地說道：“三車，小煥，看你們鋤的像个什么？谷苗旁边怎么还丢下那么多的草？看，前边过去，后边就踩倒那么多的苗，长得好嗎？照这个样儿，咱們社里怎么能多打粮食，拿什么支援工

业呀！”

三車听了花荣的話，認識了是自己的錯誤，忙着返工去了。可是小煥却对花荣有意見，憤憤不滿地說：“我又不是在你家地里鋤草，是好是歹要你管哪？——管得寬！”

顧花荣見她不講理，不肯馬馬虎虎了事，便說：“小煥，你說得像句話嗎？社里的地就是咱們大家自己的地，咱們不應該搞好点嗎？你做这种活儿是哄誰呢？哄了大家，也是哄了你自己呀！……”

“这个道理我懂得，用不着你教訓！”

“你既然懂得，为什么还干这种活儿？——把活儿干好才算本領哩，光卖嘴可打不来粮食……”

有人觉得因为这点小事沒必要吵鬧，便說：“花荣，算啦，年轻人不听话，由她去吧。生产搞不好，恰好亏了你一个人哪？何必惹这个人哩！”

顧花荣說：“我一个人吃点亏怕什么，我們不能哄集体呀！——小煥，你是返工不返工？你要不返工，我回去可要找队长去啦……”

吵了一頓，小煥也觉着自己理亏，只好嘟嘟囔囔地返工去了。

又有一次，七小队有一头小猪跑到富农花同发院里吃了他家鸡食碗里的一点鸡食，花同发老婆不心疼集体财产，竟拿铁勺把小猪的腰砸断了，小猪跑回圈里就死了。这件事花荣和邻家們都知道，可是都認為死一头小猪算不得什么大事，每天見面的几个邻家，何必惹那个人哩。所以小队里死了猪，却

追查不出是誰砸死的。在去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花荣的阶级觉悟更提高了,她想:

“花同发算什么邻家!她是富农!再说,因为是邻家就不报告了?咱们知道这样为邻家着想,怎么就不为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想一想呢?——你们不管我管。要不,你也不管,他也怕惹人,落得今天张三砸死了社里的猪,明天李四打死了社里的羊,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还存在得住吗!……”接着,她就去找队里,把花同发老婆打死社里的小猪的事,向队长作了报告,队里马上让花同发老婆做了检查,并且赔偿了队里的损失。

花荣对集体事业是这样的热爱,对于国家,更是个爱国的好社员。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她第一次向国家卖余粮就卖了一千二百斤。有的干部劝她少卖一点,留一点存粮,她不同意,说:“多留那一点做什么?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就能起到它的作用。留在家里能起什么作用呢?再说我们年年有个秋天,还怕没吃的吗?如今不是旧社会,永远也不会因为饿肚子再到地主们家里当了环使女去了!”

平原插图

“吉星槐”人家的悲剧

张如云 郭世綱 李家明

山西省沁县城南三十里有个峪口村，村里有个老羊工刘二磨，是个“五好”社员，今年六十七岁。从七岁起，他就开始放羊，已经放了六十年羊。人们为了照顾他，几次劝他退休，他都不肯，还是整天带着羊群，漫山遍野地唱着“共产党是咱大恩人”的歌子。人们听到他的歌声，都赞叹说：“苦人儿真是越活越年青啦！”

刘二磨在旧社会的确是个“苦人儿”。说到这“苦人儿”在旧社会受的苦，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咱们就从他家院里的一棵槐树说起吧。

“吉星槐”和“三槐堂”

在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建立一整套统治机构以外，还常常利用封建迷信，从精神上来麻醉和奴役劳动人民，比如什么命运啦、什么风水啦，等等，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这些东西泯灭劳动人民的斗志，以便他们顺利地进进行剥削和压迫。峪口村的大财主刘耀海，就是玩这一套鬼把戏的老手。刘耀海家有成群的牛羊，一马平川的粮滩

地,和大小六十間房的四座大院。这大院里有三棵老槐树,枝叶繁茂,把整个院子盖得綠蔭森森,人們从沟底往上看,老远就看到油黑油黑的大片槐蔭。刘耀海为了欺騙群众,揚言說,这是他家的“风脉”,还把这三棵槐树分別取名为:“仁槐”、“义槐”和“礼槐”,又在門上用黄底蓝字漆上“三槐堂”三个大字。虽然刘耀海装出一副笑眯眯的伪善面貌,制造出什么“坟山貫气”的謠言,可是穷苦人却看透了他的本質,暗中都指着他的脊背說:“任你砍下头,剝下皮,肚子里还是一副豺狼心肝!”大伙給他起了个外号叫“刘要命”,把“三槐堂”叫做“三坏堂”。

一九二五年前后,刘要命家的三棵槐树不知怎么的,从北向南开始皮烂枝枯,眼看就要枯死了。刘要命为了維護“风脉”,特地盖了一座“护槐楼”,把靠二門东边最老弱的“礼槐”夹在楼閣中間。就这也不頂事。“难道我刘家‘脉气’尽了嗎?要不就是誰家夺了我刘家的‘风脉’。”他向北望去,但見刘滿家中的一棵槐树,挺拔聳天,槐蔭滿院,加上刘滿家地势較高,那森森的槐蔭,看去更加显眼了!刘要命这才悟出了个“道理”,心想:准是这穷小子夺走了我家的“风脉”。因此,想方設法,非要把刘滿家的槐树砍倒不可,何况这棵槐树本身就能換来一堆銀子呢!

刘滿就是刘二磨的爹,为人胆小怕事,年輕时为地主干活,累死累活,終年不得温飽,更养不起家口。那时候,二磨的爷爷还活着,老人見一家人辛辛苦苦,老是离不开个穷字,一輩子穷怕了,竟也染上点迷信色彩,听人說槐树是象征吉星的,一天,他怀着美好的願望,弄来棵槐树苗,对二磨奶奶說:

“你把它栽在院里的吉星上，試試咱家的运气，要长就該兴，不长就該敗。”奶奶把树苗栽到院里东南墙角边。她天天浇水，树苗活了，爷爷、奶奶这一下可乐啦，以为真的栽在“吉星”上了！几年过后，这棵“吉星槐”就綠叶成蔭、亭亭如盖了。

春天，槐树长出嫩芽，是很好吃的槐树叶菜；夏天，开出雪白的連串的小花，用槐花做的餅，吃起来又香又甜；伏天到了，槐树像个遮天挡日的大綠伞，人們都爱在树下吃饭，乘凉，听奶奶講栽培“吉星槐”的經過和对它的希望。因此，二磨一家人就把这“吉星槐”看成是他家的宝树，天天盼望着幸福日子的来到。

可是“吉星槐”并没有給二磨家带来什么“吉祥”。相反的，日子却越来越穷困。把“吉星槐”带到院子里来的二磨的爷爷，临终时連张破席都没带进土里去。

二磨爹刘滿从小給人当长工，还起早摸黑在飞沙夹圪針（荆棘）的北坡上，星星点点地开了二亩多荒地，收下的粮食連交閻錫山“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稅都不够。家里人多，連草根树叶都弄不上嘴了，刘滿只好狠心把十一岁的二磨姐送人当了童养媳，把二磨大哥送到沁源县去当长工，把二磨二哥玉虎和三哥磨孩送到邻村放羊，把七岁的二磨带在身边，和自己一起給本村地主刘耀海家放羊。

刘耀海嫌二磨小，“棒头大点娃娃，也能放羊？让他还吃两年‘草草’再說吧！”二磨爹只好把二磨送到陈家沟去“赶飯碗”。直到十九岁，已成了个放羊把式，刘耀海才派人要二磨回来給他放羊。

二磨回到峪口村后，刘耀海不久就“提拔”他当了“羊倌”（放羊的领头人），还说：“二磨，只要你把活干得像样子，咱亏不了你，准保给你找个像样的媳妇。”

可是每当二磨向刘耀海要工钱时，刘耀海总是装出一副非常“体贴”人的姿态，说：“二磨，工钱零花了多可惜呀！把工钱存在我柜上吧，我给你出利钱！等你家有个红白喜事的时候，我将本利一齐给你，一个也不少你的。”

这年的“羊倌节”（农历六月初六日），刘耀海“犒劳”羊工，每人给三个小蒸馍。二磨想起没吃没喝抱病在家的奶奶，自己连尝都舍不得尝就把蒸馍揣在怀里上山放羊去了。盼到晚霞映红了山坡时，二磨圈住了羊群，就匆匆地赶回家来看奶奶。

刚进院门，听见破窑里一片哭声，“吉星槐”上的乌鸦也在乱飞乱叫。二磨慌忙闯进窑里，看见爹和娘趴在奶奶的身边哭成一团，窑洞里一盏小油灯昏暗暗的，模模糊糊照见了直挺挺躺在炕上的奶奶。二磨眼前一黑，惊叫一声，扑倒在奶奶的胸脯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二磨醒来时，窑里挤满了穷苦的伯叔兄嫂们，爹娘正在和他们商量着为奶奶安排后事。只听爹说：“……没办法，只好把二亩地拿去抵押几个钱！”娘却反对：“地是咱的命根子，这二亩地是咱们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出脱了，咱们怎么活命啊！”伯叔兄嫂们说：“别卖地吧，咱大伙帮凑帮凑……”二磨没有听完，猛地站起来说：“大伙也困难，不用大伙帮凑，也不用卖地，我找刘耀海要工钱去！”就冲出窑门走了。二磨爹见他那气虎虎的样子，怕他出事，忙叫喊着：“二磨，回来！回

来！”眼看叫唤不应，人们就扶着二磨爹涌向刘家大院。

二磨三脚两步闯进刘家大院，登上“三槐堂”，到了东间账房，看到血红的烛光下，刘耀海正在拨着算盘，就直截了当地说：“掌柜！我奶奶去世了，这回该把工钱算给我了吧！”

刘耀海转了转山羊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来算账呢！”他装模作样地翻了翻账簿，接着说：“你给我放了九年羊，死了十只羊，有八只是母的。你知道，母羊一年生一只羔；小羊两年后生小羔……少算些，至少你也欠我三十只羊……。”

二磨一听急了，截断他的话，反问：“谁放羊能保不死一只？别扯淡了，你给我工钱！”说着，向前抢上两步。

刘耀海向狗腿子杨五二递了个眼色，杨五二煞神似的举起木棒，对二磨喝道：“你要怎？”这时，二磨爹扑进来，向刘耀海央求道：“有账算不烂啊！求你先给点工钱；要不先借块材板也行。”

刘耀海眯着眼说：“咱三槐堂就爱行善，寿板、寿衣有的是。不过，也不能空口白话地拿走呀！”

二磨爹说：“咱什么都没有，就抵押二亩地吧。”

杨五二见刘耀海转着眼珠，就知道主子的意思，接过话来说：“刘满，你说话真不嫌牙酸！你那二亩荒地，叫人看见都嫌扎眼哩！你要实在无法，就拿你院里的那棵吉星槐做抵押吧！”

二磨爹听见他提起“吉星槐”三个字，霎时像摘了他心肝一样，再也不谈借钱的事了，拉着二磨回到家里，和穷乡邻商量了商量，第二天把奶奶草草安葬了。

奶奶死后，二磨一连三天，独自个生闷气，有时靠着“吉星

槐”自言自語地說：“吉星槐啊，吉星槐！九年工錢不給分文，還說欠下他三十只羊，你說有個天理沒有？”

第四天，二磨離開劉要命家，回到陳家溝劉江孩家放羊。

二磨奶奶的死，劉要命沒有達到奪下“吉星槐”的目的，反而氣走了羊把式二磨，從此劉要命更加懷恨二磨，隨時隨地都在等着整治劉滿家的機會。

“吉星槐”沒給二磨家帶來吉星，反倒給他家種下了禍根。……

五顆“誘子”

在舊社會，“溝里溝外都是豺狼”。二磨給劉江孩家放了一年多羊，仍舊是落得兩手空空，一年多來，連給爹治病的錢都沒有，眼看爹的病越拖越重，二磨常常愁得一個人悶聲不響地坐在山坡上發呆。從小和他一塊放羊的李二毛說：“二磨哥，光愁有啥用！總得尋條路啊！”

“条条都是死路！”二磨氣憤地說。

沉默了片刻，二毛又說：“二磨哥，聽人說，毒狐狸倒是件挺沾光的事，一張狐皮能賣五六百錢。能毒死一只狐狸，不是就有辦法了嗎？”

“可拿什麼買‘誘子’呢？”

“咱們想辦法借吧！”

“誘子”是一種有香味的油脂裹着的毒藥，樣子很像核桃，狐狸吃了，不出百步就會死去，因此，人們也叫它“百步丸”。沁縣一帶的獵人常常用這種毒藥毒死狐狸。

二磨東借西湊，連腳上的破棉鞋都賣了，也只湊了六十個

銅錢，买了兩顆“誘子”。二毛也把破大氅当了，才又买了三顆。

有了五顆“誘子”，二磨一夜沒睡着，眼睜睜地盼着天亮。

听到远处隱隱传来一声鸡叫，二磨一滾身爬起来，穿上衣服，小心地按按口袋里的五顆“誘子”，准备往坡上走。沒想到迎面碰上刘耀海家的狗腿子楊五二。楊五二皮笑肉不笑地說：“掌柜有請！”二磨心里捉摸，这么早就派人来叫我，不知刘要命又立下了什么詭計……。

这回，刘耀海却滿面堆笑，一見二磨来了就摆手讓他坐。“听说你要上山去毒狐子，这太好了，一张狐皮值五六百錢！好事好事！只是你掏大价錢买假葯可划不来！”二磨不知对方用意，赶忙說：“这葯还能有假？”說着就掏出五顆“誘子”来看。刘耀海湊过去說：“哈哈，二磨，你哪知道城里人心黑，专门糊弄咱們土坷垃咧！我是識貨的，給我瞧瞧就知道是真还是假了……”說时迟，那时快，刘耀海一伸爪子，搶走了二磨手中兩顆“誘子”。

刘耀海搶过“誘子”，忽地把脸一沉，声色俱厉地說：“我家看門的大花狗，昨晚无原无故地死了，原来是你用‘誘子’毒死的，你安的是什麼賊心！”

事出突然，二磨还来不及弄清他的話是什么意思，狗腿子楊五二已經拖着一条死狗进来，往地上一摔：“你看，这不是！”刘要命趁二磨轉眼看狗的当儿，早把手里的兩顆“誘子”藏了起来。二磨沒留意到刘要命做手做脚，看了死狗一眼，急着申辯說：“狗不是我毒死的……”

刘要命翻了个白眼，打断二磨的話头，說：“你还不認賬！你說不是你毒死的，我問你，你买了五顆‘誘子’，还没有上山，

怎么只剩三顆了？”

二磨这时才朝刘要命的手里望了望，只見他两手摊着，哪里还有什么“誘子”。二磨又气又急，冲着刘要命喊道：“你敢賴我兩顆……”話沒說完，楊五二早举起木棍立眉豎眼地責問：“認不認？不認，打死你！”

二磨爹知道二磨被刘要命叫去不会有什么好事，就拖着病体，赶到刘要命家。見了这般光景，二磨爹怕二磨吃亏，連忙向刘要命說好話。可是刘要命哪管这些，他說：“你家二磨毒死我的好狗，俗話說，打狗欺主，現在毒死了我的狗，不肯認賬，反而出口伤人，應該罪加三等。告訴你，咱‘三槐堂’刘耀海不是好欺負的，这事可不能随便了結。咱把話說在头里，两条路由你走：要么給狗出喪立祖，要么上县衙，听凭公断！人証物証都在，你想賴是賴不了的！……”

二磨听他这样說，气得直咬牙，霍地跳起来，冲上去要和刘耀海拚命，可是刘滿怕二磨吃亏，赶忙拦住二磨，二磨掙扎着朝前冲了几冲，爹死死抓住他不放手，他見爹踉踉跄跄，怕再鬧下去叫爹着急添病，便站住了，恨得咬牙跺脚，說不出話来。……

奇耻大辱，永世难忘

回到家里，穷哥們听說刘耀海要二磨家給狗出喪立祖，群情譁然。有的主张不办；有的怕不办要吃官司；有的主张叫二磨出村去避避风头，以后看情形再說。商量的結果，覺得还是最后一个办法比較好些，可是二磨不肯，怕自己一走，家里人倒霉。事情很急迫，人們也顧不得二磨同意不同意，推的推，

拉的拉、劝的劝，终于把二磨拉出了村。

刘要命听说二磨“跑”了，恶狠狠地說：“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馬上叫狗腿子楊五二去催刘滿办狗丧。

二磨爹被逼得无法，忍痛卖掉仅有的二亩荒地，到邻村請財主张耀生出面調解，送了两块銀元的財礼，說了八布袋好話，张耀生才答应“尽力办办看”。刘要命看在张耀生的“情面”上，答应减办五桌出丧酒席，其他什么拉灵、立祖等等条件，一概不能减免。

消息传来，激起了穷哥們的极大的义憤，爱打抱不平的“火炮炮”刘四成当即帶領了四十多个年輕人，一路叫罵着涌进了刘要命的大門。

刘耀海見众人来势甚猛，出了一身冷汗，却强作鎮靜地說：“乡亲们，請坐，有話坐下来談。”

刘四成像炸雷似的吼道：“你家死了条狗，为啥要二磨家为它出丧立祖？”

刘耀海嘿嘿一笑，狡猾地說：“哦，原来是这件事。我家的大花狗是二磨毒死的，人証物証俱在。要他把狗埋掉，理所当然嘛。至于为狗立祖，这不过是句气头上的話，你們倒認真了。咱‘三槐堂’哪輩子干过这号缺德事呀！不过，二磨毒死我家的狗，欺人太甚，不能不办。这狗給我看了十多年大門，‘人畜一般同’，它对我忠，我也不能叫它屈死！……”說到这里，他頓了頓，一双吃人的狼眼狠狠地盯着二磨爹（他是跟着刘四成等人来到刘家的），二磨爹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被他死死盯着，又气又恨，急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办丧的事，就

凭刘滿的良心吧！——总要讓我刘耀海面子上过得去。”

刘滿看到刘要命眼中杀气騰騰，如果不答应，怕他生法子謀害二磨，只得忍气吞声地答道：“办就办吧！”

刘耀海赶忙接过口来对众人說：“乡亲们都听见了，这可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又轉脸对刘滿說：“要办就得办得像个样儿。你要是手头困难，寿板和錢，我可以先借給你。二磨不在，就叫他哥磨孩回来牵灵。……”

“什么？什么？”众人又沸騰起来。

这时，楊五二匆匆赶来，在刘耀海耳边鼓搗了些什么。刘耀海故意大声回答說：“这我早知道了。你快吩咐长工們馬上准备馬料，打扫院落，准备迎接！”回头又对众人說：“各位乡亲請回。刚才县府来人通知，說我家二少爷今晚要带着大兵到本村来办一件公事。我得赶紧去张罗一下，失陪了！”說罢，向大家拱拱手，然后又狠狠盯了刘滿一眼，就走进屋里去了。

刘耀海的二儿子在外面当区长，有兵有势，和县衙門又有来往。人們听說他要带兵回来，心里都犯嘀咕。“火炮炮”刘四成还想叫出刘耀海来，和他講理，但見众人已三三两两地散开，刘滿又一再要他“还是忍一忍，省得把事鬧大”，他便又气又恨地昂着头，离开了“三槐堂”。

刘滿回到家里，立刻打发老伴和磨孩媳妇連夜离开峪口村，到外面去躲兵，还托人捎信給磨孩，叫他暂时不要回家来。他拿定主意，天大的祸事他一人承担，决不讓儿子媳妇們受屈。

刘滿把卖地剩下的錢交給了刘要命。第二天，刘要命在

他院里搭起了“灵棚”，中间还挂着个狗灵牌，上面写着：“三槐堂前門守卫花將軍之灵位”。狗棺材前面摆着供盘祭品。

这时过厅里摆起了酒席，刘耀海带着财主、保长們笑眯眯地入座了。……

中午时分，就要出丧了，刘耀海要刘滿在启灵前向狗棺材行三跪九叩大礼，刘滿死也不肯，楊五二等几个狗腿子硬按着他行了礼。

出丧时，刘耀海家四个长工抬着狗棺材。狗腿子們硬在刘滿头上系上一块白布，拖着他为狗送葬。刘滿一边蹒跚地走，一边掉泪。他不是为狗哭灵，是为穷人受迫害受侮辱而哭泣。

送葬的人們离开“三槐堂”沒有多远，刘四成带着一群年青人赶来，一陣纜头、扁担、棍棒打进送丧的人群。楊五二背上挨了一棒，一看情势不妙，扭头就跑。刘耀海和保长、财主們想上来弹压，刘四成等人更是怒火冲天，就向刘耀海打去，吓得他心惊肉跳，也赶快往他的老窝跑去。刘四成等人在后面追着，群众們也一齐呐喊着：“打！打！打！”直追到刘家大院門头上，才返回来。这时，刘家抬灵的只剩两个人了。刘四成怒火未熄，举起纜头就要砸狗棺材。刘滿和村里的老人們怕事情鬧大，都劝刘四成等人平平火，他們这才含恨扶着刘滿回家去了。

这事发生后，刘耀海对刘四成恨之入骨，当天晚上就想出个毒計来对付刘四成。他把埋狗的长工刘水孩叫來說：“水孩，你給我当了二十年牛倌，从沒出过差错，我什么事都信得过你。牛棚里很潮湿，我特意照顧你，今晚去把狗棺材刨出



来，剥下狗皮你鋪用，順便把棺材也拉回来。”水孩是个老实疙瘩，他不解地問：“掌柜，你不是說过，‘人畜一般同’……”刘耀海生气地斥責道：“你就不长心眼！‘养猪吃肉，喂狗用皮’，这有啥不可以呢？”水孩当晚就照办了，刘耀海又連哄带威胁，叫他不要出去乱說，却叫楊五二放出謠言說：“刘四成盜了狗坟，要告他的状，大軍来了，要提他去枪崩！”至于拿回来的狗棺材，刘耀海后来又高价卖給穷人了。

二磨爹遭了这场冤屈之后，心里又气又急，病就更加重了，一連吐了几次血，脸色像黄紙一样，眼窝深陷，躺在炕上一夜也沒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刘耀海派狗腿楊五二捎話来：“掌柜昨晚算了算，这次办丧事的用費，你交的那点錢，連零头都不敷。諒你也出不起，掌柜吩咐，拿‘吉星槐’頂債吧；还讓你代替守卫花將軍給掌柜家看門！”說完就蛮不講理地把二磨爹拉到刘家去了。

第三天清早，县里真的来了一班“灰狗兵”。刘耀海派楊五二去把他們接到刘家大院，請吃飯，讓喝酒，塞腰包，然后又叫楊五二領着他們去抓刘四成等带头“鬧事”的人。幸亏刘四成等早已躲出村外，才沒有遭殃。刘耀海就趁这机会，令所有长工出动到刘滿家里，鋸的鋸，砍的砍，不到半天工夫就把“吉星槐”砍倒了。

等那班灰狗兵走后，刘耀海才告訴刘滿說：“刘滿呀，大軍要修桥，差我家长工把你院里的那棵槐树砍了！”刘滿一听“吉

星槐”砍了，比挖了他的心还难受，就忘了一切，猛地冲过去要和刘耀海拚命，但又被狗腿子們硬拖到門外去了。

后来，刘要命又百般刁难，要刘滿老汉代替狗看門，老汉思前想后，感到生活在这样的世道里，只有財主們的天下，沒有穷人們的活路，窝了一肚子的气，不久便身染重病，含恨离开了人間。

二磨得到爹的死訊后，三十晚上赶回家来，爹已安葬了。听完哥哥訴說爹的慘死經過之后，二磨一言不发，抓起一把菜刀就往外冲。磨孩一把抱住他說：“你不看这是啥世道，又要睜着眼往虎口里鑽嗎？”二磨只好打落門牙和着血往肚里咽，把菜刀放下了。当夜，兄弟俩到爹坟上去，默默地坐了一宵，怕刘要命再来迫害，天一亮，就又离开了峪口村。

老 槐 新 枝

二磨在外面还是生活无着，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又回到了峪口村。这时日本侵略軍已占了沁县，峪口村也成立了伪組織，刘耀海的二儿子当了县伪警备队长。二磨家呢？窑門垮了，娘和三哥磨孩要飯死在外面几年了，三嫂回娘家了，大哥在沁源县被閻錫山抓兵，受不了罪想跑，結果被抓回去打死了；二哥在邻村干了几年，出外飄流，一直沒有下落，多半也是死在外面了。

二磨一个人呆在破窑里，沒有吃的，也不想吃，痴痴呆呆地不流泪也不說話，整天坐在破炕上，背靠着窑壁，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嘴里噙着他爷爷和爹用过的四寸长的榆木旱烟

管，有时深深地吸一口气，眨几下眼皮。别人和他说话，他只是瓮声瓮气地“嗯哼”几声，算是回答。别人告诉他刘耀海把他家的“吉星槐”锯成板卖了許多钱的事，他也只瞪眼不开腔。于是人们说：“这苦人儿叫刘耀海给逼傻啦！”

天气渐渐暖了，二磨常坐在比磨盘还大的“吉星槐”的树桩上沉思默想。有时候一人黑夜到深山冷凹去转游。有一次好几天没有回家，人们都不知他去干什么。原来他听人说沁县也来了“八路”，他们能为穷人报仇，他出去就是找为自己报仇的“八路”啊！但每次他都没找到，回到家来，又重新坐在树桩上沉思默想……

一天晚上，他像平时一样坐在树桩上，看星星，望月亮，看着望着，星星灭了，月亮落了，东山发白了，他实在倦了，想回窑洞里去打个盹。他一手撑着树桩准备站起来。突然手上触到一个软绵绵、潮润润的东西，他低头一看，“啊”了声，惊叫起来：“娘啊！‘吉星槐’生出嫩苗苗来了！”

早晨的阳光照在这短短的不到三寸的嫩苗苗上，显得这样有精神；显得有无限的生命力；二磨从梢摸到根，又从根摸到梢，一股暖洋洋的春意像电流一样，从这嫩苗苗上通过他的手指，传遍了他的全身，他冰结了的心忽然解冻了，他灰暗无神的眼睛又燃起了希望的光芒。

第二天，他开始重新收拾院子、窑洞。他找了一些破砖，把“吉星槐”的嫩苗苗圈起来，又小心翼翼地在他周围堆上碎土、乱草、败叶，乍看上去，好像一个土堆。从此，他心中珍藏着的那个秘密，那个渴望解放的希望，也像枯槐的嫩芽一样，

不断地成长着。……

一九四六年，沁县解放了，刘二磨见了青天，他加入了农会。土改中他分得了土地、房屋，这棵从爷爷留下的苦苗苗开始过上了甜日子。

一九四七年，在斗争刘耀海的大会上，刘二磨倾吐了祖孙三代的苦水，控诉了刘要命的滔天罪行。革命政府根据峪口村群众的要求，镇压了恶霸地主刘耀海，给刘二磨祖孙三代报了仇，也给全村人民出了冤气。

新中国成立后，刘二磨逐渐变得多话、活跃、干劲十足。他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历次运动中都积极带头。现在，他已经六十七岁了，还不肯退休，仍旧为大队放羊。他常说：“生活这样好，叫我怎么坐得住啊！”

他院里的那棵“吉星槐”呢？从旧树桩上支生出来的新苗，二十多年来，又长成了一棵大树，绿叶成荫，亭亭如盖，比当年它的前辈还要挺拔、高大。

二磨老人在党的教导下，已经懂得了许多新道理，早已不像他的爷爷、奶奶和爹娘那样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什么“风脉”上了，但是他对院里的这棵“吉星槐”却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收工回来，每当山风吹过，“吉星槐”的枝叶发出沙沙的絮语声时，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听，你们的老奶奶又在讲‘吉星槐’的老故事了。孩子们，牢牢记住吧！”

平 原插图

卖身記

高 峯 張作賓 郎誠信

高彩云原籍在山西省屯留县五里庄，不滿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一九二七年春天，又遇上大灾荒，她爹高增文挑着担子逃难，一头是破被，一头破筐里放上彩云，一路挨飢忍餓，好不容易才飘流到大宁县曹家山。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到活路，只好給地主王万春放羊。

曹家山山深林密，狼特別多，經常出来伤害人畜。高增文正在山旁草厚的地方放羊，突然一只狼从山上窜下来，叼走了一只羊。高增文回去只好照实說，可是地主沒容他說完，就夺过他手中的羊鞭劈头盖脸地打下来，一边打，一边大罵道：“怎么狼就沒把你吃了？打死你这穷鬼！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上我一只羊，快給我滾蛋！”高增文挨了毒打，又拿不到工錢，怀着满腔的忿恨，背着仅有的那条破被，拉着小彩云，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含着眼泪，走出了王家。

父女俩爬了二十多里山路，来到了只有三、五戶人家的將軍墓这个小村，寻了間破窑，落下了脚。

一天，彩云爹去到村边將軍泉上背水，碰上了地主王万春

的儿子瘸老二。瘸老二二话不说，先给他当头一棒，再骂道：“我想你早喂了狼，谁知你还活着！这泉水是我家的，你打水，交了税吗？”彩云爹说：“水是从山里流出来的，还能成了你家的？”瘸老二被问得哑口无言，便一脚把盛满水的罐子踢翻，趁势又是一脚，踢在他的心窝上。水没打上，又无故挨了一顿打。彩云爹感到胸口一阵难过，回到家里吐了口血，就一病不起。

腊月二十三那天傍晚，好心的邻居赵大嬸给彩云爹送来了半升米，彩云给爹熬了碗米汤，走近爹身旁说：“爹，你喝点米汤吧。”彩云爹睁开眼看了看女儿，说：“这……”“这是大嬸送来的，你喝点吧！”爹拉起彩云的手说：“孩子，别难过，我会好的，要听你大嬸的话……”话没说完，彩云爹咬紧牙关，闭上眼睛，就咽气了。彩云惨叫一声：“爹呀……”一碗米汤洒在炕边，她扑在爹身上，哭得死去活来。

听到哭声，乔老二、赵大嬸、牛铁柱几家穷苦人都跑进窑洞里来。赵大嬸刚拉起彩云，彩云就一头扑进她怀里，哭着说：“大嬸，叫我拿什么安葬爹呀！”乔老二看着彩云爹穿的那条蜘蛛网似的破棉裤说：“她爹在世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死了，总不能也像这样露着屁股啊！”说着，他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条单裤（这条单裤比彩云爹的也好不了多少）给彩云爹罩上。彩云想到她爹的苦处，又扑到爹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赵大嬸提起衣袖，擦去她的眼泪说：“孩子，别伤心！大家好歹总得设法把你爹埋葬出去。”

乔老二对赵大嬸说：“锁他娘，你在这里照看着点，我和铁

柱去湊点錢，买領席子来。再穷，也不能讓老高就这样出去。”

乔老二等走后，已是深更半夜，这孤独的小山村，經常有野兽出沒。赵大嬸怕彩云爹的尸体遭到损伤，便和彩云在門口点起两堆木柴火，又在門脑上挂了一个破鈴鐺。赵大嬸又从家里拿了一条白布，纏在彩云头上，給她爹戴孝。

夜，阴沉沉的，寒风把微弱的火苗吹得旋来旋去，那个破鈴鐺不时发出低沉的音响。

彩云的哭泣声停了，她淌着眼泪，看了看父亲的尸体，对大嬸說：“大嬸，我爹在世时，一把汗，一把泪，把我拉扯了十一年，他宁願自己餓着肚子，也要把糠窝窝留給我吃。可是我从沒有好好孝敬过他……这会儿只要二叔他們借到錢，把爹安葬了，我白天跟二叔去砍柴，晚上伴你紡綫，也要把債还清。就不知道能不能借到錢？”說到伤心处，彩云又放声大哭起来。大嬸安慰她說：“孩子，別哭，会借到錢的。”

可是，天亮后，乔老二垂头丧气回来，說走了三四个村子，也借不到分文錢。

第二天，赵大嬸又出去轉了一圈，也空手回来。牛鉄柱到他姑媽家借，也是白跑一趟。

饑狗鼻子尖，王万春的儿子瘸老二知道高增文死了，家里还有个女儿，长的挺俊俏，便把狗腿子高石头叫来，如此这般地囑咐了一番，于是打发他到將軍墓来。

高石头面慈心狠，他来到彩云家，花言巧語說：“彩云呀，人死了，再也哭不活，还是安排安排眼前的丧事吧！”彩云沒有

吭声。赵大嬸說：“人穷沒有法子。”高石头說：“法子倒是有。”說到这里，他就作了个眼色，把乔老二、赵大嬸叫出窑洞，輕悄悄地说：“东山底有个姓李的，家境不坏，他那二孩子还没成亲，正托我給找个好閩女。我看彩云挺合适，这样，彩云有了落脚的地方；眼前，也有錢安葬他爹，不是一举两得嗎？”赵大嬸，你說呢？”赵大嬸左思右想，“彩云是个机灵、懂事的好閩女，她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眼下打发她走，心里受不了这苦痛，也对不起她爹；可是人穷，路絕，眼前借不到錢，把她爹就这样赤身露体埋了，更不合适。”于是說：“要是孩子去了不受罪，不妨跟她提提。”乔老二也觉得这是一条路。三人商量定当后，赵大嬸就把这个主意告訴彩云。問她：“孩子，你看好嗎？”彩云說：“只要弄到錢安葬我爹，到哪里受苦我都願意。”赵大嬸說：“那么，石头，你先去李家取回錢来，大伙帮忙把老人安葬了，随后我們把孩子送去。”石头眨眼生計，对大嬸說：“大嬸，人家有言在先，得看見人才肯給錢哩。”大嬸对彩云說：“那，孩子，再去見你爹一面吧！”

彩云又扑到爹的身上，大哭了一場，背起十多年来和爹伙盖的那条破被子，临走，赵大嬸把家仅有的那把谷面烙了一个餅，送給彩云說：“孩子，帶上它，路上好吃。”她拉衣襟擦去眼泪說：“孩子，到了人家那里，要学得有眼色些，可不像在你爹身边……”彩云哭着別了赵大嬸和众乡亲。

彩云从小跟爹飘流，这一带山路，她是很熟悉的。高石头說帶她去东山底，怎么会走这条道呢？越走心里越怀疑。走

呀，走呀，高石头却把彩云带到曹家山来了；走呀，走呀，高石头又把她带到地主王万春家門口的旗杆下。彩云这时才知道自己受騙了，又記起她爹在这里被王万春用羊鞭抽的情景，釘在旗杆下直哭，不肯进这阴森可怕的地獄。但事到如今，她要不进这地獄，也由不得她了。高石头扯住她的胳膊用力一拉，跨过門槛，連推帶搯，把她推到王万春住的堂屋前。

王万春正在数銀元，一看見彩云，順手把一迭銀元当哪一声放在桌上，皮笑肉不笑地說：“小丫头，进来，你不是要錢葬你爹嗎？”彩云低头默默地站在門口，不敢往前走。

王万春又拿了一迭銀元晃了一下，放回柜里去，說：“这三十元存在我这里，是你的押身錢；那三十元叫石头拿回去收拾你爹。”

高石头和王万春对了一下眼色，把三十元錢揣进怀里，笑着点点头走了。彩云从此就好比羊羔掉进虎口，作了王万春的丫头。

第二天，王万春老婆母老虎命令彩云去背水。彩云从麦秸堆里爬起来，背了个大水桶，在星光下走出王家門。曹家山是大宁县最高的一座山，地主王万春就住在山頂上，这座山直陡陡的，从山頂到山脚約有十五里路，下了山順着这条道再走一、二里才是“將軍泉”。彩云盛滿了水，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半山腰，忽然看到乔老二从山那边过来，就上前問道：“二叔，我爹埋了沒有？”“孩子，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棺材已讓东庄的孙木匠給做了，錢，高石头說你拿着哩！”彩云說：“六十元卖身錢王万春只給了一半。我昨天亲眼看見把三十元交給高

石头带回去葬我爹的，他怎么拿了钱不给你？”乔老二叹了一口气，恨恨地说：“哼，原来他们俩串通好来骗咱们！孩子呀，可别忘了这仇恨！”彩云这时如万箭穿心，气得昏了过去。

乔老二慢慢唤醒彩云，安慰她说：“孩子，气不顶用，王万春和高石头这两个狗东西好死不了。你爹的事，我回去和大伙再想办法，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凑上几个钱把他安葬出去。”又说：“你向王家告个假，回去送一下你爹吧！”

论理，高增文就那么一个女儿，今天是他出丧的日子，怎么能不让女儿去送葬呢？但尽管乔老二好说歹说，还是不顶用。母老虎说：“她卖到我家，哪有这样随便，说走就走！”乔老二说：“你说她卖给你家，我们可没见到一文钱。”母老虎火了，瞪着双眼，拍着桌子说：“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你问彩云拿钱了吗？”彩云气忿地反问：“你们什么时候把钱给我了？”母老虎随手捡起把笤帚，当头劈下去……

就这样，彩云连爹入土前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彩云年纪虽小，可是做饭、洗衣、打水、推磨，样样都要干。每天从鸡叫干到半夜，可连口残汤也喝不上。一次，逢上村祭，宗祠分来几个饅饅放在楼上被猫吃了，母老虎硬说是彩云偷吃的，把她吊起来打。木棍打断了，换火箸，火箸打弯了，换皮条，硬逼她承认。

吃苦瓜蘸黄连，苦上加苦。一九三二年春节来临，母老虎让彩云七天磨出两石麦子的面，每天黑夜，还要她纺四两棉花。十四岁的人，吃不饱、睡不好，瘦得像干柴，哪能干得了这

重活呢？第六天上，彩云還沒推上一半就沒勁了。母老虎扑上去，将她按在地上直打。彩云实在受不了啦，就大喊：“啊唷，救命！啊唷，救命！”母老虎狠毒地用干草把她的嘴塞滿，又撿起砖头往她身上砸。一砖一个血印，彩云昏过去了，母老虎說：“她装死。提水来！”一桶水泼上去，彩云醒过来了，又逼她推磨。

到了十七岁那年夏天，彩云害了病，躺在牛圈里爬不起来。王家不但不给她吃飯，还要逼她上山去割草。她爬到山上，肚餓、口干，沒奈何，只好拔些野菜，趴到河边蘸着河水充飢、解渴。这一病，病了十多天。

病還沒全好，母老虎又逼她去砍柴，曹家山荆棘丛生，那縱橫交織的紅石子路，就是她七年来背水、割草、放羊、砍柴用脚掌磨成的。

这天，雨綿綿不断地下个不停，彩云浑身湿淋淋的，挑着笨重的柴担，迈着艰难的一步子往山上爬去，因为又乏、又餓，头一晕，就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雨下得更大。彩云不敢多耽誤，連忙爬起来，准备把柴担回去，突然发现一捆柴已滚下山去了，再下去背上来是沒有一点力气了。幸亏这时曹家山有个小伙子，出外当短工回来路过这里，替她去背上，一直把她送到村口。

刚进门，不等她开口，母老虎劈面就是一巴掌，說：“你干啥去了？到现在才回来！”

彩云說：“我在路上……”沒等她把話說完，母老虎又是一巴掌，罵道：“不要臉的东西，我知道你去路上胡勾乱扯。”这

时，地主的儿子瘸老二在門外听见，起了歹心，进来说：“她是不吃硬的，打有啥用？”又故意装好人地转身对彩云说：“还不快去给驴添草去！”高彩云忍气吞声回到牲口房，身体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草堆上。瘸老二跟着扑上去，把她糟蹋了……。

深夜，四周漆黑一团，彩云伤心地痛哭。爹被踢死，卖身被騙，劳累、飢餓、挨打、受侮辱……种种往事涌上心头，最后她模模糊糊記起，在老家五里庄还有一个堂哥哥，心想：“现在只有跳出这牢籠，去找他，才有活路。”彩云想到这里，顿时浑身有了力量，于是咬了咬牙，从后墙跳出去，跑了。

彩云逃走那天夜里，天下着大雨，路滑难走。她赤着双脚，餓着肚皮，翻山越岭，避开大路、村庄，专走狭窄的小路，走了七天七夜，才回到老家屯留县五里庄。

走进堂哥高道元家的大門，彩云叫了声“大哥！”高道元看见她披头散发，穿着件少袖缺襟的褂子，瘦骨嶙嶙，楞了許久，簡直認不出她是誰。彩云告訴他，“我就是九年前逃到大宁县的彩云啊！”接着把爹死卖身、逃出王家的經過說了一遍。兄妹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沒几天，母老虎得到消息，就騎着叫驴，带着家丁直奔五里庄要人来了。人馬还未走进村口，就传来了“呱啊，呱啊……”的驴叫声。彩云听到这熟悉的驴叫，吓得心惊肉跳。

母老虎打着旱伞，騎着叫驴来到了高道元家門口，从驴背上跳下来，大声喊道：“高道元，交出人来！”道元不慌不忙地从屋里出来答道：“交出什么人来？”“交出彩云来！”母老虎又尖

叫一声。“噢，你說的是我大叔的閨女吧？她不是在你家嗎？怎么来这里要人？”“你装的什么蒜！你到底交人呀不交？”

彩云藏在墙后柴堆里，害怕得直打哆嗦，她暗暗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再进王家門。”这时只听母老虎命令家丁說：“搜！”彩云想，与其被抓回去受地主凌辱，不如一死。于是就蹓到房后，跳进一口井里……

母老虎搜不到人，急得一蹦三尺高，要拉高道元进衙門打官司。众乡亲气愤不平，一个个都围上来。

这时，宋有志、欒尚書等十几个猎人刚从山上回来，听到消息，也一齐赶来。宋有志沒到跟前就喊道：“站住！”他的声音像闷雷，震得山摇地动。母老虎虽有些胆怯，但没有下威，还在大跳大叫說：“你們反了？看我把你們送衙門去！”宋有志心灵眼快，忙跳上碾台，端起土枪“砰！”放了一枪，吓得母老虎张口结舌像木头人一样。道元声色俱厉地对母老虎說：“实告訴你：人是在我这儿，想要再回去給你当奴隶，妄想！”接着宋有志又朝天“砰！”的一枪。母老虎看看家丁已溜走，也就騎上叫驴沒命地奔逃。

这时天已黑了，乡亲们点起火把到处找不到彩云，高道元和宋有志又返到房后叫：“彩云，彩云……他們走了，你出来吧。”

彩云跳下去的那口井原来是干了好几年的枯井，上面蒿草丛生，看不見底。彩云一跳下去就昏迷过去了。

这时，彩云正好醒过来，听到道元哥的声音，应了声“道元哥”。他們順着叫声跑到井边，朝井底喊，“彩云！彩云！”沒有



回答。原来彩云只醒了一会又昏过去了。他们借着火把的光往井里一看，只见井底隐约有个黑团，有志忙拿了一条绳索，让人們在上面拉着，自己沿着繩滑到井底，才把彩云救了上来。

彩云被搭救以后，母老虎虽然也听到了风声，但因为被猎人們的枪吓怕了，又听说那里旁人心齐，她不敢再来罗嗦。从此，彩云就結束了七年的地獄生活。她跟着哥嫂紡織、养蚕、种田。一九三八年她和救过她的猎手宋有志結了婚。

結婚后，小俩口苦熬苦受，总想把日子过甜些，但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任你把腰累弯，把腿跑断，到头来，还是少吃无穿。

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来了共产党。彩云从此見了天日，苦日子熬出了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她家分了土地，耕畜，房屋……。随着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她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現在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全家十口人，就有五个是五好社員。每当她和老伴談起今天的幸福生活时，总要这样说：“沒有共产党，早就沒有我高彩云了。”

姚治华插图

土 地

岳 峯 王田溪

斗争地主刘德清的大会结束以后，天黑了，人们渐渐走散。我还蹲在场子里没走。

“……六亩平川地，七间楼房，写在李金保名下……”

“……六亩平川地……”

农会主席刚才宣布的这几句话，还一直在我耳边响着。

真的？那六亩土地归了我了？

我一挺身站起来往出走，两条腿轻飘飘的。说话就到了刘德清院子里。看着那高楼大瓦，石阶砖壁，我心想：这是多少穷苦人的血泪垒起来的啊！这地方当年娘跟我给人家送礼还不敢进来呀，如今它可姓了李了！天越来越黑，墙上的砖纹已经看不清，我用手摸了摸那墙壁，被太阳晒了一下午的东墙上，还有几分暖烘烘的。

从院子里出来，我又一口气跑到赵家坟那块地里。这六亩地刘德清已经种上麦子，现在连青苗一齐分给了我。苗子

长得不赖。我在地周围走了一遭，真好啊！平展展一大块。我抓起一把没有冻住的干土握了握，肥实实的。心里说，土地呀，土地，我祖辈为你流了多少血，洒了多少汗，吞下多少苦，咽进多少泪！今儿个你可算回到我手里来了。我掐下两根麦苗，放进嘴里嚼着。受过霜冻的小麦叶子，有一股甜滋滋的味道。

我家搬进刘德清的房子头一天，娘就叫兄弟买回一张毛主席像，贴在迎面墙上。请来一个识字的，想写一幅对联配在两边。那人拿起笔来说：“写上‘高高兴兴闹生产，欢欢乐乐庆丰收’好不好？”我娘说：“好倒是好，我是想叫写成：‘穷人常想毛主席，佃户不忘租地苦’。”

那人说：“嗨！有了房子有了地，写些高兴字眼不好，为啥偏要提个‘苦’字？”我娘长吁了一口气说：“唉，这租地的苦楚可忘不得呀！”我接住说：“我娘叫写的是她心眼里的话呀，你就照着写吧。”

是啊，提起土地来，我家祖辈的苦就说不完哪！

二

我老家在河南林县北赵老安村。从我一懂事，就跟着我娘下地。我娘在前面刨地，我在后面打土坷垃，我娘在前面锄地，我在后面间苗。到了晌午，我娘坐到地边上，累得连糠窝窝也不想吃，光是大口大口地喝水。我给她捶背，捶腰，捶腿。有一次我问娘：“我爹呢，也不来帮咱们锄锄地？”我娘听了，眼圈一红，我也就不敢再问了。

每逢下雨，我們全家就忙起来了，卷破席，藏枕头，這間小草房到处滴滴答答，沒有一个地方不漏。这时候，奶奶就生气，說：“这房子，說了八百遍了，要他爹抽空儿回来修补修补，就是不听！当的是长工，又不是卖给楊家了。他爷爷临死时候是怎么說的？不要再到楊家去，不要端他家的飯碗了。唉，就是不听！就忘了他爷爷是怎么死的了？他爷爷活活是楊家給累死的，气死的。到头来，連一領圈圈席子也沒有，就埋了。”奶奶掉着眼泪，把我拉到怀里，說：“小金保，你們兄弟要爭一口气，記住爷爷的話，不到楊家去，不端他家的飯碗啊。”我娘說：“咱村几十戶，哪家不种楊家的地，不种地，咱吃啥呀！”奶奶說：“楊家这口飯是好吃的？看吧，早晚都不得好下場。”說着說着，奶奶哭了，我娘哭了，我和二兄弟銀保也跟着哭了。那雨呀，屋里屋外还是一个劲的下。

后来，听我娘說，祖宗留下二亩地，我爷爷生了大伯二伯和我爹三兄弟，人口多了，糊不住口。千不該，万不該，不該租种大地主楊振崗家几亩地，累死累活不說，一个坏年成，就塌下了一大笔租債。楊振崗外号叫“黑烏蛇”，我家就給这条毒蛇纏住了。他要夺我家那二亩地頂租債，爷爷哪里肯呢，又沒有別的法子，只得到楊家扛长工，以工抵債。白白地干了二十多年，租債也沒有还清。爷爷死了，家里还是那二亩地，还是不够吃，万般无奈，我爹又租种了楊家的地，結果也一样，又塌下了租債，还是得到楊家当长工抵債。一代又一代，就是这样給楊家当牛馬。

不多日子，家里添了三兄弟全保，又多一张嘴，我娘唉声

叹气。我爹晚上回来，站在炕边，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兄弟三个，说：“一代又一代啊，他们这一代还得照样租地，欠债，当长工……永远给人家踩在脚底下？”我娘看爹神色不对，问他怎么了，他什么也不说。我爹那时和一些穷朋友混在一起，常常半夜里还不回家，也不知他在外面干些什么。只要有人在窗外一叫，他就出去了。我娘提心吊胆，就怕出事。

怕出事，偏偏就出了事。那是一九二八年秋天，蒋介石在南京坐了朝廷，残酷地镇压革命；杨振岗在这一带当了国民党的区长，出来进去跟着些拿枪带刀的人，杀气腾腾，明捉暗杀，害了許多人。十月二十那一天，天刚亮，有人来叫门，喊着：“不好了，金保爹叫人杀死了。”我娘拉着我，抱着弟弟，没命地跑到河湾，天哪，我爹死的真惨！喉嚨被捅了一刀，肚皮劈开了，肠肠肚肚血糊糊流下一大滩。我娘趴在爹爹身上哭成了一团。那时候我六岁，银保四岁，全保不到三个月，也在一边哭。奶奶赶来了，坐在地上哭得晕了过去。周围的乡亲没有一个不落泪的。乡亲们拉着劝着，把奶奶和我娘扶到家里。不一会儿，杨振岗来了，假仁假义地说：“啊呀！老李死了，真想不到。凶手没有抓住？我当区长的保险给你们抓到。老李和我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我不能看着不管。这么办吧，没有棺材，我那里有现成的木板；缺钱，我给你们打凑点。”奶奶连连摆手说不要，我娘也说借了怕还不起。杨振岗眼珠子一瞪，说：“你们怕我这个区长会讹人？嗯？”吓的奶奶和我娘都不敢张口了。过了半晌，他派人送来一副薄木板和十块现洋；又带来一张纸叫我娘画押，纸上写明：“……折合粮五石，明年秋后

本利还清，到期不能还清，願将村南二亩坡地折归楊家經營。”

楊振崗說是要抓凶手，其实凶手就是他。后来查明，因为我爹和一些穷哥們来往得紧，楊振崗起了疑，他害怕穷苦人团结起来跟他作对，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杀死一个，鎖住众人，就指使他的狗腿暗中下了毒手。乘机还要謀算我家那二亩地。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又是气又是恨。父一代子一代的血泪仇，憋在心里，連声张也不敢声张。病在炕上，沒有多少日子也死了。

我娘带着我們兄弟三人，天不明下地，天黑还不回来。自家的二亩地，还有爹爹手里租种楊家的四亩，一共是六亩，全凭我娘用鑿头刨。好心的乡邻赶着牛来帮忙，說：“要是年成好，債是能还了，吃的还是不好对付。”我娘說：“累死、餓死，也要把債还了。祖传的二亩地是命根子，可不能在我手里丢了。”不曾想天老爷也不睜眼，三个多月不下雨，苗苗又黄又瘦，还債是沒有指望了。我娘心里着急，也病倒了。

秋后，祖传的那二亩地，叫楊振崗夺走了，又搶走我家的两口大缸、一个大盆，就这，也頂不上欠他的租子。楊振崗又打发人来叫我去他家放羊抵債。我娘一听，肺都要气炸了，悄悄地罵道：“黑心腸的老黑烏蛇！租了你家几亩地，折磨死我公公，杀害了我男人，霸占了我家的地，还想再坑害我孩子呀！”她想爷爷有过話，不端楊家的飯碗，不去！可是，不去，人家不饒呀。我娘还是啼哭着送我去。

楊振崗家在南赵老安村，老远就看見一个大哨楼。进了門，看家护院的一个个又恶又凶，后院老槐树上吊着一根粗繩

子。我去了沒有几天，二伯父就給抓来了，他也是租种楊家的地，遭了灾，交不起租子，楊家要夺他的地，他不給。狗腿拉过那条粗繩把他吊在半空，一頓皮鞭，抽得他渾身是血，他还是不答应。后来楊振崗“开了恩”，不要地了，叫他給楊家修房子。二伯父沒有干过这种活，不久，从高楼房上掉下来跌死了。大伯父一家的遭遇更惨。不知道因为啥，大伯父和楊家的狗腿爭吵起来，叫人家暗暗杀死，埋在山岩下，后来被水冲出来，才找到尸骨。大伯父的四个儿子知道打官司也是白搭，丢下家里的房子，地，扶着老娘上了山西。天寒地冻，身上又单薄，我大娘就死在半路上了。

像这样租了楊家的地，給楊家鬧得家破人亡的，我村里就有好多戶。那时候我还小，听了这些事，又恨又怕，看見楊振崗，我远远地就跑开了。可巧有一回我赶羊回来，迎面遇見楊振崗，还带着几个打手。我怕羊走散了，不敢跑。楊振崗呲着牙看了我半天，說：“学会放羊了吧，拿鞭子給我看看。”他接过鞭子抡起来就抽，抽得我背上腿上火烧火燎，他还罵：“打死你这个小贼种。”我气极了，爬起来問他：“你凭啥打人罵人？”他又給了我几鞭子，說：“凭啥，就凭你是你爹的儿子。”說完，扔下鞭子，大笑着走了。

背上肿得老高，夜晚就不能躺下睡，过了半个月，脫了一层皮，才好了。三天两头挨打，我实在受不下这个罪，偷偷跑回了家。我娘摟着我哭着說：“儿呀，咱们的命苦呀！”什么是命呢？坏人橫行霸道，打人杀人，好人受苦受罪，家破人亡，这就是命；不行，我就不認这个命！我說：“咱家和楊家是仇人。

爷爷也留下話，不叫端楊家的飯碗啊。”我娘說：“好賴是活不下去了，咱們也上山西逃荒吧！”

三

我八岁那年开春，全家逃荒往山西来。我娘抱着三弟全保，背着破烂衣服包袱。我和二弟銀保提着籃籃罐罐，夹着打狗棍子。路上一边討飯，一边往前走。农忙时，我們就打短工过活，收罢庄稼就拣些玉茭、谷穗、秕谷、烂芝麻糊口。沿路經過平順、壶关、长治几个县，最后才流落到长子县的裴家庄。这里有几戶也是林县上来的，帮助我們安頓了个住处。乡亲们讓我娘租几亩地种。一提起租种人家的土地，我娘就心惊肉跳，头皮发麻。可是，不租种人家的地又怎么活呢！讓我們兄弟放牛，又顧不住一家人，还常挨打。我娘狠狠心，就租下大地主刘德清的四亩地。每亩地六斗租（一斗谷十五斤）。那时候，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是收个石把谷，我娘和我商量，要是加把劲，收个石二、三，也比在林县好活了。哪知道去地里一看，一家人都傻了眼。荒草能藏住狼，底下都是尖草，我抡起镢头刨下半尺，土又是不长庄稼的紅土，土里还夹着砂礮石块，又刨下半尺多，才挖出指头粗的尖草根子。这东西横在地里，不挖出来就断不了根。这地可怎么种呢？要說不种，租約都写了。咳，就硬着头皮种吧。

我們母子四人，沒明沒夜的刨草根，刨的滿手血泡。小全保五岁了，也能撿起砂礮块块往地外边扔。回到家里，我們兄弟睡了，我娘还是“崩，崩”的給人家弹棉花，一直弹到鸡叫。

天不明，我兄弟俩就起来拾粪，攒起来往地里抬。整整扑闹一春天，地上洒满全家人的血汗，田禾总算长得不错。秋天，一亩收了八斗。我娘说：“这回要给你们吃几顿干的了。”

才收罢秋，刘德清坐着大驷车带着人来了。邻居们忙着给东家做好饭，我家没有白面，赶快把准备好的二石四斗粮食扛出来。刘德清拿出他家的斗一量，怪，二石四斗量成了二石一斗，一石就少了一斗多。我说：“娘，我去借个斗，咱再量量。”刘德清生了气，说：“回来！给我家交租子就得用我家的斗，这是老规矩。”我冲着他，说：“我看你家的斗不公道。”他一拍大腿，瞪眼说：“谁还为你家这几颗租子专门做个大斗不成。”我说：“咱就找个斗来比比。”他嘴里说不出理来，就站起来抬手要打人。几位邻居拉着劝着，叫我娘又补了二斗多谷子，才算了事。从春到秋，拚命干了半年多，交了租子，剩下还不到六斗粮，四口人每人只合二十来斤，连冬天也过不去呀。紧接着，官家来要钱呀粮呀，村里又要这费那费，五花八门，没个完。我娘叹气说：“走到哪里也没有咱穷人的活路呀。”

快到年关了，刘德清到村里来逼租逼债，串游到我家门口，说：“喂，老李家，那块地我自己要种，你家另外想办法吧。”我娘请他到屋里坐，他也不进来。我跟我娘说：“不叫种就不种，累得七死八活，也落不下个啥。”我娘说：“好容易刨了尖草，生土种成熟土了，明年正经要多收点粮食了，只是不知刘家为啥好生生就要抽地？”邻居们听见，来问我娘：“你还没有给刘家送礼吧？逢年过节都得送，要不，他就抽地。”我娘只得借下五斤面，买了二斤肉。小全保不懂事，哭着喊着要吃肉，

我娘打了他一頓，打完了，自己又掉淚。

我娘帶着我進了劉家大門，劉德清一見是送禮，忙接過去，捏捏白面細不細，看看豬肉鮮不鮮。然後才說：“禮無輕重，總算對東家的一點心臟。後岸那四畝地，要種就先種着吧，多下點力氣，多上點糞土。把地種好了，咱們兩下都好嘛。”

四時八節都得送禮。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餅，年前送肉送面。每送一次，我們就連續幾天不吃糧食盡吃菜。每送一次，全家四口就少了一個月的口糧。

第二年，全家人下死力拾糞、積肥。担的担，抬的抬，地里上得肥實實的，紅土也變了顏色。這一年收成不賴，交了租子，吃了几頓稠的。我娘說：“好好鬧吧，皇天不負苦心人！”轉眼開了春，我們又往地里撒了厚厚一層糞。眼看要翻地了，劉德清轉游到地頭上來，說：“喂，老李家，今年這地我自己要種，你另外想辦法吧。”我娘一听楞住了。這可怎辦呢？我娘央告說：“劉東家，我又沒欠下租子，按時按節都送了禮，……這地我們全家拚上性命剛剛整治出來，你不能往回抽呀。”劉德清嘿嘿一笑，說：“這可由不得你。地是我的，我想哪時種，就哪時種。明天我就派人來翻地。”

看見劉德清笑里藏刀的凶狠樣子，望望地里厚實實一層肥料，我恨不得撲上去咬他几口。後來我娘托人說好話，劉德清才答應給另換一塊地。

換的是小園那七畝地。這塊地里尖草、砂礮不多，刺蓬蓬可不少，是一片下濕地。一場大雨，地里就澇得進不去人。我



娘說，怕种不了七亩地。我說：“这明摆着是坑害人嘛，叫咱給他挖排水沟哩。只要是租种这块地，种一亩，种七亩一样得挖沟。”我娘叹了一口气，說：“不租地，沒有活路；租地，命根子却攥在人家手心里。”

母子四人泥里水里挖了一道排水渠，又把渠岸上垫成平地。人家地里下了种，我們还没有翻。眼看节令快过去了，幸亏乡邻們帮忙，才把地犁了。第二年，刘德清一看，这块地收拾得像个样子了，他又把这块地抽走了。

我家租种刘家十三年地，先后倒换过后岸、小园、西岭、壕墙等六块地，每次都是在地整治好后被刘德清抽了回去，不是他自家种，就是涨了租子再租給別人。

最害人的要算壕墙那十亩，地特別賴。有个姓王的佃戶，租了一年，賠进去一头牛一头驢。这块地，尖草密密扎扎，草根有指头粗，犁也犁不断。刘德清說，这块地租子輕点，一亩只要四斗半。我們兄弟三个仗着大了几岁，有力气，刨的刨，拣的拣，草根子还是挖不淨。小苗出来了，草也追上来了，紧鋤几遍还是不頂事，秋后十亩地共收了四石，不够交租子。托人央求刘德清給換一块地，他好歹不答应。第二年又扑鬧了一年，收的还是頂不上租子。第三年正是大灾荒的一九四三年，家里連稀糊糊也喝不上了。我們兄弟俩只好出来，一个打短工，一个当了鉄匠。

越是灾荒年，地主老財越高兴。刘德清紧着逼租要債。家里有点地的，地变成刘家的；有房子的，房子也成了刘家的。他又高价出卖粮食，一斗米要七块現洋。这一年，刘家发了大

財。他跟人說，从长子县到平順县再到林县，沿路都有他家的地。出門不用住別人的店。我家一无房子二无地，他也不肯饒过。腊月的一天，他帶着人闖进我家，坛坛罐罐底朝天，只找出五升細糠、三升玉菱。刘德清搜不出值錢的东西来，伸手就搶我家四口人伙盖的那条破被子。我娘跟三弟全保死命拽住不放，狗腿上来脚踢拳打，把我娘跟三弟摔在地上，挟上被子就走，三升玉菱，五升細糠也沒給留下。家里还剩下什么呢？連老家带出来的籃籃罐罐都踢烂了，踩碎了。我娘一气得了病，躺在床起不来。我一回到娘跟前，她就念叨：“不端楊家的飯碗，又端起刘家的飯碗，一个样，一个样。”“租地，这是在刀刃子上鬧騰呀！”

家里活不下去，我到安泽山上去給人放牛，刨坡地，过的还是挨打受气的日子。沒想到，紅旗一飘，那里来了八路軍，整个天地都变了。主家再不敢打人了。工作組跟前，主家也不敢不講理了。我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舒舒展展地喘了口气。工作組亲自到地里找我拉閑話，看見我光着脚，就說找东家要鞋穿，主家就乖乖地給我做了双鞋；說我工錢太少，主家咬着牙給我加了两块錢。我还亲眼看見那里开起大会，把不老实的財主斗得低头認了罪；我又听見宣传政策，只許佃戶退地，不許地主随便抽地；租子一律要減。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共产党啊，真是咱穷苦人的救命恩人。唉，要是八路軍早几年到了长子，我娘哪会瘫在炕上呢！要是再早十几年到了林县，我爹哪会叫楊振崗杀害了呢！我找到工作組的同志說：“快点到长子去吧，人們都活不下去了。”工作組的同志拉住我

的手，說：“对，长子要解放，全国都要解放。”他还跟我說，将来，还要实行土地改革，穷人都分到土地，再也不交租子了。我乐得心里开了花。

八路军的力量越来越大，刘德清吓得躲在家里不敢露头。穷苦兄弟天天盼着八路军。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投降，我們那一带就解放了。

四

一解放就实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好地，搬进刘德清的院子里。我娘对着毛主席像和那幅紅紙对子說：“毛主席呀，毛主席，要不是你老人家，哪还有咱們穷人的活路，咱祖祖輩輩盼土地盼了多少代，如今才算有了自家的土地。”她又对我們兄弟說：“要好好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話，永远不要忘了租地的苦楚。”村上号召青年參軍，沒等別人动員，我娘就讓三兄弟全保參了軍。

种上自家的土地，劲头特別大。咱弟兄們使劲下力，庄稼长得好，秋天收下粮食不用交租子，生活这才有了滋味。

一九五〇年八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懂得了許多道理：要想不受剝削不受貧穷，只有走集体化道路。离咱这儿十几里的一个村里，土改后，有人因为遇上天灾人祸，生活发生困难，又卖了分到的土地，还是去租种別人的地。这不是又走上了“回头路”？因此，党說要組織互助組，我就积极参加。一九五二年办合作社，我也是第一个报了名。头一年，社里只有三十几戶，七头牲口，三百

多亩地。有人跟我說：“金保！你家扑鬧了几輩子才有了六亩地，一入到社里，地又不是你的了。”我說：“你光看到六亩地不是我的了，可你沒看到那三百多亩地都成了我的了。再說，就那六亩地也还是入到社里才保險呀！要不入社，不用几年，說不定土地又会給人家夺走的。”

打入社以后，集体化的規模越来越大，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以前每亩地只收一百八九十斤，經過几年的精心經營，到了一九六三年，亩产提高到六百一十三斤，真是做梦也沒想到。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里来了拖拉机。刨地埂、平土堆，千条万块小田地連成一大片。队里派我去給拖拉机手帮忙，我坐在拖拉机上，看見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心里真是痛快。拖拉机手老楊同志打趣地問我：

“老李！这土地連成了一大片，你还能找見哪块地是你的嗎？”

我可是認認真真地回答他說：“老楊！早先，我家連巴掌大的土地也沒有一块。如今呢？你只管开上走吧！这眼能瞧見的土地，全是我的，也全是咱們大家的。”

姚冶华插图

两孔窑

中共沁水县委办公室

楊占梅老大娘，今年六十一岁，是山西省沁水县王寨公社王寨生产大队的“五好”社員。下面記載的是她的一段家史。

楊占梅的丈夫徐銀元，因为欠了本村地主李世俊七十二串錢，一直在李世俊家当长工，希望苦熬几年，攢下錢来还清債務。可是每年結算下来，工錢只够偿付那七十二串欠債的利息。楊占梅在家里照料四个孩子，种着四亩荒坡地，过着缺吃少穿的苦日子。

一九三七年发生了一场春旱，秋后打下的一点玉米，一家人掺着野菜吃，也沒过多久就吃光了。到了冬天，日子实在混不下去，孩子們餓得整天啼哭，徐銀元只好又去找李世俊借錢。

李世俊是王寨村的恶霸地主。除了通过地租剝削貧苦农民的劳动之外，他还靠着“半养牲口”的手段榨取农民的血汗。所謂“半养牲口”，就是在农民需要买牲口而自己又拿不出全部价款的时候，他便插进一手，拿出一半左右的錢来同农民伙买牲口。牲口买下以后，由农民負責喂养，他只管使用。

产了小畜，由两家平分。如果农民因故无法繼續“半养”，他就压低价格，把牲口完全据为己有。就这样，李世俊家的牲口发展到了一百多头。牲口多了，牲口房的需要量也就随着增加。李世俊觉得盖新牲口房花钱太多，很不合算，便想出各种歪主意来剥夺农民的住所，改作自己的牲口房。

徐银元来找李世俊的时候，李世俊问明来意，不由心中一喜，他想：“这又是个好机会。”便拖长声音说：“哦，就为这个。熟人嘛，好商量。不过你欠我的那七十二串钱，至今一个钱也没还，念在你拖儿带女，家口众，生活困难，又在替我放羊，所以一直没催你还我。你现在又要找我借钱，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要借可以，这回我可得要抵押品了。”

徐银元家里穷得已经揭不开锅了，哪有什么东西做抵押呢？就央求说：“东家，我家里实在没啥好拿来抵押啊！……你多少借点钱给我吧，等明年打下粮食，一定还你。”

李世俊逼近一步说：“你家不是还有两孔窑吗？”

徐银元从李世俊的口气中听出是要他用窑洞做抵押，心想：答应吧，一家人就有被赶出窑洞的危险。到了那时，连个存身的地方也没有了；不答应吧，借不到钱，眼前的难关就无法度过。想来想去，觉得“锅漏往急处补”，还是先顾个嘴吧。于是他把心一横，答应把自己的窑洞抵押给李世俊，借得三十串钱。李世俊写了一张押契，押契上规定，所借之款，年利大三分。两年期满，如不贖取，窑洞即归李世俊所有。徐银元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虽然明知凶多吉少，也只好硬着头皮在文契上划了押。

从此，徐銀元夫妇为了还债贖窑，就更加拚命地干活，省吃俭用。徐銀元每天仍旧給李世俊放羊，楊占梅除了辛勤地作务那四亩坡地以外，还攢下一些鸡蛋，卖得一些錢，买了一口大沙鍋，煮些“和子飯”^①，每早挑到村前的大道口去卖。一年下来，并没有存下几串錢，像这样再掙一年也无法贖回窑洞。

为了減輕家口的負担，也为了讓孩子逃个活命，徐銀元夫妇就把大女儿香香給湾里村的张林做了童养媳。张林的父亲給了徐銀元一匹土布，当作彩礼。

这时，李世俊因为又添了牲口，急需牲口房用，正想在徐銀元抵押的窑洞未滿期以前，将窑洞夺过来。因此，当李世俊知道徐銀元得了彩礼的事后，立即派了两个家丁来向徐銀元逼債。两个家丁到了徐家，硬說徐銀元卖女儿得了許多錢，非要他馬上贖窑不可。徐銀元夫妇正要辯解，两个狗家丁不由分說，就动手在窑里翻东倒西、摔鍋砸碗地搜查起来。楊占梅看見他們翻出了张家送来的土布，就和徐銀元搶上前去，揪住土布的一头不放，和两个狗家丁爭夺起来。一个狗家丁一边夺布，一边不干不淨地罵徐銀元，徐銀元气憤已极，推了他一把，他趁勢一歪，倒在門墩上。另一个狗家丁見状，喊了一声，“你敢打人！”就扑过去，狠狠一拳把徐銀元打倒在地上。徐銀元还来不及爬起来，两个狗家丁已經搶下那匹土布，揚长而去了。

^① 用豆面条、小米、菜叶煮成的稀飯。

徐銀元赶到李家，和李世俊說理，可是李世俊既不肯退還土布，也不肯將土布作價抵一部分欠債，反而誣賴徐銀元夫婦存心賴債，毆打他的家丁，非要他們請客賠禮，並且立刻搬出窑洞不可。徐銀元當然不肯答應。雙方爭執了好久，沒有結果。李世俊叫來狗腿子，把徐銀元趕出了大門，並且聲言要到縣府去告徐銀元。李世俊和偽沁水縣政府的司法科早有勾結。果然，過了幾天，司法科便派人來王寨村傳徐銀元進城去過堂。徐銀元夫婦都是老實人，以為縣衙門是個說理的地方，不至於憑白無故欺壓窮人，把窑洞斷給李世俊，便懷着滿心的希望，到了司法科。過堂時，司法科的承審員滿口官腔，徐銀元夫婦听了半天，才弄懂他的意思。原來這個承審員比李世俊還不講理，他說徐銀元以前欠的七十二串舊債，好些年都沒還，三十串新債，即使再過一年，抵押期滿了，也必定還不起，還不如趁早把窑洞連同地基一併給了李家，少背一些利錢。徐銀元申述了自己願意設法到期償還三十串新債，但是當他剛提到李家的家丁搶布的事，承審員立刻把面孔一板，說：“你們夫婦打傷李世俊先生的家丁一事，留待驗傷後，再作處理。”這時，李世俊趕忙對承審員說，徐銀元欠的兩筆債一百零二串，利錢算下來是五十串，也要求一併結算。如果沒有現錢，他願意收下徐家的坡地作抵。承審員一邊听李世俊的訴說，一邊點頭。徐銀元見狀，如雷轟頂，不禁“啊呀”大叫了一聲，承審員“砰”地一聲拍了一下桌子，硬說徐銀元想“鬧堂”，目無法紀，一努嘴，叫法警把他接到地下，用棍子打了一頓。最後，還是將兩孔窑和二畝地斷給了李世俊。

徐銀元一家被趕出窑洞后，在王寨村前的干河滩里搭了一个草棚，度过了一冬。

徐銀元在李家放羊时，因为劳累过度，本来就得了痲病。官司打輸后，病上加气，病就越发沉重，咳嗽声終日不止。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又得了伤寒病，臥床不起。楊占梅为了替他治病，忍痛将小儿子海貴卖給了本村中农馬西良。可是卖儿的錢救活不了病势沉重的丈夫，徐銀元不久就去世了。

楊占梅虽然受到接二連三的打击，但她并没有倒下去。现在她比以前明白了更多的事情，地主李世俊是她家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县衙門不是講理的地方，而是和李世俊一个鼻孔出气的。她恨死了他們。但是在旧社会里，她又有什么办法对付他們呢？为了发泄心中的冤气，她常常在村子里向穷人們訴說自己的痛苦，咒罵李世俊。

李世俊拿她没办法，便唆使他的狗腿子四处放謠言，說楊占梅是个魔婆，纏死了男人，卖了三个孩子，誰家和她往来，誰家就要跟着倒霉。李世俊企图利用村人的迷信，轉移目标，达到孤立和除掉楊占梅这个眼中釘的目的。村里的穷人都知道徐銀元是怎么死的，孩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卖的，因此大多数穷人并不相信这些鬼話。只有几家富农附和李世俊，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說楊占梅的瞎話，挑拨部分乡亲和她的关系。加上接連两年大旱，剩下的二亩坡地怎么也养不活一家人。楊占梅感到在王寨无法呆下去了，便带着大儿子和小女儿到晋南去逃生。……

一九四四年，沁水解放后，楊占梅回到王寨，土改时分到八間房，十亩好地，一头大犍牛。这一年，她又找了一个老伴。从互助組到人民公社，她总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遇事走在前头。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王寨大队举行庆祝办社十周年紀念，她被評为“办社十年老功臣”之一。她的年紀虽然大了，还要經常参加文化学习，讓青年人給她講讀报纸，她說：“不好好学习，怎么建設社会主义呀，我还想开拖拉机呢。”大队党支部为了照顧老年人，决定黑夜开会时，他們可以不参加，由邻居社員們在会后把會議的內容传达給他們。可是楊占梅老大娘不同意，天再黑她也是每会必到。別人劝說她，她总是笑吟吟地說：“你們有腿，我也有腿呀！只不过比你們走得慢一点罢了。”支部書記張芳义也劝她不要在黑夜去开会，会后他自己去給她补課。楊占梅老大娘不願給他添麻煩，就托人在沁水城里代她买了一盞小馬灯，对他說：“这該不怕黑夜了吧。”

一九五八年春天，楊占梅的大儿子徐小虎回沁水省亲，順便把二位老人帶到北京去參觀。楊占梅老大娘和老伴高振洪一路上兴奋得三夜都沒睡覺。到达北京的那天晚上，徐小虎对二位老人說：“爹、娘，你們三个晚上沒睡覺了，今晚可要好好睡上一覺，明天好去天安門看看。”可是两位老人一点睡意也沒有，硬要儿子把天安門的样子給他們講了一遍，才上床去睡覺。夜深了，街上的汽車声漸漸稀少了。楊占梅老大娘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地主霸占窑洞、搶夺土布、县衙欺人、徐銀元气死、自己和孩子們流落外乡、討飯受气的种种往事一一在她眼前掠过。她翻过身去，看到老伴也眼睜睜地在想心

事,就和老伴拉起家常来。他們从过去說到現在,說到能够上北京来參觀的幸福,越談越兴奋,不覺玻璃窗上已經露出魚肚白色,两位老人索性起来穿上衣服,等着天一大亮就出門去。

清早,徐小虎領着两位老人来到天安門。楊占梅老大娘站在天安門城楼前,望着伟大領袖毛主席的画像,激动得两个眼眶里閃着泪花,拉着徐小虎的手对他說:“孩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救活了我們一家人,我們要永远跟着他老人家,跟着党走啊!”說完,她又整了整衣裳,理了理头巾,在毛主席像前恭恭敬敬行了个礼,默默地說:“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独 輪 車

笛 秋 馬安仁 宋廷舟

沁源县柏木公社辛庄生产队队长郑清印家的院子里放着一輛旧独輪車，車上还盖了一块席子，从成色上看，这輛車子起碼也有三十年的历史了。人們問起这輛独輪車的来历，四十来岁的郑队长总是叹口气說：“唉！說起来話就长了，俺一家人的苦难血泪都載在它身上。”

“俺老家在山东长清县，什么村俺也記不清了。俺七岁上就离开了老家。听爹說，俺老家沒有土地，租了財主家三亩地，由俺娘和哥种着，爹給財主家扛长工。人口多，累手大，吃了上頓沒下頓，日月过得很寒儉。俺六岁那年，长清县一带遭了旱灾，赤地千里，顆粒不收。俺一家五口只好扣着鍋喝西北风，餓得不行，就挖野菜剝树皮。那时候穷人多，誰也沒粮食吃，野菜树皮也很难找到，小孩餓得哇哇直哭，大人餓得挺不起腰来，眼看一家人快要眼睜睜地餓死了。实在沒法，俺爹托人向地主家借了几吊錢，买了点高粱面，暂时糊口。可就这几吊錢把俺全家逼得走投无路。那地主心狠手毒，拿高利貸剝

削穷人，你借他十吊錢，利息就是一吊，怕你打不起利息，預先就扣下了，只給你九吊。月月有利，利上加利，第二年俺爹借的那几吊錢就成了十几吊。已經进了腊月了，一家人还都挑着单沒換季，上哪儿弄錢还債啊！地主天天来逼，日日来要，俺爹急得要命。

“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俺二叔慌慌张张跑到俺家，对俺爹說：‘大哥，听东家說，今年的賬非要不可，明天就来，有錢給錢，沒錢抓人……’一家人听了心惊胆战，想来想去沒有別的办法，只有一条路：逃荒。

“当天夜里，西北风呼呼地一个劲吹，俺全家大小咽着泪水，悄悄地出了家門。有一分奈何誰願意离家啊！俺爹就推着这輛独輪車，怕它响，沒油就往車軸上倒了些水。娘怀里抱着不滿两岁的小弟弟，連俺和家里的全部家产（其实只有一个烂行李卷，一口破鍋，三个碗）都装在这車上。哥哥那时才十三岁。他光着脚，穿着条单褲，在前边拉車。娘怕小弟弟哭出声来，被地主的狗腿子听见，就紧紧地用奶头塞住他的嘴。走出五、六里路之后，車軸上的水干了，車子越推越沉，发出吱呱吱呱的怪叫，好难听啊！像是装载过重，連声叫苦，也像是在替俺們一家鳴不平。拉了一陣，哥哥把肩上的繩子一甩，哭丧着脸說：‘俺走不动了。爹，这路还有多远呢？俺們要去哪儿？’爹也放下車子，回头看看沒人追着，他又往前边望了很久，远处是一层一层的山。爹說：‘到山西。听說山西山高地多，人少人情好。俺們去了开上几亩荒，好好动弹，还糊不住个口？天无絕人之路啊。’就这样爹和哥哥一个推、一个拉，随



弯就曲，颠颠簸簸地下坡上山，繼續赶路。全家五口开始了住街头、睡破庙、溜墙跟、串房檐的討飯生活。

“出門的第三天就是大年。年三十晚上，俺們停在一个村子里。財主家灯烛輝煌，鞭炮齐鳴，一直响到日头东升。从那些黑漆大門里走出一群群紅男綠女，嘻嘻哈哈，出門拜年、观灯、玩耍了。可是俺一家却住在村西头的一个破庙里，围着一堆已經烧尽的柴火灰在那里打战，流眼泪，唉声叹气。听見这鞭炮声就像在俺一家心里爆炸似的。眼看日头老高，一家人餓得頂不住了，爹說：‘你母子們出去走走吧，許能碰見个好心腸的，还能討点吃的。’

“娘抱着小弟弟，俺和哥哥跟着，挨門挨戶的乞討。挂紅紗灯的家戶都用白眼珠子把俺們頂出来了。穷家戶比俺强不了多少，想給也給不出。要来要去，一早上也沒要到些什么。

“提起要飯来我就头皮发麻，不管人家年紀大小都得叫个孀子大爷的，真窝囊。整天东串西走，有半頓沒一頓。人瘦得就沒个人样了，干骨头架架上放着个干萝卜头。

“正月初六到了山西省屯留县的王村。进村时天已經黑了，街上站着几个人，俺爹給一个穿长袍的人求情，求他借个地方避避寒气，那人翻翻白眼，瞪了俺爹一眼走了。后来一个放羊的杜大爷看着俺一家老小实在可怜，才把俺們引到他的羊屋里。这间羊屋里沒有炕，屋頂露着星星，但俺們覺得像是进了新房，上了暖炕一样，心里非常感激杜大爷。可是这事被杜大爷的东家知道，狠心的地主就跑来要撵俺們走，还責罵杜大爷道：‘羊屋又不是你的。大正月天，留个臭要飯的，也不

图个吉利！再說，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俺爹不願讓杜大爷为难，推起車子就要走，却被杜大爷拦住了，他說：‘这冰天雪地的正月天，深更半夜的，你往哪里走呢？’俺爹也实在覺得沒个落脚之地，沒奈何便和杜大爷两人向人家好話說了千千万，才答应留住一夜。

“第二天天刚亮，地主又来攆俺們。多亏杜大爷設法，給找了間破草房，才算安下身来。

“春天里，小麦刚刚返青，也是个忙着送糞的时候，原先不讓俺們住羊屋的那个姓段的地主来了，一进门就假惺惺地問：‘老郑吃过飯了？’‘俺有啥吃的？’爹沒好气地頂了一句。他佯装着笑脸，又說：‘沒吃的得想个办法啊！……还能就这样餓死？……这样吧，先到我家拿上斗玉茭。’我爹說：‘段先生有啥你就說吧。’他說：‘好，我說，是这样，我小子想去长治望个亲戚，可是我家的車馬都到邯鄲拉脚去了，想叫你推上你的小車送他跑一趟。……我还能亏待你，給你家一斗玉茭，一路上的花銷由我管。’

“俺爹思量了一下，与其在家要飯，倒不如卖点力气去跑一趟，还能給家里掙斗玉茭吃，就答应了。第二天早晨，地主崽子拿来两条被子鋪在小車上，又在車上架了个蓝洋布篷，他坐上，俺爹推着就走了。前两天才下了一场春雨，路虛的很，那地主崽子又肥，把車輪压得埋在污泥里老深老深的，俺爹弓着腰使劲推也推不动。地主崽子却坐在車上唱小調：‘少爷我茶足飯飽无他想，到荒郊寻找那美貌娇娘……’行行走走，好不容易到了长治，地主崽子把俺爹安頓到一家小店里，一走不見

影了，第二天早飯以后才回到小店里，說：‘老郑，咱們回去吧。走小路近。’

“俺爹才到山西不久，路不熟，只好听他指揮，爬坡上梁，十里地不見个村庄，二十里听不見鸡叫狗咬。后半晌，到了一个三十来戶人家的小山沟，俺爹又累又餓，推不动了，要喘喘气再走，那崽子無論如何不讓。正在爭吵，卡子上的人来了。卡子是专查私貨的。那人在車上翻了一陣，在車子底下查出一个匣子，里面淨装着大烟土。这个匣子是地主崽子偷偷藏下的，俺爹根本不知道。卡子上的人不問青紅皂白，查到烟土后，連人帶車一齐給扣押了。一个胖子官审問俺爹为什么販賣烟土，违犯‘国法’，俺爹有口难辯，最后被关进了黑房。

“至于那个真正販賣烟土的地主崽子，人家买通了卡子上的胖子官，那胖子官不但沒扣押他，还派了一輛馬車把他送回去了。那崽子回到村里，对俺娘說，他給了俺爹十块脚錢，俺爹留在长治做小生意，不回来了，因此，原来答应的那一斗玉菱不能再給了：‘十块钱能买三斗玉菱呢。’俺娘觉得这事好生奇怪。爹不是个不顧家的人啊！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出了什么禍事。娘是个老实人，拿不出什么主意，光知道生悶气、啼哭，一連好多天都不言語。唉！真是禍不单行啊，正在这个时候，俺小弟弟又餓死了。娘抓住俺小弟弟不放手，哭一陣，笑一陣，又对死去的弟弟說一陣胡話，疯疯傻傻的，过了好久好久，神智才漸漸恢复过来。

“俺母子熬着不死不活的日子。直到九月的一个漆黑的夜里，忽然听见外边独輪車吱呱吱呱由远到近的响着，爹回来

了！俺全家多么高兴啊！可是一看爹的样子，娘又流下了辛酸的眼泪。瘦棱棱的满脸血道道，头发足有三寸长，身上的伤红一块青一块。俺娘擦着眼泪说：‘罢了罢了，阿弥陀佛，你总算回来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你这一向在哪来，闹成这样子？’俺爹说：‘唉！都是财主和财主崽子害的。你知道那鬼崽子是个干啥的？是个贩大烟土的，回来到史村卡子上露了馅儿，大烟土叫人家查出来了。那鬼崽子三说两说，用十块钱买通了卡子上的一个胖子官，把他放了，他奶奶的，叫俺住黑房当替死鬼！不讓吃饭，一天过好几次堂，挨好几次打……。世上哪里也有好人啊。卡子上有个当兵的，叫史德法。我在卡子上关得久了，和他混熟了，知道他也是俺山东逃荒上来的，后来被财主卖了兵，在卡子上受尽了胖子官的窝囊气。他还说在黎城哪个村的破庙里见过俺哩。俺把自己受的冤屈告诉了他。他很同情我，天天想救我，可就是没个好机会。前几天夜里，那个胖子官嫖女人回来喝醉了，另外一个兵也睡着了。史德法就偷偷地打开黑房的门，摸到俺跟前，叫俺跟他一起逃跑，还递给我一把刺刀，他自己也拿着一把，说要俺帮他一起宰了那个狗官。我恨透了那个当官的，一听说要杀他，也来劲了，就跟着史德法出了牢门。俺俩走到那个胖子官房门口，听见里边胡噜胡噜打着鼾，俺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手也发抖了。进了屋里，俺几乎站都站立不住了，史德法看了看我，轻手轻脚走到床边，左手紧紧捂住胖子官的嘴，右手举起刺刀，照准那胖家伙的心口咔嚓就是一刀，那胖家伙连吭都没吭一声就喘不出气了。卡子上一共有

两个兵。杀了胖子官之后，史德法又带着俺到那一个兵住的房里，乘他睡着了，俺俩三下两下用条手巾把那个兵的嘴塞住，又用条绳子捆住他的手脚。临了，史德法还写了张字条，放在那个胖子官身上。他告诉我，字条上写的是“史德法杀”。俺俩出门时，他让我推上车子，俺说逃命要紧，还顾它！他说：“不怕，这里就俺们三个人，离城又远。”这样，俺就推上了小車。走了一段路，史德法就和俺分手了，俺问他到哪里去，他不肯说。……那斗玉菱，财主给了没有？’俺娘摇了摇头，用前襟擦着泪。

“第二天俺爹去向人家要那一斗玉菱的脚钱，财主一見俺爹，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威胁说：‘好！老郑，你是偷跑回来的吧？咱们到城里去！走！’俺爹怕事情发作，连累了史德法，没敢去，反而给人家说了一堆好话。

“后来段家地主就拿着俺爹越狱逃跑的把柄，威逼着俺爹在他家的纸坊里做工。白天上地干活，晚上给他家草池捣泥。那草池是废纸加上麦秸、石灰沤的。俺爹用脚踩纸浆，石灰烧得两腿针扎似的痛，每天踩到半夜，踩完才能睡，躺到炕上骨头都散架了，哪能睡得着啊。就这样，俺爹给折磨病了，两腿肿得像檩条一样粗，眼看干不了活啦，人家就打发俺爹回家，临了，连工钱也不给，说是没做满期限。俺爹病了好几个月，眼看活不下去了，腊月里，一家人又推着这辆独轮车逃荒来到沁源县山上。

“沁源县山多，石头多，狼虫虎豹多；人少，路少，树木少。俺爹以为人少，财主就少，官府也少，因此决定到沁源来。

“临走时想見見俺哥。那时俺哥在路村，給一家鉄匠鋪当小工，东家是个富农。原来講好三年三十块工錢，这时俺哥才干滿一年，按爹娘的意思是俺們要走了，把孩子丢下不放心，想帶着他一起走，一年的工錢不要也行，可是那东家不依，連回去轉一趟都不讓。……”

“腊月就像是与俺家有緣似的，每次逃难都在腊月。有錢人过年是鬧吃鬧穿，坐在热炕头上取暖等过年，俺是冰天雪地往外逃。沁源山高沟深，大雪遍地，羊腸小道，有的是野狼拉下的屎。俺們走在路上，只听见車子吱呱吱呱响，独輪子轉，就是走不出路来。下坡得把东西卸下来，上坡还得抬着車子走，一不小心就有摔到万丈深沟里的危險。上了鵬哨岭，俺爹說：‘財主羔子們总不会到这大山上来吧。孩子，你看这里有多少荒山啊，只要俺們肯卖力气，好好动弹，开些荒地，总能保住活命吧。老天爷还餓不死瞎眼雀呢。俺們就找个山庄住下吧。’誰知这山里几十里地没人烟，轉游了一整天，餓得前心貼着后背，也沒找見个庄子。没人家只好住在山洼洼里。黑夜到了，山里狼嚎豹子嚎，吓得俺一家人直往一起鑽。第二天傍黑，才算找到了一个叫石桥沟的山村。

“石桥沟是个‘土薄石头厚，滴水当香油’的地方，几家人住在半崖边，吃水得到三、四里以外的地方去挑；山坡上是些跌死圪犛（松鼠）滾死牛的地方，地里酸枣刺、石头、砂土多得沒下鏗头的地方。落下戶，俺去給十里以外的烏背洼一家姓高的地主放牛。

“第二年，俺爹餓着肚子，拚死拚活刨了三亩山坡地，种上

了玉菱、谷子，成天侍弄它，长得还不错。后来哥哥也逃回来了，娘又生了小妹妹，一家人又是高兴又是愁，高兴的是有了点地，多少能打下点粮食，愁的是添人进口，没法养活。大眼看小眼等，盼着庄稼熟。不料，到了秋天，忽然鑽出个山主，硬說这山坡地是他的，种坏了他家的‘风水’，把庄稼和地一股脑儿夺去了，还要攥俺一家人起身。爹向人家求情，說好話，那龟孙子一脚踢在俺爹心窝上，爹受了重伤，不几天就死了。临死的时候，把哥哥和俺叫到跟前說：‘双印，爹不行了。就丢下你们母子……孩子，記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吧。’然后又拉住我的手說：‘你就叫清印吧，把俺家的仇恨清清楚楚地印在心上……’

“爹死了，俺們沒錢买棺材，就給他老人家卷了个高粱秆帘子发埋了。

“爹死后，娘又一病不起，成天发高烧，做恶梦，說胡話，不久也随俺爹去了……

“爹娘死后，留下俺兄妹三人。沒吃的，妹妹餓得一直哭，俺和哥哥就弄点玉菱面糊糊，装在一个小瓶里叫她喝，人瘦成了一把骨头。那时，哥哥得出外找零活干，俺还在烏背洼給人家放牛，实在沒法照看妹子，弟兄俩合計了很久，只好含着眼泪，送走了妹子，讓她出去逃个活命。

“这以后，兄弟俩凭着年輕力壮，好歹掙扎着活了下来，直到解放的日子，才成了家，开始过着人的生活。

“那年土地改革，俺家分了土地，还分到一眼窑洞，俺又当了民兵队长。在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中，把多年来騎在穷人

头上的地主斗倒了。至于翻身后的日子,我不說你們也看得出来,住的是这玻璃窗戶亮堂堂的新瓦房,吃不愁,穿不忧,孩子不用再給地主家去放牛,有力气只管往人民公社的土地上使劲,干得好,人們还表揚你,和旧社会比起来,真是两个世界。过去在地底下,現在在天上啦!

“至于說到我为什么像宝贝一般看重这辆独輪車,現在你可明白点了吧,你想:俺从山东流浪到山西,由屯留到沁源,父子們踩过一个脚印,它輾过去一道沟,它跟上俺一家逃过难,遭过风险,吃过苦头,冰天雪地里給地主推过炭,秋天給地主家推过黄灿灿的谷子,載过财主崽子,压得它吱呱吱呱直叫喚……前有車后有轍,俺不能忘掉过去,就把它留下来了。你别看不起它,一九五九年它还为社会主义建設出过力哩!修‘东风湖’那陣,俺把这家伙整修好了,把油上得足足的,推着它一块到水庫工地上去,俺說:‘伙計,这下可該你好好卖点力气了,可不要偷懶啊!’真的,推着輕,載得多,俺覺得比他們那胶輪独輪車还跑得欢,載多少也不叫喚一声。成天俺車上的小紅旗插得满满的,看俺那高兴劲!推着車还唱‘上党落子’^①呢!現在国家发展了,人民富裕了,交通方便了,火車、汽車、飞机一天比一天多,俺們这山区公社也有了胶輪大車,独輪車的用处不像从前大了。可俺打算将来办个展覽館,把这輛独輪車展出来。讓会写文章的人,把这一个輪子輾过的苦难历程写下来,讓后人看一看,听一听,不要把它忘了。……对了,

① 山西上党地区的地方戏。

俺还忘了告诉你，那年跟俺爹一起宰了胖子宫的史德法，俺爹在世时心里一直放心不下，可在旧社会里哪里去找他呢？解放后俺又这里写信，那里托人打听，都没有下落。直到一九五八年屯留修屯絳水库时，俺在修水库的解放军中才探到了个确信，说他在河北保定部队上，现在成了家，还升了大尉了呢！……”

姚治华插图

为狗办丧事

閻振华

下面要講的，是壶关县川底公社川底大队老貧农秦馬富的一段家史。

秦馬富的老家是山西省壶关县西坡沟。六十多年前，馬富沒出世的时候，他爷爷因为交不起地主的租子，領着他的爹娘逃开西坡沟，全家人东奔西跑沒个落脚处，最后才在川底村的一所破庙里安下身来。一九一二年，馬富出世了。他父亲秦六斤为了撵走穷气，特意为儿子取下“馬富”这个吉利的名字，意思是希望馬上富裕起来。但是，在吃人的旧社会里，事情怎能由人呢？秦六斤的家庭并没有因为給儿子取了“馬富”这个名字就真的富裕起来。

有錢人家的女人坐月子，炕沿不下，鸡蛋挂面端到面前。可馬富一生下来，家里馬上就沒米下鍋。馬富娘生下他的第二天，就不得不挽着籃子到地里挑野菜，好熬碗菜湯喝。好心的人对她說：“坐月子要休息好，不注意要得病。”可这穷人們有啥好法子呢？

后来，馬富爹秦六斤，受苦受累，辛辛苦苦创了好几年，才

开下七亩薄荒地，但因为家里人口多了，加之种地沒底垫，全家人口的生活还是沒保障。馬富七岁那年，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他爹打算叫他去給地主家放羊，对他說：“孩子，你爹受了一辈子罪，要有一分奈何，也不会讓你去侍候那些黑心眼的財主們，可咱家人口多，不能都等着餓死……”馬富沒等爹把話說完，已經懂得老人的心意，便安慰爹說：“爹，你不用难受，我听你的話。”从此，这个刚滿七岁的孩子便去給地主放羊，掙口飯吃。

轉眼过了七年。七年的煎熬，把馬富磨炼成了一个放羊的好把式，完全能够頂大事情了。这年，馬富去給本村地主李其財放羊，当时言明，除管飯以外，每月另掙工錢一吊二百文。然而，“肉在虎口，勢在人手”，馬富从开春到李其財家，一直干到严冬十月，李其財連一文工錢也沒給，中間只給过二斗米，回去量了一下，連一斗八升也不够。冬天到了，冰雪盖地，馬富身上还只穿着一条破单褲，一件烂夹袄，整天赶着羊群，在山沟里轉。他几次找到李其財，想要上工錢，讓娘給他好歹做件薄棉衣，狠心的地主李其財每次都以“錢还不現成”为借口，拒絕了他的要求。

李其財的长工陈两喜知道了这件事，見馬富冻得不行，一天，对馬富說：“孩子，要等东家开工錢去換季，可指靠不上啊！你就不听听人家財主的口气。不早点想个办法，你今年冬天就闖不过去。”

馬富說：“咱家里沒錢，做不起棉衣，掙下的工錢人家又不給，教我去哪里想办法。”

陈两喜說：“他不好待咱，咱也不能好待他。这样吧，他不給工錢，你就把他家里那条羊狗卖了吧。反正咱不能活活地冻死。”

川底是个山区，野狼很多，狼是要吃羊的。为了保护羊群的安全，财主家的羊群都配备有凶猛、机灵的大狗，叫做羊狗。越是有錢的人家，养的羊狗也就越好、越值錢，有时好几只羊也换不下一只羊狗。陈两喜估摸了一下，馬富这一年的工錢，少說也不止值一头羊狗的价值，东家既然想賴賬，不給工錢，那就自己动手拿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吧，因此，他給馬富出了这个卖羊狗的点子。

馬富听了陈两喜大叔的話，觉得在理，第二天出去放羊时，碰見一个收皮毛的商人，果真就把羊狗卖掉，得了七块錢。

两天后，地主李其財知道羊狗不在了，便打发人从羊房里把馬富叫到他家。他儿子李可以和侄儿李夺奎拿着繩子站在他身旁。一个个活像凶神恶煞。李其財一見馬富，就恶声恶气地問：

“馬富，这两天怎不見我家的羊狗了？”

“……”馬富不吭声。

“丢了羊狗，你就不吭一声？”李其財追問。

李其財的儿子李可以比他老子更凶：“說！不說实話，今天晚上就和你过不去！”

李其財的侄儿李夺奎把繩子往桌上一摔：“你这穷小子，看看誰厉害！”

馬富瞪了地主一眼，說：“羊狗是我卖了。可这是你們逼

下的。当初来你家放羊时，说好一月一吊二工钱，到现在快一年了，你家只给了一斗八升米，折下来还不到两吊钱……”

馬富还要往下说，李其财火了：“管你工钱不工钱，承认卖狗就好办。不和你这不懂事的孩子讲话，叫你家大人来。”

馬富回家把这事向爹娘说了，全家人一晚上也没睡好觉。

馬富回家后的第二天，村里便传开了消息：馬富卖掉地主家的羊狗啦，人家非要他给狗抵命不可啦……

为狗抵命的消息让馬富知道了，全家人商量了一下，便打发馬富逃走。可怜的馬富，一个刚刚十四岁的孩子，穿着一件补了再补的破夹袄，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一尺多厚的大雪，离别爹娘，过开讨吃要饭的流浪生活。

馬富走后的第二天，地主李其财打发他的狗腿子找到馬富家，要他爹娘马上把馬富交出来，为狗抵命。馬富的爹娘一听，像有个千斤铁锤，突然打在心上，一下昏倒在地上。馬富爹醒过来后，苦苦哀求道：“你行行好吧，回去多给东家添句好话，饶了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吧！”

狗腿子并不比他的主子慈悲：“这是老爷的命令，说甚也白搭。我是先来通知你们一声。”

狗腿子走后，馬富的爹娘求亲戚，托朋友，到地主李其财家求情道歉。求情的人不知去过多少，好话说过千千万，但一个个都被顶了回来：“打狗欺主，馬富这穷小子竟欺负到我头上来了。拿不回狗来，非要馬富给狗抵命不可。”

为了搭救馬富，馬富的爹娘也三番五次亲自到李其财家苦苦哀求。李其财仍旧毫不松口：“要想馬富不死，有三个条

件：第一，讓馬富回來，披麻戴孝，給狗拉靈；第二，擺席請客，給狗辦喪事；第三，唱戲三天，賠情道歉。”馬富爹娘听了，肝肺都要气炸。心想：“你家死了狗比死了父母派头还大，这明明是欺侮穷人。”心里虽然这样想，口里却不敢說。两个老人千求万告，最后总算免了給狗拉灵这一条：“家有多大，事有多大，回家卖了地，把錢全部送来，免你家馬富一死。”馬富的爹娘还想再求告求告，李其財一努嘴，他的狗腿子就把两位老人生拉活扯地推出了大門。

过了一天，李其財的狗腿子們又来到馬富家。領头的狗腿子一进门，就恶凶凶地說：

“馬富回来了沒有？”

“孩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馬富爹回答。

“那你就卖地吧！”

“那是我全家的命根子，卖了叫怎活呀！”

“人也不往出交，地也舍不得卖，人家的羊狗就白白讓你家卖掉不成。”狗腿子的歪理倒不少。

“你再留点時間，咱們再想别的办法。”馬富爹求告。

“誰管你那一套，”一边說，一边便从身上掏出一张紙来。

其他几个狗腿子一拥而上，擒住馬富爹，把他的右手大拇指塞进印泥里，然后按在他們事先写好的卖地文約上。就这样，馬富爹娘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七亩荒地，一下就卖掉了六亩。

李其財用馬富家卖地的二百一十块現洋，摆下酒席二十七桌，唱了三天上党梆子。



办丧事那天，李其財的亲戚、朋友、村上的社首、狗腿子，来了二百多人。吃的是八大碗、八小碗的“八八席”。李其財坐在上席，給众人斟酒敬菜，有說有笑，像办什么大喜事似的。吃罢酒席，天色已晚，搭在地主家东院大門口的戏台上响起了鑼鼓声，李其財那一伙人便大搖大摆地看戏去了。旁人們看見这副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一个个暗暗地罵道：“把人家一家子害的那樣苦，你們幸灾乐祸，总有一天不得好死！”馬富的爹娘更是气得咬牙切齿。老汉听見唱戏的鑼鼓声，几次想冲出去和李其財拚命，都被邻居們劝住：“人家有錢有势，你还能拚过人家，那不是去白送命。忍住吧，总有一天……”

从此，馬富家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吃上頓沒下頓，常常連鍋都揭不开。弟弟为了出去找碗飯吃，出外逃生，一走杳无音信；妹妹也給人家当了童养媳。馬富逃在外面討吃要飯，风里来，雨里去，得了寒热病。回到家来，他娘想給他发发汗，連一条被子都沒有。沒法子，最后到邻家借了个大筐籬扣在身上发了些汗，拖了好久总算拖好了。馬富病好后，他爹秦六斤怕地主李其財再耍黑心眼，便托人情，把馬富打发到一家毡房里当学徒。馬富在外面干了二十多年，也只是勉强糊住自己的口，根本沒法照顧家里两位亲人的生活。馬富爹就在这种苦日子的熬煎下，离开了人世。临死时对馬富說：“你永远不要忘記李其財，你一定要报仇。”

一直到解放以后，秦馬富的家庭才富裕起来。土地改革中，地主李其財被人民政府依法懲办。馬富家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地。后来，党号召組織起来，馬富是川底村的第一个互助

组长。一九五三年，川底村成立农业社，馬富第一个报名入社。现在，他家的日子过得挺幸福。他还被选为贫下中农委员会的主任。这真是：

新社会新事多，人民当家把主作；
阶级仇阶级苦，世世代代要记住。

姚治华插图

搏 斗

宋貴生 郎志仁

馮英則是山西高平縣三甲人民公社圪坦村人，她爹叫馮五丑。這篇家史，就要從馮五丑身上寫起。

還在五丑八歲的時候，五丑他爹馮金水，因為欠下本村地主馮守恆的債無法償還，被活活給逼死了。留下他體弱多病的娘和一個弟弟、三個妹妹，家裡只有兩間房屋、五畝地，孤兒寡婦靠着糠菜度日。

那是一九二二年的臘月天，大北風卷着雪片，衝着韓王山，掃着東倉河，漫山遍野的狂吼。三甲村北鉄爐邊的灰渣堆上，有兩個孩子彎腰弓背的在撿廢鉄，大風雪刮得他倆瑟瑟縮縮全身直發抖。這就是十四歲的五丑和他的弟弟六兒。六兒凍得不停地哭叫：“冷呀！哥哥！快回去吧……”五丑安慰弟弟說：“不要哭，六兒，快快撿，多撿點，賣了好過年。你瞧我，六兒，一點不冷。”說着，他直起腰來，把兩條胳膊在空中掄了一圈，給弟弟看。其實，他早凍得嘴唇鉄青，手和腳裂開的血

口子，正在往外渗血哩。就这样，他领着弟弟捡废铁一直捡到天黑，才提着筐子往回跑。

还没走到屋门口，就听得几个妹妹正“娘呀娘呀”的在屋里哭叫。他慌了，跑进屋一瞧，娘直着身子躺在炕上，只剩下悠悠的一口气，炕下边吐了一大滩血。大妹妹说：“馮守恆刚才来逼过债，说是今天再不还债，非夺了咱北阁外那块地不可。娘怎么央告求情也不行，馮守恆那老狗硬要拉着娘到大庙上撞钟，娘一急吐了血……”五丑听罢妹妹的话，一下扑到娘身上，也呜呜地哭了起来。

馮守恆是圪坦村的恶霸地主。他的儿子、女婿有的在大城市做买卖，有的在树政府干差事。他家里雇长工，使佣人，丫头老妈子一大群。照馮守恆的说法，他只要站在大庙台前喊一声，全村的屋梁都得晃三晃；一跺脚，满街的树叶就要落一层。全村的人，哪个都得称他“大东家”，哪个见了“大东家”都得低下头走路。他仗着势大财粗，在村里明抢暗夺。全村二百多亩地被他典占了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亩，全村百余间房屋，有七十间好屋子都成了他的财产。可是他并不满足，还要把圪坦村全部占为己有，建立一座“万世永继”的庄园。馮守恆既然有了这种打算，所以对农民的半亩地、一间房也不肯放过。五丑家在北阁外有三亩地，和馮守恆的大块地紧挨着。馮守恆就非把它弄到手里不可。当年五丑他爹因为治病，借了馮守恆家二十吊钱，利上加利，怎么也还不清了。北阁外那三亩地，就被他家管押了。五丑他爹，就为这三亩地活活气死的。

.....

听到五丑的哭声，娘睁开了无神的两眼，伸出干枯的手，摸着五丑的头说：“别哭，孩子，听娘的话；以后你千万不要借馮守恆的钱，千万不要招惹他家，他比豺狼还狠毒呀！……你，你爹就是……”

五丑娘还断断续续交代了很多话，要他“好好照顾六儿”，“好好动弹”，说着说着，停住不说了。五丑以为娘睡着了，隔了一阵，他弄了点热水来给娘喝，可是怎么也叫不应了。五丑“哇”的一声哭开了，弟妹几个也跟着就嚎啕大哭起来。隔壁的魏大娣听到孩子们的哭声，赶忙跑过来，伸手一摸，五丑娘嘴唇发硬，胸口冰冷，这才知道人已经断气了。

这一夜正是腊月二十三。五丑娘咽气时，馮守恆正举着香烛在送灶王爷，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哩。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成熟。”娘一死，十四岁的五丑仿佛变成了一个大人。他守着一盏昏昏沉沉的小灯，给娘守灵，他望着馮守恆家高大的门楼，听到从院墙里飞出来的送灶的鞭炮声，心里感慨万分，不由得把炕上的砖块掘了几条壕，气得把下嘴唇都咬出了血来。

二

听到五丑家孤儿们悲惨的哭声，馮守恆却呵呵的笑开了。当夜，他摇晃着秃顶脑袋盘算了一大阵；村里能买得起地的，就是他和郭金松两家。郭金松是他手下的人，自然不敢与他争。五丑家的这块地就像到口的肥肉一样，只要舌头一卷，就能吞下去。馮守恆的老婆也是个尖酸刻薄，贪财如命的妖精，

第二天一早，她就催促馮守恆把五丑的三畝地奪過來。馮守恆却笑眯着兩隻黑豆眼說：“哈哈，婦道人家，見識淺。等五丑找上門來，不更好說話么？咱慌啥呢？”

五丑見娘停在炕上，家里升合全無，馮守恆的債還沒還，想來想去，不賣地有啥法子呢？但他却咬了咬牙恨恨地說：“寧肯把地便宜賣給外村，也不能給馮守恆，不能因為你馮守恆想打盹，就送枕頭給你。”

第三天，馮守恆突然聽到五丑把地賣到三甲村了。這一下把他的肚皮差點氣炸，他屋里屋外轉圈圈，嘴里不停的罵：“好哇，五丑這小猴，看老子能不能饒了你！看你能逃得脫我如來佛的掌心！”

五丑畢竟還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啊！娘一死，他一人怎麼照顧得了四個弟妹呢！白天，馮守恆的兒子馮同德常帶着他家那只大狸狗在五丑家門口轉游，大狸狗呲着尖生生的獠牙，吓得弟妹們不敢出門一步。黑夜，弟妹幾個擠在一起，整夜哭爹叫娘的。只有魏大孀不耐走過來，給這個梳梳頭，給那個擦擦鼻子，照顧一番，安慰一陣。可是魏大孀也是過着揭開鍋沒米下的日子呀，她也是整天為窮日子苦愁操勞，哪能照看得周到呢。

五丑賣了三畝地，還了馮守恆的債，埋葬了娘，就不剩什麼錢了。眼下只有西坡上那二畝薄地，這樣的日子，別說五丑還是個孩子，就是七尺大漢也挑不起這重擔啊！魏大孀再三勸說：“不能犟呀，五丑，還是讓妮子們逃命去吧。”幾個妹妹一聽這話就圍着五丑哭叫，怎麼也不願離開哥哥。五丑見這情

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困难的生活一步一步地逼来。一开春，家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实在顾不住了。五丑一狠心，托魏大婶她们找了三个人缘较好的穷家，把三个妹妹都当童养媳送出去了。

三个妹妹走后，为了活下去，五丑整天带着六儿，到处挖野菜剥榆树皮，给人家干零活，糠一顿，菜一顿的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魏大婶看着两个孩子饿得实在凄惶，有时就把自己省下来的糠窝窝送过来。冯守恆因为没有买到五丑家的地，怀恨在心，见了五丑就阴沉沉的板着脸。冯守恆老婆见天坐在门口那块高大的门蹲石上，指鸡骂狗的刺五丑的心。五丑有时气愤不过，要去找冯守恆讲理，魏大婶拦住说：“不能呀，五丑，冯守恆是只吃人的豹子，防还防不住呢。千万招惹不得呀！听大婶的话，还是忍着点吧。”

可是剥削阶级并不因为你让了步，他就把屠刀放下来，一场意外的灾难突然向五丑头顶压下来。

正是麦收季节。这天，五丑帮别人在场里打麦子，突然有个孩子慌慌张张跑来喊：“快去呀！五丑哥！冯同德在打六儿了。冯同德说六儿拾了他家的麦子，还让那只大狸狗咬六儿哩！”五丑一听，扔下扫帚，捞了一根棍子就往地里跑。

地里，冯同德还挥着扁担在打六儿。冯同德看见五丑怒冲冲的来了，把手一扬，大狸狗冲着五丑就扑过来。五丑气极了，紧握着棍子，使出全身力气，一棍下去，打得大狸狗鼻嘴淌血，“汪”的叫了一声，掉头就跑。冯同德见五丑敢下手打狗，大骂说：“你水螽，反了天哩，”操起扁担就向五丑扑过来。冯同

德是个二十多岁的大人，个子大，他自然不把五丑放在眼里。

五丑将身子一闪，馮同德扑了个空。五丑气愤地问：“你为啥打俺六儿！”馮同德说：“打他？我还要揍你！”这时候，地那边五丑的好朋友馮臭孩拖着条杈麦的铁杈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他高声喊道：“馮同德，你敢欺侮人！”馮同德一看沾不了光，才夹着尾巴跑掉了。五丑瞧着躺在地下的六儿，头上流血，遍身伤痕，衣裳也撕烂了，篮子也踩碎了。五丑伤心极了。臭孩帮着把六儿背回家来。

夜里，六儿一直发高烧，神志昏迷，水米不进，不断地呼叫：“我痛呀！哥哥……”“妈呀！我痛……”听着弟弟的痛苦叫声，五丑就像锥子扎心那样难过。

“弟弟，多好的弟弟呀！”五丑看着六儿因发高烧而痉挛着的嘴唇，想起了许多事：有一次，他要去担煤，因为风雪太大，天太冷，六儿竟把那件妈妈留下来的破夹衣，从他自己身上脱下来，非让五丑穿上不可，五丑不肯穿，他都急得哭起来。有时，魏大嬸给他半块糠窝窝，他也要等哥哥回来两人分着吃。家里口粮缺，他常是自己挨饿，非叫五丑吃饱不可。还说：“哥哥个儿大，要干活哩。”见了村里年纪大的穷苦人，他总是“叔叔”“大爷”不离口，村里人谁不说六儿是个知仁懂礼的好孩子。……五丑又想起，娘临死前，嘱咐自己要好好照顾弟弟，万一他有个好歹，我怎样对得起娘啊！……五丑心里越想越难过。

六儿呼叫了两天两夜，五丑和魏大嬸一直不离左右，六儿终于带着无法伸诉的惨痛，结束了他短促的悲苦的一生，离开

了罪恶的旧世界。

五丑伤心地整整躺了三天，把眼泪都哭干了。他从六儿的死里，悟出了一点道理：躲着不行，要活命，非得和馮守恆、馮同德这帮吃人的豺狼拚不可。

三

六儿死后，五丑更显得孤苦伶仃了。再加上这二年收成不好，虽然是一个人，日子仍然像黃連那样苦。

人常说：“苦水里熬出来的孩子骨头硬”，这话一点不假。五丑在苦难的日子面前没有退缩，他有时在家种地，有时给人打短工，担铁货，拉煤炭，帮土工，什么苦活他都干。到十九岁上，他已长成一条大汉，虎背熊腰，手大脚大。二百多斤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一口气能挑三十里。往地里挑粪，他常是一担四桶，一人顶两个人。他用的那张锄，是定做的，又宽又厚。锄起地来，年轻人谁也赶不上他。他说话利落，干活勤快。魏大孀说：“五丑呀，给我挑担水吧！”“中！”把水桶一担，走了，不一会就把缸挑得满满的。李大伯说：“五丑，给我推会碾吧！”“行！”五丑把衣裳一披，去了，一推就是大半夜。他爷爷爱打猎，留下来一枝破土枪，五丑也爱拨弄这玩艺，从小就练得一手好枪法。一到九月秋凉，地净场光的时候，他就和臭孩两人上了韩王山。臭孩管围坡，他管打。打回来的野鸡、兔子，少不了要送到魏大孀、李大伯的家里。全村人哪个不夸五丑是个好样的。

臭孩比五丑大几岁，矮矮的个，身体结实，有力气，爹娘

早死了，也因为穷，二十六岁了，还是一条光棍汉。五丑和他最合得来。他俩干起活来，配搭好；说起话来，脾胃相投。比如五丑说：“那些财东有钱人，专拣软杏儿捏，你越怕他，他越骑在你头上屎尿屎尿的。……”臭孩就说：“他们嘴里像蜜糖，心里一把刀，可鬼啦！老实人常上他们当。”他俩在一起干活，有时，说着说着，就骂起馮守恆这个吸血鬼来，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

可不是？馮守恆这个吸血鬼可真是鬼啦！这几年，他瞅着五丑一天天长起来，力大超群，干活肯卖力气，吃食不论，他又在五丑身上打主意了。馮守恆想，要是能把五丑拉进馮家，实在要比占他那三亩地还有用。白天，他下地干活，一个顶两个；晚上，让他守个仓库，又会放枪。冬天，贩卖铁货，他一个人就能抵一头骡子用。他托人几次去和五丑说，并且应承每年给他个大工钱。五丑却怎么也不答应。

有一次，馮守恆在路上碰着了五丑，就远拉近扯的又谈到要五丑到他家去做工的事上。五丑却冷冷地说：“放着你的钱吧，‘大东家’，咱没有那种‘福分’！”说毕扭身就走。馮守恆虽然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当天就把郭金松找来商讨“计策”。

郭金松也是圪坦村一个有钱户，这人外表长得满和善的，白净脸，八字胡，说话有根有梢的，办事很有手腕，整天跟着馮守恆，净出坏点子。因此村上人都叫他“二腿子”。“二腿子”思谋了一阵，把腰一弯一弯地说：“好办，好办！这事包在我身上……”

平常压根就没把五丑放在眼里的郭金松，这时却“高看”起五丑来了。见了面就客气地招呼：“吃过饭了吗，五丑？歇歇吧。”看见五丑端着糠糊糊吃，他就假惺惺地说：“老弟呀！吃这饭咋能行，还是到大东家那里弄点吃的吧。要不要我去给你借点？”见五丑用锄头刨地，他就说：“别刨吧，五丑。明天我叫大东家的牲口给捎带犁一下就行了。”就这样，郭金松像条黄花蛇似的，左盘右绕不离五丑。

这年秋天，五丑在地里帮人担谷子时，没留心，脚心上扎进一根又粗又尖的谷茬，左挑右挑挑不出来。别人把他扶回来，魏大嬸给挑了半天，最后还是用牙咬着才把谷茬拔出来。

这天下午，郭金松又推门进屋来，胳肢窝里夹了个包包。一见五丑，就假惺惺地说：“唉，五丑呀，瞧你把脚扎成这个样子。……老弟呀！你干吗迷着弯，放着大路不走，单寻吃针窝踏，何苦呢？唉！早听我的话来，别说鞋袜，媳妇也娶上了。”说着打开包包，把一双新鞋送到五丑手边，说：“大东家听说你把脚扎烂了，特意叫我给你送双鞋子来，你可别辜负了大东家的一片好心呀！”

“一片好心？还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五丑想，把鞋一推说：“咱天生挨刺脚，没有那种‘福分’！”郭金松赖皮涎脸说：“唉唉，五丑，收下吧，不看佛面看僧面，只当你给我留这个面子吧！”五丑气得一掌把鞋子搯在地下，说：“姓郭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宁给人家看坟，也不到馮家当神’。”郭金松讨了没趣，弯腰拾起鞋子，狼狽地走了。臭孩听到这件事，满口夸五丑有骨气，当晚就把自己一双半新的鞋子送了过来。

四

五丑在魏大孀、臭孩他們一伙穷人的帮衬下，找下了个媳妇。这媳妇名叫杜頓姐，是赤祥村貧农杜水荣的閨女。成亲后第二年生了閨女英則。五丑有了老婆，有了閨女，脸上出現了笑容，干起活来，劲儿也更足了。但是就靠这二亩薄地，家口一多，日子更难过了。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高平城，三甲鎮也駐上了日軍的警备队，筑起了围墙，修上了炮楼。馮守恆的二女婿张子高当了日伪区长，馮守恆的干儿子郭子文当了日伪警备队长，駐在三甲鎮。馮守恆自己呢，是日伪維持会的主事人，又是伪村长。这时候，他真是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馮守恆时时在打主意，不把五丑制服住，他怎肯甘心呢！于是，“磨道里找馱蹄”，想方設法寻五丑的“差錯”。有一次，五丑媳妇在街上拾了一把玉米秆，馮守恆說是偷的他家的，要拉到大庙上吊打（那时这一带的村政府，都設在大庙里）；五丑迟交了几天官粮，他就說五丑有意抗粮，要拉到大庙罰款。这期间，他还和他的干儿子、女婿、警备队、土匪勾結起来，明里暗里什么不冒烟的事都干，五丑和全村人都把馮守恆恨透了。

馮守恆住的大院落，有三、四重院子。为了进出方便，除了大門，他又在里院的两边开了两道便門，辟了两条大路。为着修路，又霸占了穷人家的許多地。全村群众更把他恨得牙痒痒的。可是沒有一个敢出面跟他辯理。五丑实在气不过了，把脚一躁，說：“我找他去！”臭孩一把拽住五丑：“咱明里干

不过他，还是想办法暗底下治治他。”当夜，五丑、臭孩和几个年轻有血气的小伙子就干开了手。

第二天大早，馮守恆一开南門，几块大青石把門口堵得死死的。騾子从北門出去，沒走几步，就陷入一个半人深的大坑里去，把腿也跌瘸了。气得馮守恆这老狗一天都吃不下飯。他琢磨这事，除了五丑，别人是不敢干的，但又找不到人証物証，于是他把郭金松叫到他家大烟灯下想对策。

过了几天，馮守恆忽然放出风声，說：庙里丢了一块棚布，十斤粉条。郭金松也說他家丢了一个錫香爐。他們故作惊人地說：“了不得！村里出了賊汉！”于是馮守恆派人到处追查。一天，郭金松忽然拿着一只香爐耳子走进大庙，当着几个在場的人，故意叫嚷着說：“香爐还没找到，可是在五丑家的牆角下查出了一只香爐耳子……”馮守恆不等郭金松說完，赶忙接上去：“既然香爐耳子是在他家的牆角下查出的，香爐和棚布一定是他偷的。”說完，立刻派了几个村警，不分青紅皂白，生拉硬扯地把五丑綁到大庙里。

紧接着，庙里的大鉄鐘也当当地响起来。

这地方有个規矩，凡是逮住了盜賊、坏人，就要到庙上撞鐘。鐘声一响，一家就得出一个人去开会。誰要不去，就得和盜賊、坏人一同治罪。

五丑被綁在大殿門口的石柱上，他的身边放着一张桌子，大殿的屋梁上，挂了一根粗繩。郭金松、馮同德他們几个，橫眉立眼的，有的捏着皮鞭，有的拿着麻繩，有的掂着木棍。大門口，屋門口都有人站崗。形势非常严重。来“开会”的群众，

看見被綁着的是五丑，一个个脸色阴沉地坐在院子里。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五丑这时心里倒一点也不慌张。他想：“豁出挨上一顿打，趁众人在场，非把老狗子的臭底全端出来不结。”

不一阵，馮守恆見人到齐了，他那猪头似的脑袋晃了晃，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在大殿门口的桌子后边念起来：“……馮五丑偷盜財物，违犯村規，經村长、閻长商定，除着令該犯将失窃之物全部按价賠償外，并將其全家驅逐出村，免貽后患。”

“你胡說，”五丑把头一揚，冲着馮守恆說，“捉賊要脏，捉奸要双，你一无脏，二无証，凭什么說我是賊汉！”

馮守恆怪笑一声，說：“好哇，脏証有的是，給他拿出来！”一努嘴，他儿子馮同德赶忙掏出香爐耳子，摆在桌上。馮守恆指着香爐耳子：“这就是物証！”

随着，郭金松跳出来說：“我作証，香爐耳子是我在你家墙角下查到的。”

五丑啐了他一口：“放屁！叫我說，香爐耳子是从你家里拿出来的！”

“……”郭金松被頂得回不出話来。

这时会場上响起一陣嗡嗡的声音：“这算什么人証物証？”“还不是套弄好的。”……

馮守恆見会場騷动起来，就想草草收場，还故作鎮定，提高声音叫道：“人証物証俱全，不承認也一样治罪！”

五丑也不示弱：“要治罪，先治你的罪，你假造脏物，誣賴

好人……”

“你胡說！”

“我胡說？我問你，馮長順一家是誰害死的？！李炳蘭是誰糟蹋的？！你仗着二鬼子（警備隊）勢頭，派糧派款，拉差拉伏，霸占土地房產。什麼壞事你沒干過！叫我說，圪坦村得先驅逐你這個畜牲！”

馮守恆萬沒想到五丑竟敢揭出他的臭底子，急得臉色鐵青，氣急敗壞地喊道：“給我吊起來打！”狗腿子們應聲上前，七手八腳把五丑吊到大梁上。五丑雖然吊的滿身流汗，疼痛難當，但他卻還是不住口地罵：“姓馮的，你打吧！打不死老子，你也別想好過！”

馮守恆氣得暴跳如雷，大聲吼：“給我打！打死這狗東西！”下邊的群眾有的為五丑抹淚，有的小声咒罵。到五丑媳婦呼天搶地闖進來的時候，五丑已被打得暈過去了。

五

五丑清醒過來後，才知道自己躺在村外一個土台子上，頓姐和英則閨女圍在他身邊啼哭，他家那些破鍋爛盆也扔在地上。頓姐告訴他，房子已被馮守恆封門落鎖，頂了“贓物”。他听了呼地一下站起來，猛地抓著身邊的土槍就要走。頓姐一把扯住他的胳膊說：“你這是干啥呀？他爹！”五丑氣虎虎地說：“我要與老狗子拚命！”頓姐一听大哭起來：“你不能去呀！他爹，馮家人多勢眾，你要有個三長兩短，叫俺娘倆怎麼活呀！”頓姐緊緊拉著五丑不放，英則姑娘也跟著爹呀娘呀的哭

叫。五丑一陣心酸，抱着閨女痛哭起來。

五丑含冤忍痛在台上用高粱秆搭了個窩棚，壘了個灶，暫時安身下來。剛剛收拾好，馮守恆又派人來傳話：土台是二仙聖地，不能讓賊人踐污，要五丑趕快離開。五丑被欺壓到這樣地步，氣惱得兩天兩夜水米不沾牙。上告吧，官府都是馮家的人。豁出命來拚吧，馮家的狗腿子一大群，你能拚得過他？！

思來想去，五丑忽然想出來一條路：他扯着老婆閨女走進關帝閣，撞響神鐘……

圪坦村的人，平時是不到關帝閣燒香的，只有碰到了冤枉事，沒有法兒申辯，才來關帝閣撞鐘禱告。鐘聲一響，驚動了全村人。一時站了大半个閣樓。乡亲们見五丑在關爺像前盟起誓來：“我馮五丑，清白人家被馮守恆誣賴為盜，今日面對乡亲们要伸一伸這口冤氣。馮守恆陷害良民，關爺有靈，叫他家死的雞犬不留！”

真是“做賊人胆虛”，郭金松在閣口聽到這些話，趕忙轉身去報告馮守恆。馮守恆一聽，更像掉了魂似的，立即叫來人摘掉神鐘，端走香爐，一天幾次催逼五丑離村。馮守恆還威吓全村人：誰家敢留五丑，就是同謀。

五丑被逼得實在無路可走了，便狠心賣掉仅有的二畝地，還清了債務，帶着老婆閨女和乡亲们洒泪告別。

六

五丑離開圪坦村以後，並沒有走遠，他在高平縣城南關的一座破廟里住下來，靠打短工、扛苦活糊口。他心里牢牢記着

他对馮守恆的仇恨，逢人就說，有空就罵。因此，南关一带有許多人都知道了馮守恆的血腥罪恶。漸漸地，这事传到了馮守恆的耳里，馮守恆恨之入骨，便起了报复五丑的心，只是一时还找不到借口。

圪坦村的穷人原本就对馮守恆憋着一肚子的仇恨，五丑的几次受害，越发增加了大伙的义憤，可是迫于馮守恆的淫威，大伙敢怒不敢言，只是暗地里跟馮家斗。有些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常常往馮守恆院里扔砖头瓦块。一天傍晚，馮守恆的老婆正在院里辱罵长工，一块石头从墙外飞进来，正砸在她头頂上，血流滿头。馮家追查了几天，沒有查出是誰干的。馮守恆把他的汉奸女婿、干儿子一齐叫来，商量对策。他們想到五丑在南关宣揚馮家的丑事，想起五丑七月間曾回圪坦村探望乡亲和为父母上坟的事，便把石头伤人的“案子”栽誣在五丑头上，說是他趁天黑时偷偷地摸回来想謀害馮守恆，石头沒打准，才砸伤了他老婆。这样，他們便定下一条一箭双鵰的毒計，既可报复五丑，又可压压村民鬧事的“风潮”。

一天半夜里，五丑正在梦中，突然有几个持枪的人，又像是伪軍警备队，又像是土匪，破門而入，蛮橫地把五丑一家三口从炕上拉起，綁着就走。南关离圪坦村不远，不多久，五丑一家便被拉进了圪坦村的大庙。馮守恆的狗腿子立刻关上庙門，馮守恆亲自“升堂”，不問青紅皂白，先是一頓苦打，然后逼迫五丑承認扔石头謀害他的“罪过”。五丑沒有干过这事，不但不承認，而且破口大罵馮守恆。拷問了三天三夜，沒有結果。馮守恆把五丑一家人监禁起来，又和郭金松秘密訂下毒

計，打算把五丑一家活埋，“拔掉这个眼中釘”。

真是“沒有不透风的牆”，馮守恆的密計叫魏大孀听到了。魏大孀是因为欠馮守恆的債还不起，在五丑被赶出村后不久，被拉进馮家当了奴仆的。得知馮守恆的毒計后，急得她团团轉，不知該怎样办。

恰巧第二天是个祭祖的日子，馮守恆全家人都要去上坟，馮守恆就把看守五丑的事交給了魏大孀她們。这天下午，魏大孀串通了另外两个看守的穷人，揣了几个糠窝窝，打开庙門，小心翼翼地走进大庙，見五丑一家三口五花大綁，遍体血迹，倚在墙角里。魏大孀給他們松了綁，又掏出怀里的几个窝窝。

五丑拿着魏大孀的窝窝，一边吃，一边說：“大孀，俺爹俺娘去世早，沒人心疼我，見了你就像見了俺的娘，我忘不了你的恩情。”

五丑媳妇急着問：“大孀，你听到什么信息沒有？我們这該落到什么地步呢？”

五丑插嘴說：“哼！反正我沒干坏事，他們能把我怎样！”

魏大孀看着五丑那股憋直劲，呆呆的不知該說什么。接着五丑又往魏大孀身边靠了靠，小声地說：“大孀，我在城里听說釜山村那边有了‘这个’！”說着他把手放在腰間，把大拇指和食指抻开比了个“八”字。“听說他們专替穷人报仇的。哼！只要他們一來，非和老狗子算賬不結。”說着五丑的眼里閃出兴奋的神采，脸上掠过一絲笑容。魏大孀見五丑这副兴奋的神情，反而更加难过了。“眼看他們一家就要被狗子們活埋了

呀，是不是要把这个可怕的信息告訴他呢？說了吧，怕他倆担不住；不說吧，又实在放不下心！”魏大嬸左想右算，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說出了馮守恆要活埋他們一家的事。

五丑媳婦听完大嬸的話，一頭扑到大嬸怀里哭起來。英則姑娘也跟着她娘扑到大嬸怀里哭泣。魏大嬸摟住她們說：“五丑、頓姐，把孩子交給我，你倆快跑吧，由我這條老命來抵着！”

頓姐感激地說：“不，大嬸！我們跑了，讓你受治，我心里也下不去！”接着她又拉着五丑的胳膊說：“英則他爹，你帶着孩子快跑吧，跑遠些；要埋叫他埋我！……以後英則大了，八路軍來了，你們給我報仇！”魏大嬸急了：“好孩子，你們听大嬸的話呀！再要拖延就走不出去了！”可是五丑、頓姐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肯走。

正在這時，廟門响了，五丑趕忙叫魏大嬸給他們把繩子套上。進來的是馮同德。他賊眉斜眼瞅了一陣，冲着魏大嬸說：“你老实看着，少了一個要你的老命！”說罷歪歪斜斜的走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傍晚，天色阴沉沉的，圪坦村大廟上的鐘又当当地响起來。

大廟里，燈籠火把照得一片血紅，大門、二門到處有人把着，大殿里皮鞭、水蘸麻繩扔着十幾條，狗腿子一个个像发了瘋的野狗，里里外外的跑着。鐘声响過後，馮守恆又在大殿的桌后站起來。

“五丑，這幾天你想好了沒有？”

“想好了！”

“想好了，你就全說了吧？”

“我說那个扔石头的太稀松，要是我来，非把你这颗猪头砸烂不可！”

“不准你胡說！”馮守恆气得眼睛发直。五丑不說了，馮守恆又直逼五丑招認。五丑想：事到如今，我还怕什么！“豁出一条命，撞得天鼓响！”他狠狠地照着馮守恆的脸吐了一口唾沫，大罵說：“你这大恶霸大汉奸，你簡直不是人，是豺狼！你想屈打成招，害死我一家，世上的穷人你害不完！告訴你，姓馮的，你的狗命不长了，八路軍过来就和你这汉奸土匪算賬！”馮守恆一听“八路軍”三字，猪肝似的脸馬上吓得刹白，气急敗坏地喊：“給我打！打！”皮鞭、麻繩、木棍，一齐向五丑身上落下来，不一会五丑又昏过去了。馮守恆叫人用冷水把他噴醒过来。一連几次的逼供，得到的回答仍是痛罵。馮守恆急的直咬牙根，說：“我要杀死你这小子！”

阶下的群众，听說要杀死五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紛紛叫嚷起来：

“五丑沒犯死罪！……”

“凭什么要杀死人家！……”

“要杀，就把全村人都杀死吧！……”

在人們的叫嚷声中，忽听见五丑高声問道：

“馮守恆，我問你，你是法官？”

“怎么？”

“你是县长？”



“怎么？”

“你一不是法官，二不是县长，凭什么杀人？”

这时阶下的群众吵骂得更厉害了，几个狗腿子虽然瞪着狠眼，掂着皮鞭吓唬群众，也没法叫群众静下来。郭金松瞅见大势不利，向冯守恆使了个眼色，冯守恆就掏出事先写好的纸片念起来：“……冯五丑破坏地方治安，扰乱社会秩序，私通八路，奉上司命令，一家三口全部活埋！”念毕把手一挥说：“拉下去！”一时会场大乱。狗腿子郭金松去拉五丑，被五丑一脚蹬倒在地，大黑说：“你们这伙狗汉奸、土匪，你埋了我一家，埋不了全圪坦村！”五丑媳妇也狠狠地咬了来拖她的冯同德一口。英则大哭大喊。这时，魏大孀迎着皮鞭，冲上去一把把英则拉在怀里，瞪着眼睛说：“小孩子没有罪，你们不能埋她！”李秀海、冯聚法几个穷兄弟也冲过去，护着英则姑娘，把她带出了庙门。魏大孀虽然被冯守恆几巴掌打得鼻嘴淌血，英则姑娘到底救下来了。

这时大庙里外乱成一片，臭孩和全村群众围住了大门。冯守恆看看势头不妙，又和郭金松唧咕了几句，立即换了一副面孔说：“哎哎，都是本村本乡人嘛，谁忍心这样做。我看现在暂时不办，再向上面疏通疏通吧！”又命令狗腿子把五丑夫妇监禁到大殿里。

会散了。吃过晚饭，人渐渐地睡下了，臭孩和一伙穷朋友不放心，这是不是“缓兵之计”呢？于是他们带着护身的棍棒，在村北的观音阁上，地头、田边藏下来。他们要舍命把五丑夫妇救出来。

寒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四周的景物，被苦愁、凄惨的夜色笼罩着。等啊等，脚冻麻了，他们就在地下跺一阵；手冻僵了，他们就使劲搓一阵。鸡叫头遍，不久就要天亮了。他们以为今夜不会出事了，就回家去了。谁知就在这天色将明未明的时候，冯守恆暗暗下了毒手。

天亮之前，天色显得特别黑暗。五丑夫妇被狗腿子们五花大绑，嘴里塞上了破布团，由冯守恆亲自押到了冯家预先刨好的埋人坑前，将他们推了下去。土已经埋了半身，冯守恆才叫人把五丑夫妇嘴里的破布团拿掉，狞笑说：“你们还有什么说的？”五丑瞪了冯守恆一眼，“你们这些不要脸的狗东西，埋吧！不用多久，就有人来埋你们的！”顿姐也在坑里挣扎着大喊：“英则呀，你要记住爹娘的冤仇，给爹娘报仇啊！……”

五丑夫妇就这样被恶霸地主冯守恆，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噬了。

五丑夫妇被活埋的恶讯，像一阵冷风刮到穷兄弟们的心头，他们都哭了。为了给五丑夫妇保住一棵独苗，防备冯守恆再来一手“斩草除根”，乡亲们连夜设法将英则姑娘藏了起来。五丑死后，五丑生前的好友冯臭孩，在村子也立不住脚，随时有被冯守恆残害的危险，便趁着一天黑夜，提了个小小的行李卷，离开圪坦村，出外寻找活路去了。

七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路军果真来了。圪坦村解放了。

过去受冯守恆欺压的穷人站起来了，冯英则也站起来了！

逃出去寻找生活，寻找光明的馮臭孩也回来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着全村穷人，领导着英则姑娘闹革命，闹斗争，斗倒了馮守恆、斗倒了郭金松，罪大恶极的馮守恆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农会給英则的爹娘移了灵，入了坟。面对着张开大口的埋人坑，全村群众个个恨得直跺脚，恨不得把所有的地主、恶霸、汉奸、土匪全都拉来埋掉！

“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在五丑夫妇移灵入坟的大会上，馮臭孩上台讲了話，英则姑娘讲了話，魏大嬸讲了話，全村受苦受难的穷兄弟都讲了話。大伙举拳高呼，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

五丑夫妇虽然在力量悬殊的英勇搏斗中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好友馮臭孩站起来了，他们的女儿馮英则站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斗争道路。解放后，他们过上了五丑夫妇所无法設想的幸福生活，但是他们沒有一时一刻忘記对阶级敌人的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姚治华插图

风雪玉皇庙

张美珍 郎志仁 毕裕民

太行山上有个潞城县，潞城县南边的蘆医山西山下，有座古庙，那就是北庄村的玉皇庙。

过去，这座庙四周长满了蒿草、荆棘，风一吹，庙里的几棵大松树呼呼地吼叫，四周阴森森的，怪怕人。北庄村的有钱人很少到庙里去，只有那些逃荒的、要饭的才在庙里过夜、避冬。这座古庙不知修建于何年何月，也不知里面住过和死过多少穷人，所以那时候，人们都管它叫“穷人庙”。

北庄村七十一岁的贫农代表司大仁，在旧社会，被地主们害得无处栖身，就在这座庙里落下脚来，和那批豺狼苦斗了十七年。现在每当他看到这座古老的玉皇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痛苦的往事，记起他的深仇大恨。

—

一九三〇年冬，大风雪把荒凉的太行山染成一片茫茫雪海，天气冷得石头裂缝，鸟兽绝迹。

蜿蜒高大的丹朱岭上，一个挑担的人艰辛地迈着步子，在

刺骨的寒风里和滑溜溜的冰雪上，时而摔倒，时而起立，嘴里不断地咒骂着，这就是司大仁。

司大仁忙着回去看望在地主家里病倒了弟弟二仁。他咒骂的不光是这冻煞人的冰冷天气，还有那狠毒的地主孙盛武。

孙盛武是北庄村的大地主，清朝时中过秀才，说话满口诗文，办事阴险恶毒。对穷人百般刁难，真想从骨头里榨出油来，二仁在他家当长工，被他折磨得简直活不下去。鸡还不叫，他就催二仁下地，大晌午了还不让回来吃饭，黑夜担水垫圈、锄草喂牲口，大半夜都不能睡觉。饭吃多了，地主婆骂个没完没了，活干少了，要扣工钱，牲口瘦了也要扣工钱。他家的大块土地都在离村不远的西川，为了监视长工们干活，孙盛武在后院专门修了一堵又高又宽的墙，他常常打着黑雨伞，站在墙头上瞅，瞅到哪个在地里停了停手脚、直了直腰，不是扣工钱，就是不给饭吃。二仁早就把这个老狗恨透啦。

一天，二仁和几个打短工的在地里锄谷，看见孙盛武又站在那堵墙上张望，几个人在地里一议论，二仁把手一扬说：“走！”他领着几个短工扛着锄回来了。这一下可把孙盛武气炸了，他从墙上下来，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

二仁进门来，刚放下锄，孙盛武就把他拉到自己住的那三间西房里，狠狠地说：“乡为乡，土为土，打天短工还向向主，你在我家当长工，吃在我家，住在我家，怎么反而给我闹起来了？还不到晌午，为什么就领着他们回来？”

二仁一本正经地说：“天很热，我当你叫我们回来歇歇，你

不是还摆了摆手嗎？”

“我什么时候給你摆过手！那是我在搨扇子呢！”

这时，短工們听得西房吵嚷，都湊到門口来听，孙盛武看見了，才忍住不說話了，他气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晃了两三晃，从心眼里把二仁恨透了。

这以后，他对二仁更是百般虐待。二仁受尽折磨，得了胃疼病，有时疼得受不了，沒法下地。狠心的孙盛武，不但不給治病，还常常逼着二仁勒紧褲带，忍着疼痛去干活。

二仁的胃疼越来越重了。大仁虽和二仁同在一个村里，可他自打村长翟招全家出来以后，这里三天，那里两日，連个落脚的地方也沒有，哪里还有錢給兄弟治病呢？一天晚上，大仁去看二仁，只見他躺在一間冷冰冰的牛屋里，疼得滿炕打滾，大仁急得沒办法，就去找孙盛武，孙盛武却撇着八股腔說：“令弟旧欠未清，新債又加，至于治病之事么，孙某不能承担，还是你另打主意为妥。”

大仁有什么主意可打呢？他左思右想，沒有办法，第二天，才除了一担柿子，冒着大风雪去卖，打算賺几个錢来給二仁治病。

大年初一早晨，地主家在焚香祝福，在大风雪里走了一天一夜的司大仁才回到北庄。他一进村，碰到申小来，就問起二仁的病情，小来难过地說：“哎！你不用問了，还是到‘奶奶堂’看看去吧，这样的年头……”

大仁心里一惊，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儿，便把担子交給小来，直往奶奶堂跑去。当他发现二仁冻硬了的尸体，就蹲下身

来，放声大哭。周围的人也都唉声叹气，伤心抹泪。

哭了一阵，大仁忽然发现二仁嘴里塞着满满的一嘴烂棉絮，再仔细一瞧，二仁的脊背上皮破肉开，血迹斑斑。他想二仁准是孙盛武害死的。这一下，伤心全化为愤怒，他站起身来，对着二仁尸体说：“好兄弟，你死得冤枉！我一定要找孙盛武狗子算账，给你报仇！”说罢，他把眼泪一抹，怒冲冲地往孙盛武家走去。

孙盛武瞧见大仁进来，便装着很难过的样子说：“哎！大仁，你走后，二仁的病就更重了，我叫医生给他看过几次，也没瞧好，三十日夜里他肚疼死了。过年了，总要图个吉利吧。不得已，我才把他的尸首抬到奶奶堂。”大仁说：“恐怕不是肚疼死的吧？我看是你们害死的！”

“有何凭证？”

“他浑身是伤，嘴里还塞着烂棉絮！”孙盛武一听，破口大骂说：“大年初一，你胡说八道，给我滚出去！”

“好！你不认账，咱到村公所去说理。”大仁说着去拉孙盛武，孙盛武把手一甩说：“穷小子放稳重点，到村公所还吓得住人！你先走，我随后就到。”

原来，腊月三十日黑夜，二仁疼得满头大汗，不住地呻吟。孙盛武想：二仁虽然能动弹，可他不听话，动不动大吵大闹，自从得了胃病，三天两头闹肚疼。治病又得破费，就是治好病，也不是个好后生了。他最怕的是二仁死在大年初一，冲了他的鸿运，因此就起了谋害之心。当他带着儿子走进牛屋的时候，二仁已疼得神志昏迷，只听到低微的呻吟了。孙盛武心里

盘算，趁沒死把他拖到奶奶堂，不用一頓飯工夫就会冻僵。他生怕二仁呼叫，被人发觉，便随手把二仁破棉褲里的烂棉絮搵出一团，給二仁塞了滿滿一嘴。接着，他們父子两人，一人拖着一条腿，把二仁拖进了奶奶堂。二仁上身穿得单薄，脊背被路上的石子磨得皮破肉开，可怜他就这样被連拖加冻，凄惨地死去了。

大仁跑到村公所告状，村长翟招全最会巴結財主，欺压穷人，他板起臉說：“你完全是陷害好人，二仁的胃疼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伤痕一定是他肚疼时从炕上滚下来摔的，至于嘴里塞着棉絮，哪有此事，我看你是給人家栽赃！”正說着，孙盛武走进来就罵：“大仁，我看你还想在死人身上发洋财哩。这样吧，招全，咱們到那里瞧一瞧，要沒有这事，非重办他不可！”說完，几个人便走出来。

到奶奶堂一瞧，二仁大张着嘴，嘴里哪还有棉絮呢！大仁才知道上了当。翟招全黑着脸罵。孙盛武要把大仁拉到村公所吊打，最后还是众人講情，孙盛武才停下来。

二仁被害死，大仁反挨了一頓臭罵，真是有苦无处訴，有冤无处伸，大仁气得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孙盛武、翟招全罵着走了。几个穷苦人眼看着昏倒在地上的大仁，急得沒办法，幸亏这时小来赶来，才把他背着上了玉皇庙。

二

申小来比司大仁大几岁，小时候和大仁一起打过柴、要过飯，是說得来合得着的一对穷朋友。那年，听說玉皇庙要找个

看庙的，有二亩地可种，不给钱，小来为了种地活命，才当了庙信。

那天，大仁被小来背到玉皇庙里，憋着一口冤枉气出不来，再加一路上受了风寒，当天就病倒了。小来每天不离大仁的身边，一直侍候了他两个来月，大仁的病才算好些了。

一天，大仁支撑着有气无力的身子，拿起一条火箸，要找孙盛武去拚命。小来把他拉住说：“大仁啊，你可千万不可鲁莽呀！孙家人手多，你一个人怎能拚过人家？你家四口人从山东来到北庄，你爹给地主干活累死了，小三卖了，二仁也叫人家害死了，眼下司家就留你这一条根，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谁还能报仇？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大仁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又想起小来吃一口省半口地侍候他，才慢慢地放下火箸，一下扑在小来身上说：“你真是我的恩人呀，我听你的，我要活下去，看看他们那些有钱人，到底落个什么下场……”从此，大仁就在玉皇庙落脚下来。

大仁病刚好，身子弱，干不得重活，小来家里又穷，只好将就着给别人干点零活，更多的日子是白天出去要饭，晚上在玉皇庙住宿。

一天，村长翟招全摆着大衫，走进了玉皇庙，看见大仁便说：“大仁，这次可躺足了吧。我说呀，这么大个汉子，净要饭吃可不像样，以后我给你寻点活干吧。”翟招全说着便出去了。

“找活干？”大仁心里想：“老子过去在你家当长工，吃的苦还少吗？说什么也不能再上你的当。”

过了几天，翟招全果然派人来叫大仁。大仁一到村公所，

破落地主孙芳則就說：“大仁呀，你可得謝謝村长啦！村长給你找了个好差事：‘看秋’。”

翟招全也正着脸說：“怎么样？大仁，这总該沒有說的了把？攪头是孙芳則。”

孙芳則見大仁不吭气，赶忙接着說：“大仁，这可是个好差事呀，工錢是按地亩收，一亩地一合粮，十亩地一升。咱北庄一共三十六頃地，就收三石六斗粮食哩。四个人看秋，每人淨掙九斗，可比你要飯强多了。”

大仁早知道，北庄的土地多数是孙盛武、李庫則几家老財主的，这些財主沒一个好种，到秋后不是耍不上，就是給你些掺糠攪秕的烂粮食。大仁想到这里，便对着孙芳則說：“咱干不了，还是找別人吧。”話剛落音，翟招全把紙烟头往地下一扔，大罵：“还怕你反了嗎？你脚踏北庄地，头頂北庄天，吃的北庄粮，住的北庄庙，不給北庄人办事，你想干啥？你要不干，干脆給我滾出北庄！”

“走就走，哪里不是黄土埋人！”

孙芳則見大仁和村长頂撞开了，赶忙插上嘴說：“看你这个人，怎么不識好歹，村长这是一片好心呀，走吧，走吧！明天看秋！”孙芳則說着話，把大仁从村公所里推出来。

大仁回到玉皇庙，小来劝他說：“不干，他們哪能甘心呢？要我說，你看秋也好，多瞅着咱們穷人家的地，穷人家三、二亩地可丢不起庄稼呀。”

大仁看秋不久，地主李庫則家的地里丢了玉菱，按照北庄村的习惯，看秋的人不負賠償的責任，何况这事大仁早就告訴

了攬头孙芳則，可孙芳則不理。

一天中午，大仁刚从地里回到玉皇庙，李庫則手拿棍子闖进庙来，逼着大仁賠他庄稼。大仁說：“我已經跟攬头說了。做工有工头，看秋有攬头，賠不賠你去找攬头說吧，我管不了。”李庫則不講理，举起棍子要打大仁，大仁双手掬腰，厉声喝道：“你敢打人！”李庫則一看不是大仁的对手，便嚷着要到村公所去說理。正在这时，翟招全和孙芳則走了进来。

翟招全一进庙門，錐子眼睛盯住大仁，嘴里不干不淨地罵了几句，就和孙芳則喊嚷了一陣，要大仁賠五块钱了事。大仁說：“要人我有一个，要錢沒一分。”

孙芳則一看又頂上了，把大仁扯在一边說：“大仁！你認了吧，这是村长和李东家說出来的，面子事。”說罢便轉臉对翟招全說：“就这样吧，大仁認了。”

大仁气憤地說：“你認，你出錢，我可出不起！”

孙芳則对着大仁笑嘻嘻地說：“你不出，我出。”說着又把臉轉向翟招全說：“村长，李东家，咱們走吧。”說完便都出去了。

小来听大仁訴說了这件事，气憤地說：“他們簡直是訛詐人，太不講理！不要緊，咱們也想办法治治他們。”他們商量了一陣，拿定了主意。

他俩出的主意果然生效，沒几天，翟招全的弟弟在地里偷掰人家的玉菱，大仁和胖中（另一个看秋的）抓住他就往村里拖，可他躺在地上不走，大仁叫胖中在地里看着，他先回去找攬头。

孙芳则一听是村长的弟弟，只推肚疼不出面，大仁气得去村公所找翟招全。翟招全不在村公所，几个闾长一听，却像霜打的庄稼一样，搭拉着脑袋不吭声。等了一会翟招全回来了，大仁便对着几个闾长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正在这当儿，胖中急急忙忙地从地里回来，说：“翟招全的弟弟乘我没提防，打了我一镰刀，便逃跑了。”

翟招全一听人已跑掉，就叫孙芳则等几个人把大仁和胖中吊起来。

这时，村里人都赶来了。翟招全当着众人面，骂大仁诬赖好人，败坏他家名声，要让大仁为他打地鼓、摆献席。

吊在半空中的大仁，对着翟招全大骂：“你还当村长哩，简直太不讲理，你兄弟偷了庄稼，倒把我吊起来，吊吧，就是吊死我大仁，也不给你摆献席、打地鼓。”

翟招全一听气炸了：“给我打，打死这穷鬼！”他刚说完，如狼似虎的狗腿子都一拥而上。这时申小来出面说：“有事说事吧，打又打不出个真假来，是真是假，有个办法能弄清，昨儿刚下雨，地还没干，大仁和胖中是从玉皇庙赤着脚出去的，一对脚印不就清楚了么！”这时在场的一些穷哥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嚷着：“对，对脚印！对脚印！”

翟招全的弟弟从地里跑回家来，一直没敢出来，听说把大仁吊起来了，他便神气活现地出来“火上加油”。一听要对脚印，他偷偷地把棍子一扔，从大殿的台阶上下来，想悄悄地溜走，可早被一些穷哥们拦住。翟招全一看他弟弟的神色，恨他连鞋也没换，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便把桌子一拍说：“你

們放手，我在這里，他跑不了。把胖中和大仁卸下來。可是我得告訴你司大仁，如果對不上腳印，老子非把你剮了不可！”

大仁說：“把我剝成肉丸子我都不怕。要對上怎麼樣？”

這時翟招全雖然說話高一聲低一聲的挺硬，卻急得滿頭大汗。幾個閻長心下明白，就出來和事，李庫則說：“我看這樣吧，司大仁，叫村長吃個虧，你也不用對腳印了，他也不用叫你打地鼓、擺獻席了。”說罷，又扭過臉向翟招全說：“村長，不用和他一般見識了。”

大仁堅持要對腳印，院子裡的旁哥們也嚷開了：“不要給他磨了！”“有種的去對腳印！”“這算什么——村長！”

翟招全眼看下不了台，便當著大伙說：“你們只管嚷嚷什麼？去對腳印吧。”不過他可沒去，叫幾個閻長去了。

去看的人很多，腳印一對就准。去的閻長只好給村長和事，大仁非讓翟家把以前丟了的莊稼全賠出來不可，李庫則也只好半真半假，又點頭又賠笑地答應下來。

三

從此以後，翟招全懷恨在心，不讓大仁看秋了。為了活命，大仁除去干苦活外，也替人家看坟守墓，殮尸出殯，等等。財主見大仁竟干開了這號“丟人敗興”的“下等事”，就越發瞧不起他了。有一天，他到李庫則家去，李庫則竟堵住大門不讓他進去，說是怕沖了鴻運，沾了門庭。大仁氣憤地罵：“你等著，你家死了人，請我也請不來。”

有一次，李庫則因為爭風吃醋，把老婆逼得跳了井，井太



深，他自己捞了两天尸体没捞上来，才打发人叫大仁替他捞。大仁不干，他亲自来找大仁。大仁心想：“李庫則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我只要向他多要些工钱，他就不会再要我去捞了。”于是提出要十块大洋，李庫則頓了一下，滿口答应說：“行，行。”大仁只好去。等尸体捞上来以后，大仁要他交現钱，他賴着脸杀价，只肯出三块，还說：“十块太多。这次少一点，下次再照顧你。”在場的人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有的說：“下次照顧，你家啥时候再有人跳井呀？”有的說：“不拿钱，給他把尸首重扔到井里！”李庫則沒法，只好低着个脑袋往家走。

穷人們听到这件事，捂着肚子笑了半天，都說大仁給大伙出了气。翟招全、李庫則他們可把大仁恨透了，可是在人前又沒法开口。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領了潞城县，翟招全由村长搖身一变，成了日伪維持会的主事人。他仗着鬼子的东洋刀，势头更大了，村里人誰要不順他的眼，就在鬼子面前“戳坏”。他当然不会放过大仁，經常抓大仁去支远差。大仁表面上不和他硬頂，暗中还是和他不断地斗争。

司大仁就像玉皇庙里的松树，迎着风霜，抗着寒冻，頂着冰雪，頑强地生活着，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一九四五年，潞城县解放了。司大仁在党的领导下，和穷哥們一道，斗倒了地主，伸了冤，报了仇，分到了房屋和土地，他和小来才結束了庙里的痛苦生活。他向人們說，沒有共产党，我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沒有共产党，我就出不了玉皇庙。

郑洪流插图

在日帝的鐵蹄下

賈致順 安 烈 連俊賢

更 難 鳴 冤

我叫霍守义，是山西省阳城县北留公社北留生产大队的社員，現在五十七岁了。

我家祖祖輩輩都是給有錢人家当店伙計、打杂工的受苦人。家有薄地三亩、破房兩間。

我九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鍋，仅有的三亩地也被地主“羊刀子”霸占去了。

父亲出外謀生病死了，媽媽无依无靠，不得不帶着我和妹妹改嫁給吳永庆。

繼父也是个受苦人。家里还有个十二岁的孩子。两口子种着几亩薄地，生活勉强能过。由于一下子添了我們三张嘴，又給我家还了三石粮食的債，日子就不好过了。媽媽身体本来弱，加上为了讓叔叔（我对繼父的称呼）和我兄妹三人多吃些，她常常忍飢挨餓，这样就病倒在床，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

一天，我和叔叔从地里回来，剛走到門边，隱約听到媽媽

低沉而顫抖的呼喚：“守……義！……守……守義……”我走到床前一看，媽媽眯着眼，喘着氣，臉色慘白。

“媽，媽！醒醒！叔叔和我都回來了，你醒醒！”媽媽聽到我的聲音，伸出了干柴似的手，摸着我的臉說：“義，以後……你要好好聽叔叔的話……”說着，又把臉轉向叔叔：“孩子他叔，我又要給你加累啦。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守義是他爹……老弟兄仨留下的一根苗，你……看在咱倆的情份上，讓他在你的身旁……長……大！……”

听着媽媽的傷心話，我和妹妹都泣不成聲。叔叔擦着眼淚對我媽說：“不要瞎想，病慢慢就會好的。”妹妹偎在媽的臉上，哭着喊：“媽，你可不要死呀！”

媽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妹妹，猛地睜大了眼睛，喊一聲：“孩……子……”就咽氣了。

媽死后，叔叔把我拉扯到十六歲上。一九二三年陰曆十月初一的傍晚，我從地里回來，看見叔叔愁眉苦臉地坐在門邊。我問他為什麼发愁？叔叔指指桌上的銅鑼說：“今晚起更，村公所派咱去打。”在我們這個地方，打更是由窮人輪着干的。

剛吃過晚飯，村副催我們去打更。我要去，叔叔不讓，他說我年歲小，黑更半夜，不放心；他要去，我不讓，我怕他上了年紀，夜間跌倒；弟弟要去，妹妹也要去，結果叔叔領着我們全家人去了。

北留是個大村，有五百多戶人家，村長一里多，前街後巷，打一盪更，得用一個多小時，打過一更，用不上一頓飯功夫，就

得打二更。叔叔領着我們打了三夜之后，我和弟弟就担起了这个差事。

天气冷了，北风呼呼地刮，雪花紛紛地飘。我和弟弟穿着破烂的单衣，冻得渾身哆嗦。脚上拖了双拾来的烂鞋，踏着雪地，滑滑溜溜，不断跌倒，腿碰破了，头碰肿了，可是富戶人家，紧閉房門，围着爐火，猜拳飲酒，笑語喧天。我打着更鑼，从富戶人家門前走过，他們还要罵我不該打得太响，侵扰了他們的乐趣。我想：財主們霸占了我家的地，逼死了我的媽，我給他們打更惊“賊汉”，他們还嫌我打得太响，真是气人。我越想越覺他們可恨，因此，走到富戶門前就索性不打，恨不得叫“賊汉”把他們“偷”得干干淨淨。十月十一日黑夜，我們打二更时，快到地主門前了，我提着鑼走了过去。誰知財主刘五官站在門里，恶声恶气的喊：“打更的，回来！”

我和弟弟走到刘五官跟前，刘五官劈面就打了我两巴掌：“以后，敢到我門边不打，我宰了你这个小杂种！”

第二天晚上，打三更时，我到刘五官門口，“当！当！当！”“当！当！当！”一陣接一陣，足足打了一頓飯的时间。心想：“我們弟兄在野外受冻，也不能讓你們睡安穩覺。”果然把他們給惊起来了。我怕他們出来打我俩，赶紧打上鑼走了。

第二天早上，刘五官气势汹汹地提着馬棒，向我家走来。我看他来势不善，忙和弟弟躲开了。刘五官临走时，揚言說：“我要抓住霍守义这杂种，非埋了他不可！”

这天晚上，叔叔說：“守义，財主們的心比蛇还毒，說得出，也干得出，你还是离开北留村，出去躲躲吧。”

湊巧，我村在河北省井陘縣賈莊鎮開鞍鋪的吳丙子回來招徒弟。叔叔就把我交給了他。这天半夜，我跟着吳丙子師傅離開了北留村。

叔叔領着弟弟妹妹，把我送到村外，含着眼淚說：“守義，我對不起你死去的媽，財主們逼的咱父子，也只好你東我西。唉！”

叔叔說的話，引起了我想念苦死的媽媽。妹妹此時哭得很傷心。我勸她說：“起鳳，扶上叔叔回去吧，我明年回來看你！”可做梦也沒想到，這是和妹妹永別的一面；我走後不久，妹妹也餓死了。

掉進魔窟

一九四四年，我在井陘縣賈莊鎮吳家鞍鋪當鞍匠。四月十八日，天還不大亮，外邊傳來了斷斷續續的槍聲，人嚎馬嘶，雞飛狗叫。我慌忙披上衣服往外走，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剛邁出大門，迎面闖過來兩個提槍揮刀的日本侵略軍。這兩個傢伙一見到我就尖聲大笑起來：“年輕的，大大的好！”我腦海里驟然閃過一個可怖的念頭：“糟了！”拔腿就往回走。那日本人舉起槍托，直向我的后背劈將下來，我感到一陣劇痛，搖晃了一下身子，撲倒在地。那兩個強盜用力把我的手反扭過去，從腰間取出繩索，把我捆綁起來。

約有一袋煙功夫，我被帶到一輛汽車跟前。那里已聚集了被抓來的二十五个兄弟，他們和我一樣，都被五花大綁串捆在一起。兄弟們个个滿臉怒氣，過了一會兒，一個腰間挂着軍

刀的日本侵略軍走到我們面前，說了聲：“統統的，裝上汽車！”

為了防備我們逃跑，又用繩子把我們網套起來。拉到了井陘礦上的“勞工研究所”。

一見來的地方是“勞工研究所”，不由得心驚肉跳起來。過去就聽說過，“勞工研究所”是日帝對抓來的勞工進行政治審查的組織，是個殺人不見血的地方。

下了汽車，敵人把我們分開押進了監獄。我和崔三小、樊克儉、彭士元等人關在一處。我認識崔三小，他是賈莊鎮上的買賣人。

一天過去了，敵人沒有給我們喝水，也不給飯吃。餓得我頭昏眼花。我向看監的日本侵略軍喬泵要吃的，他氣勢汹汹走到我跟前，“吃的，有——”，朝着我臉上“啪！啪！啪！”打了三個耳光，罵了一句日本話，猙獰著走了。我氣得渾身打顫，恨不得和這個強盜拚了。

晚上，日本兵傳我和崔三小去過堂。敵人的審訊室和“閻王殿”一樣，陰森可怕。牆上鑿有蒸人的鉄籠，梁上拴有吊人的絞繩，桌底臥有吃人的狼狗，門里站有殺人的凶手，還有“老虎凳”、“火鉗子”、“竹針”、“夾板”以及好些叫不來名目的刑具。看着這些血跡斑斑的刑具，一陣毛骨悚然。

那個“審訊官”是個會說中國話的日本軍官。他咬着牙，橫眉豎眼地盯著我們，並用手指著那些刑具喝道：“看見了嗎？”我和崔三小都沒有回話。

那個“審訊官”氣惱極了，猛地站起來，一把抓住崔三小的領口，“你的八路？誰的都是八路？說！”崔三小答，“我是買賣

人，誰是八路，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媽的！買賣人，統統的坏！誰是八路？說！說！”

“我，我不知……”崔三小的話還沒有落音，那個“審訊官”就照着三小的小肚一脚踢去，三小“哎喲”了一聲就倒在地上了。一個日本兵跑過來，抓起崔三小，吆喝道：“站着！”崔三小忍着劇烈的疼痛，雙手用力壓着小肚，豆粒大的汗珠子滾了下來。那個“審訊官”冷笑了一聲，“呵哈，你的八路？不說？”狼眉虎眼地看了看崔三小的胡子、眉毛，命令日本兵：“燒！”

頓時，四個日本兵用烟蒂把崔三小的胡子、眉毛燒掉了，并用火柴点燃了崔三小的头发。

看着黑紅黑紅的火苗在三小的头上燃烧，就好像烧在我的心上一一般，我感到裂心般的痛苦。

接着，“審訊官”放出狼狗，扑倒了崔三小。只听到“嘎吃”一声，三小的小腿肚被咬掉了一大块，血从三小的腿上涌了出来。崔三小昏过去了……

“看見了嗎？”“審訊官”指着躺在血泊里的崔三小对我威胁道。

我没有答理。“審訊官”見我不說話，就改口道：“八路的，誰是？你說，皇軍大大的有賞！”

我昂着头，連看都不想看他一眼。这个坏蛋兽性又发作了，吼道：“給我打！”四个日本兵把我死死地按在地上，一陣亂鞭打得我扯心般的疼痛。我咬着牙冷眼怒視着那个野兽。“審訊官”一声命令：“搬梯子来！”几个兽兵就把我捆在梯子

上，往我嘴里灌污水。

灌了多少污水，我不知道，模模糊糊記得灌到第二桶上，我就昏过去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在提审前的那間监房里。睜开眼看見崔三小躺在我的身边呻吟着。我問他我两人是怎样回来的，他也不知道。

第二天，崔三小发了高烧，我也害起瘧疾来了。我想起得了暴病无錢医治死去的父亲，想起了餓死的母亲和妹妹，想起了打更的叔叔和弟弟，不觉一陣心酸，慟哭了起来。

三小見我哭得那样伤心，就安慰說：“兄弟，哭有什么用啊，鬼子这样狠毒，終有一天要失败的。”他又在我耳朵边輕声輕气地說：“你知道吗？咱井陘的西山有八路軍的县政府和游击队哩，他們会替咱穷人报仇的。”

我問三小：“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向监房的鉄窗空隙里扫了一眼，見看监的日本兵不在窗下，于是悄声說道：“告訴你，游击队的偵察員还在我家宿过夜哩。”

又隔了一天，三小的病势更重了，被狼狗撕破的几片傷口还在淌着淡黃的血水。

北方的四月，气候还是很寒冷。晚上，北风从鉄窗外鑽进来，冻得全身发麻。

天快亮了，蓦地里听到三小叫我的声音：“守义兄弟，我不行了！你如果能活着回去，一定要給我老婆捎个口信，說我死了，不要等我了，赶快逃到西山去找……”最后一句話还没說完就断气了……

二十三日大清早，乔泵放狼狗来拉崔三小的尸首，难友們一見，急忙上前把狗拦住。有一个名叫苏裕錢的难友，学过几天拳术，举起拳头照狼狗打去，狗吐了一口血，夹着尾巴往監門外蹣走了。

“誰打了狗？快招来！”乔泵暴跳如雷地吼叫了一声，誰也沒有吭声。

“不說，統統的，活活的，埋了埋了的！”

乔泵領着三十多个日本兵，枪上插着刺刀，把我們二十三个难友，押到后边的大土圈里，气势汹汹地說：“你的，一个人刨一个坑，一个坑埋一个人，留下最后的一个，由皇軍的埋掉。”說罢，日本兵端着刺刀逼着我們刨坑。

难友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咬着牙，有的紧攥着拳头，大伙憤怒地站立着，誰也沒有动手刨。

敌人見我們不动手刨坑，就用枪托打，棍子掄，皮鞭抽，皮靴踢。

刨了整整一天，还没有刨够三尺深，天快黑了，乔泵命令日本兵把我們按到坑里，我們又站立起来，气的乔泵一脚一个地把难友們踢倒。

当乔泵抬腿向我踢来的时候，我猛地一把抓住他的脚，朝天一举，乔泵“噗吃”一声跌进了坑里。几个日本兵赶紧把他拉上来，冲着我就是几脚，狠狠地打了我二三十枪托。

乔泵吃了亏，气得他双眼鼓的像鸡蛋一样，冲我大罵：“这个的，大大的坏！”然后，命令鬼子把我倒豎进坑里就埋。

在快把我埋住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匆匆忙忙跑到乔泵跟

前，咕嚕了几句，乔泵吹了一声哨子，又把我和其他的难友从坑里拉起来，說：“皇軍大大的善良，讓你的多活一夜。”于是，又把我們关回了監獄。

我躺在潮湿而冰冷的牆角边，全身痛得难忍。我看着鉄窗外面漆黑的夜空，看着墙上昏暗的灯光，想着崔三小的惨死，想着今天挖坑活埋人的事，想着明天将发生的一切，心头火烧火燎的，拳头都捏出汗来了。

第二天天刚亮，一輛大卡車开到了我們的監獄門口。日本兵把我們趕出監門，我們以为是死的时刻到了，难友們都橫眉冷眼地怒視着日本侵略軍，有的紧握拳头准备和他們拚命。

过了一会，乔泵揮舞着指揮刀向我們走来，一面用指揮刀在我們头上乱搯，一面吼叫：“皇軍大大的恩典，要你們活着。”說罢就命令日本兵把我們用繩子串捆起来，牵上汽車，由乔泵領着三个日本兵看守我們。

汽車开动了。究竟要把我們押到哪里去？押去干什么？是死是活，誰也不知道。

一袋烟功夫，汽車就开出了人間地獄——“井陘县矿山劳工研究所”，飞快地向东南方向疾馳。

約莫过了三个小时，汽車开进了石家庄南兵营“劳工訓練所”。这才知道，我們又被关进另一座監獄了。

这个“劳工訓練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所謂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技術訓練的場所。院子很大，修着五大排劳工監房，关着从各地抓来的三千多名难友。

我被关在第二排監房。这儿住着三百多名难友。看監的

小队长还是乔泵。

这里的生活和在“劳工研究所”一样，苦不堪言。每人每天只给两小碗“狗食”，饿得头昏眼花。饿病了，就送到第五排监房“病人隔离室”。

难友们都叫第五排监房是“候死室”，病人送到这里不给治病，不给饭吃，只有等候死。每天从“候死室”拖出去的死人，足有二三十个。

来到“训练所”的第三天，乔泵召集我们学习日语。我很纳闷，为什么要中国人学日本话呢？学了日本话干什么用呀？人当了奴隶，难道语言也要奴隶化吗？

开始“上课”了。一个日本“教官”读着黑板上的权权字，要我们念，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吭声，他又催了几遍，还是没人答话。他恼羞成怒，气冲冲走下讲台，朝台前的两个难友头上就是几棍：“你们是哑子？”“我们宁当哑子，也不学日本话。”那两个难友反驳道。

“哼，妈的！愿当哑子？”“教官”疯狗似的向日本兵下了一道命令，日本兵立即用绳子把他们吊在空中，不一会，“教官”挥起战刀，残酷地把他们的舌头割了下来。

看着日本强盗这种惨绝人寰的兽行，我愤怒极了，正要冲上去和这帮杀人凶犯拚，被坐在我旁边的难友荆长凯拉住了。他悄悄对我说：“不能硬拚，咱们赤手空拳，还能顶得过拿枪炮的敌人？”

荆长凯是日军“扫荡”解放区时被抓来的，由于他很关心难友们，和大家处得很好，大家都管他叫荆大哥，平常，他说个

什么話，难友們都覺得有理。現在，經他这么一提，我的心窍也开了；是呀，一个人硬拚不行。我压了怒火，等有机会时再跟鬼子斗。

“机会”终于来了。我們轉到“劳工訓練所”后，敌人怕我們越獄逃跑，每天晚上把我們的衣服扒得干干淨淨，放在监房外，却讓我們光着身子在冷监房里“睡覺”。天寒地冻，許多人冻病了。有人去找乔泵要衣裳，被打了回来。荆大哥就教了我們一个办法：“一人去要不来，大家去要。再要不来，咱們大家就不吃飯，看他咋办！”他又告訴我們，这叫“絕食斗争”。从第二天起，我們真的不吃饭了，鬼子怕餓死了我們这些“劳动力”，不好向上司交賬，只好答应了我們的要求，夜里不再要我們脫光衣裳睡覺了。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大伙齐心，別看敌人势力大，仍然可以斗过他。

心在祖国

斗争胜利后的第三天，乔泵又把我們集合了起来，咆哮道：“你們的劳工，統統地干活去！”

敌人押着我們上了火車。汽笛一声悲鳴，車輪轉动了。大家坐在“悶罐”車廂里互相問着：“把我們載到哪里去呀？”可誰也解答不了这个“謎”。

火車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塘沽車站。敌人又把我們押到大沽港口，赶我們上了挂着日本旗的大輪船。

船航行了八天八夜之后，在下关港口上岸，大家一看，原

来是到了日本，气恨得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

后来又坐了两天火车，到了北海道的青森县石苍村，就把我们撵上山修铁路。

铁路工地四周拉着铁丝网，监工的全是日本人。除乔泵，还有松山、信福、川鸡宝、石岛等十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毒。另外，还喂着五条狼狗来对付我们。

一次，一个难友到铁丝网外边去大便，松山硬诬赖他想潜逃，把这个兄弟拉到工地上，集合了全体难友说：“哪个敢逃跑，就照这样！”说罢，几个监工把这个兄弟装进麻袋里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然后又把麻袋包滚到山脚去。乔泵唆使五条狼狗一齐奔到山脚，撕开麻包，把这个兄弟的尸体吃掉了。见到这种滔天的罪恶行为，难友们无不切齿痛恨。

大伙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用狼狗迫害我们，决心把它们除掉。一天，日本监工把我们赶到一个山凹里打洞，掘进没有几丈远，就见洞上边裂开了一条缝，噼哩啪啦一个劲儿往下掉石头、土块，荆大哥一看，知道很快就要塌方。他急喊大家：“快往外跑！”人们都跑到了洞口边，日本监工拦住不讓出。一个兄弟刚把手伸出洞口，被石岛一刀砍掉了三个指头。石岛见难友们不向后退，咒骂着把五条狼狗放进了洞，东抓一爪，西咬一口，十几个兄弟的身上直流鲜血。荆长凯怒上心头，抓住一条狼狗的后腿，高高一抛，使尽全身力气照着狗肚子一脚踢去，将狗踢出好几尺远。这一下子激起了兄弟们打狗的勇气，有的抢镐头，有的抄石块，霎时，几条狼狗全被打死了。就



在这时，后边“轟隆”一声，土石方塌下来。我和几个兄弟被塌方压住了。幸亏荆大哥和兄弟們救得快，才把我和四个兄弟刨出来。我腰部受了重伤，其余四个兄弟的腿也压烂了。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北海道的铁路修通了。一天早上，监工把我们往铁路上撵，嚷着：“快快地干，下午有火车通过。”

我因腰伤过重，不能干活，乔泵就打着我到铁路上砸石子。荆大哥趁监工們在树下休息，放下担石子的筐子，走到我眼前，指着铁軌上的釘子說：“拔掉它几个！”我点点头。荆大哥随即从我手里拿走了铁锤，疾速地奔到前边拐弯处已經验收过的铁路上，摇活了几个釘子，又闪电一般返回我的身边，把铁锤交給我，就担着筐子走开了。

过了晌午，远处冒着一縷浓烟，接着一声汽笛长鳴，一列火车轟隆隆地急馳而过。不一会儿，前边传来一連串巨响，火车出軌了。难友們为此暗暗高兴。

因为这个事故发生在我们工区不远的地方，日寇認為与我们有牽連，追查沒有結果，就加紧了对我們的監視迫害，监工增加了，狼狗也增加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一个在日本铁道株式会社当翻譯的中国人，給我們透露了日本已經投降的消息，并說了些有关投降的事。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兄弟們的耳里，大伙儿兴奋得坐不能坐，睡不能睡。荆大哥出了个主意說：“祖国胜利了，應該升旗庆祝。”于是，你找一块布，我寻一条綫，这个爭

着裁剪，那个搶着縫制，几十双手，做成了一面中国旗。

第二天，东方一发亮，难友們一起奔到旗杆下面，降下日本旗，升起了中国旗，大家正在拍手称快，高兴得掉热泪。乔泵、松山、石島等监工一面揮着棍子赶来，一面爆炸似地吼道：“不准升！不准升！”大伙齐声喊：“中国胜利了，我們要升旗！”他們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封鎖不住了，暴跳如雷地吼叫：“你們不要命啦？再不降下中国旗，就放狗咬死你們！”

几百个难友像一道銅墙鉄壁，围住旗杆。他們看到我們人多势众，不敢放狗咬人，轉了几个圈子，就牵上狗，悻悻地走开了。

我們的斗争又胜利了！

又落香港

我在日本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奴隶生活。日本投降后，我們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才得回国。

我們坐在回国的輪船上，心里有說不出来的高兴。都說这次回去不受被抓的罪了。心想定能回到家乡和亲人会見。

輪船駛近大沽碼頭。碼头上，出現了挂星条旗的軍艦，黑压压的，阻塞了整个大沽港口。美国兵、“中央軍”、“保安軍”，到处走动。見此情景，我有些納悶儿。問荆大哥，他沒有回話，只搖了搖頭，从那阴沉的臉上，看出他心事重重。

我們按接受人員的安排，乘火車来到天津北洋大学的后院，領了国民党政府发的“劳工回国証”。當我們領取証明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官員說：“只要拿上‘回国証’，沿路不拦，全

国通行。”

可是，从后院走到前院，我們就被伪中央軍扣住了。我們拿出“劳工回国証”讓他們看，他們板着面孔，連看也不看，就把我們推到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了。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里凉了半截。

一个四川伙伴，走到检查証明的軍官面前，質問他說：“这个証明为啥子不頂用？难道不是政府开的嗎？”那个軍官扯扯帽子，歪歪头，二话沒說，“啪”“啪”就是两个耳光。

这个年輕人很有胆量，硬要和这个蛮横的軍官辯理：“你們講理不講理呀？‘回国証’不頂用，啥子頂用？”

“啥子頂用？老子的皮鞭頂用！”那家伙气势汹汹地从腰間拔出皮鞭，照着这个伙伴就是几十皮鞭，打得他全身出血。另一个兄弟气恼极了，跑上前去，說道：“你們凭什么打人？”

“嗨！你这个王八蛋，胆子不小！給老子拉走，吊起来！”两个国民党匪兵跑过来就把他架走了，这个人的下落，就再也知道了。

看着这情景，我心里十分难过。荆大哥看出了我的心思，把我拉到墙角悄悄地对我說：“我們又落苦海了。不过，我們不怕，还有八路軍。找八路軍去！”

“我不忍离开你呀，荆大哥！”我哭了。荆大哥安慰我：“以后我們还会見面的！”話音未落，荆大哥被国民党匪軍拉走了。另外一百多名回国劳工，也都被抓去当兵了。

我因为身体残废才沒被抓兵，但我身上的一点点錢都被伪中央軍搜的干干净净。无奈何，只好在隆冬寒天，卖掉身上

的衣服。走到正定府，看見两个伪中央軍押着和我一道回国的两个劳工，拐进一条小巷，“叭”，“叭”打了两枪，两个难友被打死了，难友的东西被那两个伪中央軍扛走了。

我来到石家庄，一下車又被伪中央軍抓住了，要我去当兵。一看我的腰有病，狠狠地踢了我两脚，“媽的，废物！”搜了我卖衣服的錢，又打着我离开石家庄。

没办法了，我要着飯，走着走着，又遇上伪中央軍了。碰見他們三分灾，为了怕見“遭殃軍”，白天不敢走，黑夜住古庙。一天黑夜，我住在获鹿县的一个庙里，被伪中央軍搜出，痛打了一頓，又被扣起来，我使劲解脫繩头才跑了出来。

唉！国民党管的地方，真是豺狼当道。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荆大哥的話又在我心上响起来：“找八路軍去！”

見了青天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人間欢乐，享受人間真正幸福的日子。我回到解放了的井陘賈庄鎮，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赤着脚，光着臂膀，提着一个破口袋，拿着一根打狗棍，討着飯走进賈庄鎮的时候，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毛主席派来迎接我的井陘人民政府工作队的同志們对我的亲切关怀。已經快二十年了，我还清楚記得那几位女同志热情地帮我洗脚，帮我穿上新鞋，換上新衣新褲，又給我挑水做飯，喂我吃葯，給我打針，使我这个被日寇和国民党匪軍摧殘、带着滿身伤病的人，恢复了健康，又把我送回到老家——山西省阳城县北留村，并安了家。

我回到家，分了地，分了房，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我，一个受尽了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压榨、受尽欺凌和侮辱、失去了做人权利的奴隶，如今做了真正的主人，见到了青天，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心里怎能不乐呢！现在，虽然老了，但我还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的力量。

何孔德插图

“碇子”鞋

連太一 孫守楚

蕭丙全是襄垣縣貧下中農協會副主任，冀家嶺大隊黨支部委員，又是大隊副主任，專管畜牧業，是個牧羊老手。他今年四十一歲。平素好穿一雙補釘鞋。現在他還保存有兩雙“碇子”鞋，底上釘了三層，幫邊補了五塊，比一般鞋重五倍，如遇下雨天粘上泥，那就更重了。別看這又笨又重的鞋，挺不惹人喜歡，却有二十年的老資格，社員們稱它“光榮鞋”。欲知它的底細，聽我從頭道來。

蕭丙全，原籍河南林縣。一九二八年，他四歲時，跟着父親逃荒來到山西，落腳在襄垣縣正道村。當時，家里有爺爺、父親和母親。爺爺是個種莊稼的能手，父親是個泥、石二行的全把式，母親也是一手好針線。可是，全家三個好勞力，却養不活一個幾歲的娃娃，只好將丙全送去給財主牧羊。

一 雙 破 鞋

一九三二年，八歲的蕭丙全到距家二、三十里地的杜村去給地主崔石鎖放羊。講明沒有工錢，只掙口飯吃。他夏天頂

着烈日的毒晒，踏着滾燙的石坡；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風，踏着極冷的冰雪；每日里從圪針窩去，蒺藜坡來。牧羊孩，多么盼望有一雙能抗冷、抗熱、抗刺的厚底鞋呀！可是崔石鎖不但不給他鞋，連糠窩窩、刷鍋水也不給他吃飽，還常常辱罵他。一年半後，他忍無可忍，撒下羊兒不管，偷偷跑回正道村，再不上崔財主的門了。

家里雖然溫暖，但容納不下一個吃閑飯的小孩。他爺爺和父親托親訪友，忙了幾天，又給十歲的丙全在距家二、三里地的圪堆村王金富家尋上個放羊的差事。丙全不願去。家里人千哄百勸，舉出距家近和羊工領頭待人好的種種理由，同時，媽媽又給他千針萬綫地補了一雙厚實的破鞋，好言勸他：“孩，去吧！穿上這雙鞋就不怕燙、不怕凍、不怕刺腳了。以後再給你做雙新鞋。”於是，丙全便穿上千納萬補的鞋，踏進了王家的大門。

王金富是圪堆村一帶有名的土財主，愛財如命的吝嗇鬼，連自己的爹娘也要任意打罵，因此人們稱他“小牲口”，對待羊工就更不待說了。丙全與羊工領頭郝春元，小伙計劉秋山，當然經常挨到王金富的巴掌耳光，嘗到奪碗挨餓的苦楚。

十歲的丙全，跟着牧羊領工郝春元趕着羊群從這坡爬到那坡，從這溝串到那溝，雨里來泥里去，穿過圪針窩爬上蒺藜坡，那雙千納萬補的破鞋，沒有穿上多少日子又開花了。圪針、蒺藜划破皮膚，削瘦的兩腳傷痕累累，疼痛又抓住了丙全的心。郝春元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便東家尋麻，西家討爛鞋，把那雙破鞋釘了又釘，補了又補，釘補數十次，穿了好幾

年。掌子累掌子，补釘累补釘，麻纏布裹鉄釘釘，这样的鞋晴天也有六、七斤重，雨天鞋湿加一番，鞋重腿小拖不动，好似拉碓子軋谷般。人們形容这鞋笨重，称为“碓子”鞋。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山西的榆次、太谷，战火离襄垣县越来越近，人心惶惶。地主老財們都在收拾金銀財宝，細軟貴重物品，准备把它藏起来。

一天早晨，丙全穿着他那双破得沒法再穿的“碓子”鞋，来向王財主告假，打算回家去請媽媽想法另找一双鞋来換換。这时，王金富正在屋里收拾东西，听見他要回家寻鞋，便装出滿脸笑容，說：“不用回去啦！我家里孩們不穿的鞋多着呢，抽个空，我給你寻上一双穿吧！”丙全信以为真，便眼巴巴地从早等到午，从午等到晚，直到晚飯后，才听到財主呼喚，他去了，王金富輕声对他說：“今夜里有件事，只要你給我办妥，不告訴別人，明天我就給你寻双鞋。”

丙全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順嘴应着說：“只要我办得了的，我就干。”

“这件事，你办得了。这是个出力活，只需你搬搬东西。”王金富說。

“行！”丙全滿口应承下来。

丙全給王財主搬了几乎整整一夜的东西，最后，王財主把东西都藏好了，沒有什么可使喚的了，才給了丙全一双旧鞋。

第二天，丙全穿着王財主給他的那双鞋，来到了羊圈，秋山一見，便奇怪地問：“呀！老伙計，在哪里弄来的这双鞋？”丙

全答道：“是东家给的！”秋山心想：“东家从来就没白白地送人一针一线，今天居然送起鞋来，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了吗？”因此，又问了一句：“他怎么会给你鞋呢？”丙全把昨天打算请假回家寻鞋的经过，以及昨夜为东家搬运、埋藏东西的情形诉说了一遍，秋山一声也没吭，只是暗暗替丙全担心。

农历十月初一，是羊工结算一年工钱的日子。丙全他爹满怀希望，提着个米口袋，跨进了财主的家门。心想：“这下可好了，挣下个五、六斗米，贴补贴补，全家人就可以度过这个冬闲了。”谁知财主摊开账本，拨拉着算盘：因病回家十天，扣米六升；借糠一石，扣米一斗；买鞋一双，扣米一斗；此外，还加上误工几日，扣米几升，等等，七折八扣算下来，一年七斗米的工钱，已经所剩无几。丙全他爹的希望破灭了，气得他瞪大眼睛，闷声闷气地问财主道：

“别的事我先不说，就说这买鞋的事，我连听说也没听说过，是不是记错了账？老东家，一斗米，好不容易啊！我活了几十岁，也没穿过一斗米一双这样贵的鞋哩。”

财主不耐烦地把算盘一推，红着眼嚷道：“账上记得清清楚楚，哪里会错！不信，你去问问你的儿子！”

丙全他爹气昏了头，也没问问其他几笔账是怎么个算法的，拿上剩下的一点米，急着跑去找丙全，劈面问道：

“你小子倒在外面反啦，也不问问老子，就自作主张，出一斗米买鞋穿！”

这一问，却把丙全问了个楞怔，他连忙辩解道：“爹，我没出过一斗米在外买鞋呀！”

“你沒买鞋穿？哼，倒是老子买来穿啦！財主說你穿了他一双鞋，扣了一斗米的工錢。……”

“那不是我买他的，是他自願給的……”丙全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丙全他爹一听，更是火冒三丈，高声大罵道：“好他媽的一个土財主，真是个狐狸精！还嫌挖苦穷人不够，在这鞋上还要打我們穷人的主意，老子去找他龟財主說理去。”

丙全他爹怒气冲冲地三步当做两步走，嘴里还不停地咒罵着。他一跨进王家門，找見財主，劈头就說：“掌柜的，做事要凭良心，那双旧鞋，是你給丙全的，难道孩子为你家搬东西，辛辛苦苦忙了一夜，就不配穿一双旧鞋嗎？”

王金富受了他的頂撞，馬上把銅烟袋往桌上一頓，“啪”的一声在桌子上就是一巴掌，大声喝道：“你反啦，穷鬼！我讓你儿子少跑一遭，救了他的急，还算沒有良心嗎？說到丙全那夜搬运东西的工賺，那是他份內的事，吃了我的飯，用了我的工錢，就得給我干活！你儿子穿了別人的鞋，还想賴賬，真是豈有此理！”

丙全他爹說：“就是算錢，一双旧鞋也值不了一斗米呀！”

王財主視錢如命，从来不說舍財話：“旧鞋？你家有多少？那是我才穿了两次的新鞋！买时，花了一斗二升米，因为穿了两次，还少收了两升米，难道一斗米还亏了你嗎？”

“……”真是有理說不清，丙全他爹气得直咬牙，說不出話来。

“滾，滾，少廢話！你要是嫌那双鞋貴了，就把原物退还，

我可以把那斗米算給你！不能辦到的話，那就給我快滾，我沒有時間和你閑磨牙！”

丙全他爹憤恨地走出王家大門，找上丙全，再三囑咐：“就是凍掉腳，磨穿掌，也不要穿他狗日的王財主家的鞋！”

寻找“碓子”鞋

羊工領頭鄧春元和伙計劉秋山知道丙全受騙的事後，非常同情他，他們一伙羊工聯絡起來，對王財主展開了鬥爭。他們把羊圈里的羊糞埋掉；放羊時，故意讓羊兒踐踏和啃吃王家的莊稼。但是莊稼依然長，財主依然富，窮人仍舊窮，放羊的人兒仍舊沒鞋穿。

後來，他們三人氣極了，又想出一條對付王金富的辦法，三個人一齊辭工不干，由鄧春元出面，和村里十餘戶有羊的人家說妥，把他們的羊合起來，交給鄧春元等三人放牧。這樣，雖說比給王家放羊自由得多，但仍然沒法改變自己的貧窮境況，王金富的羊仍然有別人去放。他們仍然沒有找到反抗財主的正確道路。……

直到一九四二年，丙全他爹參加了襄垣縣武委會地下聯絡站情報通訊員的工作後，丙全父子受到了黨的教育，提高了階級覺悟，才真正找到了反抗階級敵人的正確的革命道路。

在共產黨員中，丙全他爹和襄垣縣武委會偵察參謀李強來往最多。

李強，高高個兒，粗眉大眼，做敵工工作很有一套。在開

名的智取襄垣的战斗中，他曾显示出机智和勇敢。他曾在伪襄垣县长的家里，住过七天七夜，神不知，鬼不晓，巧妙地打击敌人。所以方圆几十里内的敌伪人员，一听到李强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

丙全爹和李强第一次见面时，就谈得十分投机，三言两语，不觉就拉扯到穷光景上来。丙全他爹自然也离不开他那满肚子苦水，说到末了，他叹口气说：“我们穷人连一双好鞋也穿不上，唉，财主心狠，穷人命苦呀！”

李强听后，叫了声“老萧”，然后说道：“不是咱们命苦，运气不好，是地主老财压迫、剥削才成了这样的。你说没鞋穿，你看我又穿的是啥？”李强伸起脚来给丙全他爹看，鞋底钉了几层掌，帮边还补了好几个疤。李强说着说着又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意味深长地讲道：“别愁现在没鞋穿，将来我们一定会有的。毛主席领导咱们穷人闹革命，就是要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由咱们穷人掌印把子、坐天下。今天没有鞋，穿上补钉鞋同敌人干，明天穷人坐了天下……”

“那能行？”丙全他爹犹信非信地问道。

“怎不行，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人多势众，和敌人干到底，就能够成功。”李强又接着给他讲了毛主席闹革命的故事，红军穿草鞋闹革命的故事，陕北解放区的情形，八路军的力量，其他抗日根据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他听得连连点头，笑容满面。从此他的腰干似乎也硬朗些，胸膛也像挺得高些，走起路来也分外有精神。不几天，丙全他爹就加入了情报小组。丙全也在游击队员的教导下，参加了游击小组的工作。

丙全經常替他父亲送情报，不論雨天或黑夜，不論敌人的崗哨查得多么严，他都能准时送到，从无差错。他懂得了今天的艰苦奋斗，正是为了明天的美好幸福的道理。因而他能在艰难困苦中，胜利地完成革命的任务。从此，他已不是个人和阶级敌人对抗的放羊孩，而是一个抗日的先锋战士了。

这年秋季里，有一天，丙全和秋山在圪堆村附近山坡上放羊，忽然发现远处有二十多个穿黄衣的伪军正在追赶着五个老百姓打扮的人，朝这边跑来。越跑越近了。丙全看出跑在前面的五个人，是我们的游击队员，心里十分着急。眼看游击队跑进了山沟，追赶的伪军还没上来，这时，丙全和秋山商量了几句，便趁着这个空档，急忙将羊群赶下来，插在“中间地带”，阻挡敌人前进。说时迟，那时快，一霎间，二十几个伪军已经冲到山坡前，将他俩包围住，问道：“刚才跑过来的几个人到哪里去了？”

丙全心里虽然有些紧张，见到伪军们那副着急的模样，却故意装着不知道地反问道：“干什么呀？”

“他妈的，装什么聋，刚才跑过来的几个人哪里去了？赶快说！不说，老子开枪打死你。”五六个伪军端着枪，明晃晃的刺刀，直在他俩左右前后摇晃。

丙全心想：“你要我告诉游击队员的去处，那比登天还难！”于是他就从容地回答：“不知道，没见什么人跑过来呀！”

“你俩都不知道！我看你俩算是活够了！”说着说着，接连就是几枪托，一下就把秋山打倒了。丙全赶快上去把他扶起，还没等他站起来，一个家伙像狼一样地扑到他的跟前，嘶哑着



嗓門吼道：“快說，快說！”邊說邊把他那支槍舉起來，槍口對住秋山一起一伏的胸脯。秋山平靜地答道：“你打死我，我也沒看見呀！”

丙全趕緊跨前一步，辯解道：“老总，我倆是放羊的，不懂得什麼事。要說放羊的話，可知道得多啦。”

那傢伙立刻放過秋山，把槍口對着丙全，一連又問了幾個問題，見丙全答非所問，便提腿踢了丙全一脚，大聲吼道：“媽的，快說，游擊隊員逃向哪里去了？不說，老子告你個‘通匪’，用槍‘崩’了你！”丙全咬緊牙關，拿定了主意：“反正落到你們這些龜孫子的手里，老子就不準備活了。要想從老子嘴里掏出游擊隊員半句話來，那就算你龜孫子拈着豬頭上老奶奶廟里去燒香——沒有找對廟門。”於是，就重復着秋山的話答道：“不知道，沒看見！”那個傢伙見問不出來，接着又是耳光、槍托。問一句，打一頓；打一頓，問一句。

忽然，“叭”一聲，丙全以為敵人向他倆開槍了。可是，定了定神，立即清醒過來。原來游擊隊員們擺脫敵人的追擊後，繞到左面的山頭，看見敵人正在打這兩個放羊的年青人，便發了一槍，企圖把敵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果然，敵人聽到槍聲，立即拋下兩個放羊人，向左面山頭追去。游擊隊員們居高臨下，不多久就把二十幾個偽軍打得死的死、傷的傷，僥幸沒死的也吓得丟下槍枝倉皇逃走了。

丙全和秋山雖然遭到敵人的一陣毒打，但卻取得了營救游擊隊員的勝利，兩個年青人帶着勝利的喜悅，正要去聚攏驚散了羊群，丙全忽然發現秋山腳上少了一隻鞋，“你那只‘確

子’呢？”秋山往自己脚上一看，真的跑丢了一只。接着秋山也笑了笑，好像发现了什么新消息，乐得直不起腰来，边笑边说道：“你还说我哩，你自己看看你那双脚上，还有‘碗子’没有？”丙全才发现在自己下坡时也跑丢了“碗子”。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便顺着刚才跑来的路线寻起他们的“碗子”鞋来。

光 荣 鞋

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鬼子，治住了财主，太行山区的穷人早在一九四五年就翻了身。

一九四六年，襄垣土改时，丙全家分了地，有了房，不再遭到地富财主的欺凌，结束了旧时代黄连般的苦生活。他跟着党由互助组走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由一个普通的放羊人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羊群。他爱这行，专这行，所以年年先进，岁岁超产，成为全省有名的羊工模范。

从一九五二年起，他在襄垣第一个开始了羊种改良的工作，培育出了羊毛又长又细又多的杂交羊。十三年来，他已经把冀家岭大队的八百八十只羊，全部实现了细毛羊化。过去土羊每年每只产粗毛七两，现在杂交的细毛羊每年每只要产细毛三斤，产量提高四倍多，收入也跟着增加到五倍以上，年年得到县、专、省的表扬和奖励。

然而更可贵的是，他从不居功骄傲，永不脱离集体，永不脱离羊群，永远保持牧羊人的本色。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天，

羊工韓宪文等赶着大队的羊群，在西泥沟到大沙沟一带放牧。下午，天气忽然变了，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丙全看见宪文光着脚，顶着风，冒着大雨，很吃力地吆喝着羊群，他立刻把自己身上的雨衣、雨鞋脱下，让宪文穿上，自己却光着脚、冒着雨，跑来跑去，跟大伙儿一起追羊。宪文心里很不好受，连忙高声喊道：“副主任，你穿吧，我年轻，淋淋不要紧。”

“快不要脱！留心，怕着了凉！”丙全用命令的口吻制止道。

他们费了很大功夫，才把羊群赶到安全地点。一数，短了三只，羊工们都抢着去找羊，丙全却阻止大家：“你们忙了一天了，够辛苦的，就在这里歇歇，弄点火来烤烤。我去，反正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说完，不顾大伙的劝阻，头也不回就跑去寻羊了。他在雷雨中来回地奔跑了三趟，才把三只羊找回来。回来之后，他没有想到自己烤烤，却先烤起被雨淋得发抖的羊来，把这三只有生命危险的山羊救活了。

他一心为集体，自一九五二年以来，他带头割荆条，一边放牧，一边自编大筐、簸头；一不放牧，就与社员一块下地劳动。他事事不忘集体，时时不忘生产，从不沾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每次出去为社里购买牲畜，从未领过出差旅费，报过任何生活补助费。

他的心所以越来越红，他的革命志气所以越来越旺，你只要看看他经常穿的一双补钉鞋，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答案。过去的放羊孩，如今的大队副主任，过去为了一双鞋，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做了多少梦，然而还是穿不上一双囫圇

鞋。現在，蕭丙全經濟上也毫不困難，莫說穿一雙好鞋，就是要穿皮鞋，也很容易辦到。可是他還是經常穿着補釘鞋。這是為什麼呢？用他的話來說是：“光穿好鞋會把腳養壞，多穿補釘鞋會把腳跟練硬，站得更穩。”他為什麼還要保存他在舊社會放羊時穿過的两雙“砣子”鞋呢？他說：“它使我不會忘記舊社會的苦，窮人的苦，階級的苦，永遠艱苦奮鬥，永遠革命。再說，這雙鞋還可以留下來教育子孫後代，幫助他們成為堅強的革命接班人。”因此，冀家嶺大隊的社員們怀着尊敬的心情稱丙全同志的補釘鞋和“砣子”鞋為“光榮鞋”。

彭 彬 插圖

女 长 工

刘光普 陈福同

六月的太行山区，麦浪滔滔，金黄一片。姑娘们，小伙子们活跃在一望无际的麦浪里。打麦场上，更是笑语喧腾，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

在晋城县巴公公社三家店大队的打麦场上，颗粒饱满的麦粒，滴溜溜地堆成一座座小山。有一位老大娘，头发中夹杂着缕缕银丝，抓起一把麦子，喜洋洋地说：“多好的麦子啊！这几年来怕是第一次呢！”

这位老大娘，每天深夜总要到场上来跑两遭，拿她的话说，那就是：“虽说有人看场，可是年轻人累了一整天，容易打瞌睡。我经常来查查岗，他们的警惕性也就高了。再说，我自己守着点，睡着点，心里也踏实……”

这位老大娘是谁？她就是晋城县人民代表、巴公公社党委委员、三家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春兰。

童 年

王春兰的娘家本姓赵，是巴公镇东板桥村人。她爹给她

主当了一辈子长工。当第三个孩子春兰出世的时候，做娘的躺在炕上，连声抱怨说：“苦命的孩子，你为啥投生到咱们家来呢？够了，够了！”就这样，爹给刚出生的闺女取了个名字叫“够”。

小够还没满月，爹就因劳累过度死了。体弱多病的娘拉扯着三个孩子，整整又熬了三年，最后也把小够兄妹三个撒下，离开了人世。

埋葬了娘后，兄妹三人举目无亲，只好各自寻找生路；十五岁的哥哥，跟人到浮山去做小工，十二岁的姐姐到别人家去做了童养媳，小够呢，她当时只有四岁，就到北板桥的富农王芒女家做了婢女。

“什么‘够’，‘够’，‘够’！咱王家多嘴也嫌不够！从今天起，给她换个名字，叫‘春叶’，姓王！”从此，王春叶，这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孩子就如同进了阎罗殿。

一天，小春叶从二小姐玉鸟房中端出尿盆去倒，一不小心，在台阶上洒了点尿。这一下，二小姐可火啦，一对眼睛瞪得活像只猫头鹰，伸出两个指头在小春叶面颊上狠狠一摔。可怜小春叶疼得浑身打颤，可端着满满的尿盆不敢动。要是动了，再洒出尿来，那还了得！

“端尿盆，端尿盆，天天端尿盆！我把尿盆砸啦，省得天天倒霉受气！”小春叶进茅房时，心里恨恨地这样想着，突然把尿盆朝茅梁石上猛力一砸，“匡朗”一声，尿盆砸得粉碎。

老佣人李妈妈闻声赶来，忙问原因。小春叶把心里的话跟李妈妈听。李妈妈叹口气道：

“傻閨女，財主家的尿盆砸不完啊！砸了尿盆也不能叫那二小姐不尿啊！”

就这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小春叶在王芒女家苦熬了四年。轉眼已經八岁了。这一年，二小姐生了孩子。从此，除了調煤，生火，刷鍋，洗碗等杂活外，小春叶又增加了一項工作：抱孩子。

一天中午，王家老小正在吃飯，小春叶忙着調煤。坐在小車里的孩子屙了起来，尿布上，褲子上沾了不少稀屎。二小姐一見，把筷子朝地上一摔，冲到煤坑前，使劲把小春叶朝稀煤里一拉，小春叶一跤跌在稀煤里，成了个黑泥人。

“賤骨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老娘想吃頓安生飯，你却讓孩子屙起来！好！讓你尝尝味道！”說着就从小孩身上解下尿布，涂得小春叶滿脸是屎。

小春叶一天一天长大起来。随着年岁的增加，她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早上給长工做飯，上午看磨，中午割草，下午放牛……。她什么活都干，可是一年到头穿不暖，吃不飽，随时随地还要挨打受罵。她就在这无边的苦海中掙扎着，打发了自己的童年。

毒 計

春叶十四岁那年，王家老小对她忽然“客气”起来了，罵少了，打少了，吃飯也讓春叶和长工們一道吃，吃得飽了。春叶暗自納悶，不知財主們安的是什么心。她哪里知道，財主和財主老婆把春叶折磨够了之后，在大烟灯旁对她的未来安排下

一个毒計。

腊月的一天晚上，王芒女和他老婆把春叶叫到炕边，伪善地說：“春叶啊，你到咱家来十几年了，如今人也大了。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已經給你說了个婆家……”說着，王芒女掏了一把錢：“这二百錢，你留着买些胭脂花粉什么吧……”

春叶沒吭声，也不接錢。她知道：自己被出卖了！婢女的命运总是逃不出被出卖的啊！

“春叶，好閨女，你放心，咱們把你当成亲閨女一样看待，不会亏待你。这回給你找的婆家姓焦，你男人就是焦和尚。”

“焦和尚？”春叶情不自禁地問了一声，“是那个唱小旦的焦和尚？”

“对啦，就是那个唱小旦的！”

焦和尚也是一个受苦人出身，生得英俊，他从小爱看戏，后来就入了戏班子，担任旦角。“穆桂英挂帅”中他演的穆桂英，演得很出色。焦和尚还是一个倔强人。附近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县里来了一个什么官，村里老財魏广耀为了招待这官儿，就叫戏班子来演戏。点的是“秋胡戏妻”这一出戏，該由焦和尚扮演秋胡妻这个角色。这天焦和尚身体不好，就回答說：“我不唱！”“不唱？你还想造反！”“不管咋說，身体不好，不能唱！”“他媽的，一个穷戏子，老子也支使不了你！好，等着瞧吧！”就这样，焦和尚被魏广耀赶出了戏班子，回到家里，跟他母亲过着半飢半飽的日子。

春叶心想：“这人有骨气。到了他家，日子再苦，也比在这

閻羅殿強……”想着想着，不覺嘴角現出了微笑。

王芒女从神气中看出春叶願意了，就把二百錢塞到她手里。春叶覺得长工一年要得好几串工錢，自己給王家做牛做馬做了这么多年，花他这二百錢也不算冤枉，就接了过来。

到了十八这天，一大早，王芒女老婆挑了一件旧衣服叫春叶换上，說：“春叶，媒人来啦。今天是大喜日，你穿上这身衣服走吧！”

王芒女也說：“春叶，去吧！要是日子不好过，再回来吧！”

春叶不吭声，心想：“回来？想得倒好！苦死穷死，我春叶也再不回你这閻羅殿来了！”

听說春叶要走，李媽媽从厅房里赶出来，她取下手上的銅頂針，戴到春叶手指上：“閻女，你要走啦，我也沒啥送你。就这个頂針，戴在手上，不要忘記你李媽媽……”

就这样，王春叶来到了三家店焦和尚家。

結婚后，小两口过得很亲密。过了两三个月，眼看春耕大忙的日子快到了。头天，夫妻俩刚合計好要到莒山坡去开荒地，还是兴致很好的，誰知道这天焦和尚从外边回来却是悶悶不乐，水也不喝，飯也不吃。春叶只当他身体不好，要給他拔个火罐（一种治病的土法），和尚又只是推說沒病。春叶看出和尚有什么心事，就說：

“和尚，咱們是夫妻，我这会就是媽和你两个亲人，你不要把我当外人……”

“春叶……”

“怎么？和尚，你这样吞吞吐吐？”

“不是我不跟你說。我是不願叫你也牽腸挂肚！”

“你快說吧！咱們又沒有偷人家的，又沒有搶人家的！”

“春叶，你知道，咱這方圓幾十里地，誰不知道這販個虱子也得掙條腿的王芒女，他能白白地把你嫁給我嗎？”

“難道……”

“我窮的連鍋也揭不開，哪里有錢給他。王芒女說：‘春叶四歲進了俺的家，吃喝穿戴十幾年。如今咱們看你家境貧困……你多少貼咱們幾個。……多，你也出不起，看在你爹是咱們家老長工份上，就算十八串吧！’”

“十八串！”

“我說：‘王先生，這十八串倒不多，可就是……’他說：‘我又不是人販子，我完全是為照顧你焦和尚。現在我也不急着要錢，將來你手頭寬裕了，抽着還吧。’誰知道今天……”

“今天咋啦？”

“今天王芒女把我叫了去，一進門就問我：‘焦和尚，小兩口相處不錯吧？’我說：‘還不是王先生照顧！’他說：‘好啦，咱們長話短說，那十八串錢我等着花呢。’我說：‘王先生，你不是說過，等以後寬裕了抽着還的嗎？’這家伙把臉一板：‘你這窮骨頭，多會才能寬裕！兩條路由你挑：一條，來咱們家當長工頂賬；再一條，把十八串錢送過來！’……”

焦和尚說罷，伏在炕沿嗚嗚地哭了。春叶听了這番話，氣得眼睛里要冒出火來。她心想：王芒女，你好狠毒啊！我王春叶四歲進了你家門，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流了多少血汗，如今你又在忠厚老實的焦和尚身上打了鬼主意！……但她抑制着

自己，从灶台上拿了一个冷窝窝，又給和尚擦了擦眼泪：“别气啦，和尚，你整整一天沒吃啦，吃了这窝窝吧！十八串已經欠下了，不要紧，俺們两个人有这四只手，憋住气，干几年，不愁还不了这笔债！”

为了頂賬，焦和尚被逼进王家当了长工。

焦和尚进了王家的那天夜里，王芒女和他老婆还是躺在那盞大烟灯旁，一面烧烟泡，一面得意地說：“瞧見了嗎？这买卖如何？”

他老婆伸了两个手指朝她男人大腿上狠狠一戳，发出一陣瘁笑：“算你有本事！算你强！抛了个毛驴換亲头驢！”

长 工

常言說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焦和尚进了王家的第二天，房主又来催春叶婆媳两人騰房子。春叶的婆婆走投无路，只好到姓赵的財主家去当佣人。春叶为着帮和尚早日把債还清，也托人說情，到李村姓常的地主家去干活。

这个姓常的地主，外号叫“鬼不斗”。他見春叶寬肩膀，大脚板，像是个干家，就有心要用她，但他故意抹了抹八字胡，說：“咱們家倒是要用人，不过……我家雇的是长工，不是用奶媽。你是个女人……”

“女人？女人怎样？照样能干！”一想到要給和尚还那十八串錢，春叶渾身的劲头都来了。她看見院外一头牲口正在拉碾，連忙卸下套，把牲口牵到一旁，弓下身子，一口气推了二十来圈。

“怎么样？常先生，不会来你家白吃饭吧！”

“力气倒不小，”鬼不斗称赞说：“扛长工，只怕你还不行吧？”

“男人会干的事我都能干。长工就长工！”春叶很有信心地说。

从此，王春叶就成了常家名副其实的“女长工”。

天不明，春叶就起床，坐锅，担水，做饭……吃完饭，春叶就带上工具到地里，给长工、短工们送饭，和他们在地里干活。中午，长工们还能歇个晌，春叶可不行，还得洗衣服，做针线活。黑夜，不是喂牲口，就是推碾……

她干的是这样累死人的活，吃的却和男长工不一样。男长工还能啃几个糠窝窝，喝几口稀米汤，春叶照例是和猪吃一锅。一天鬼不斗看见春叶在猪食锅里掏了一碗稠的在吃，一火箸就把春叶手中的碗敲碎了：“穷鬼！猪吃了能长膘，你吃了顶个啥！……”

饭没吃饱，活可得照样干。深夜了，还有好几斗玉菱没有磨，怎么办？这些玉菱碾不出来，明天赶不上做饭，又是自己的不是！按照地主家的规矩，下半夜得由人推碾，让牲口休息。要是下半夜再使唤牲口，牲口第二天就下不了地。可是，春叶连站起来也困难，怎能再推碾子。她想来想去，就不管地主的什么规矩，爬起来就套上了牲口。

这一夜，玉菱总算磨出来了。可是第二天，鬼不斗一看，牲口有气无力，下不了地，就大发雷霆：“谁允许你下半夜使唤牲口！你知道，这牲口多少钱一头？你说！你说！”说着就打

了她两个耳光。

牲口比人还值钱！牲口要吃饱，牲口要休息；人却吃不饱，日夜得不到休息！王春叶就这样在鬼不斗家里过了两个多年头。

第三年，三伏天，酷暑难当。鬼不斗夫妻都得了瘟病，整天躺在炕上。春叶坐在炕边，给财主和财主老婆打扇，端汤送药，一天二十四个钟头，根本不能合眼。要是打个盹，叫睡在对面床上的地主少爷瞧见了，就用竹竿打，好几次春叶被竹竿打破了头皮。

整整过了七天，鬼不斗夫妻病好了，春叶却晕倒在地下。鬼不斗还说她装相，把春叶打了个半死，就势把她朝门外一推，说：“给我滚！”

春叶一个趔趄，差点儿摔下去。她站稳脚跟，说：“好，走就走！把这三年的工钱算给我！”

“工钱？哼！好，你要工钱，咱就算算账：三年来，你吃了多少饭？穿了多少衣？这些饭钱，衣裳钱，还有住房钱，你先给我拿出来！”

就这样，春叶白白给鬼不斗干了三年！

后来，春叶又托人介绍到一个诨名张阎王的地主家当女长工。她暗自下了决心，总有一天，我会凑上十八串钱，去到王芒女面前，拉着和尚的手，一同走出那阎罗殿。

地主张阎王家有三个长工，十几个短工。冬天来了，张阎王把长工、短工全都打发回家，光把春叶留下来。“春叶，如今天冷了。长工们都回了家。我看你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男人

又不在家，孤苦伶仃，一个妇女，也实在可怜，就不打算叫你走啦。明天起，给你一个牲口，一辆车，你给咱送货吧！”

于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妇女春叶，就当开了赶车伕。每天，天才麻麻亮，春叶就迎着西北风到李庄拉上炭，往大阳缸窑上送，返回来还得到宋家山拉矿，送到来村。来回整整六十五里。

一天晌午，春叶赶着一车炭往大阳缸窑上送。这时冰雪给太阳一晒全都融化了，满地泥濘，赶着赶着，车在一个稀泥坑里陷住了。春叶怎样吆喝牲口，车子还是拉不出来。她下车帮着牲口往前拉，又在后边推，铁轮还是原地不动……

正在埋头推车时，大路上一个赶平车的伙计走过来，闷声不响地帮她使劲推了半天，大车才离开了稀泥坑……

春叶抬起头，抹了抹汗，说了声：“劳驾啦！”接着她对那伙计瞧了一眼，不觉怔住了，原来这赶平车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男人焦和尚！

“和尚！”

“春叶！……”

两人四目相对，禁不住热泪满眶，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最后还是春叶忍住了满腹辛酸，强作欢笑说：“和尚，别难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都是二十来岁的人，再熬过两三年，还了那姓王的十八串钱，就有好日子过啦！”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春叶来到张家又是第四个年头。一年三串钱，春叶已经积了十二串了，再等两年就够啦……

谁知道这年秋天，焦和尚得了痲病，离开了人间。这一

下，春叶的希望破灭了。

李村有个好心的刘媽媽劝春叶：“春叶，你的命硬，还是把十二吊錢拿去城隍庙烧个香，許个願，贖贖前世的罪吧！”

“不！刘媽媽，我沒犯罪！我要焦和尚，我要焦和尚……”

反 抗

焦和尚一死，春叶曾想寻个短見，免得在这人間活受罪。可是她又想，和尚的媽媽还在赵家地主家中受苦，已經瘋瘋傻傻，需要照顧；再說，我这血海深仇就不报了嗎？……我要活着！我要活着！这世道总有一天会变的！因此，她繼續在张家当女长工，一直干了二十四年。这时她已四十三岁了，二十七年女长工艰辛的岁月，劳累的生活，在她脸上刻下了不少皺紋，她的烏黑烏黑的头发，也出現縷縷的銀絲。

这年三九天，滴水成冰，冷极了。春叶身上还穿着夹袄，而且补釘加补釘，破烂得实在不能再穿了。她拿了地主小老婆的嬰兒的一块尿布，补在破得最厉害的背脊上，总算又連成一整块，可以穿了。

誰知道第二天，地主小老婆瞅見了这块新补釘，就把春叶叫到跟前黑道：“好，你竟敢偷起我家的东西来了！死賤人，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拿尿布补衣裳嗎？”話沒說完，就是一个巴掌。地主这时手中正拿着一串鑰匙，就用鑰匙望春叶头上乱敲，一边敲，一边說：“快把尿布拆下来！快拆下来！”

春叶扭头就跑到自己睡覺的破屋里，换上一件单衣，把那件滿是补釘的夹袄朝地主面前一扔：“尿布在这上头，衣服也

在这里，你們穿吧！沒有一件破夾袄，冻不死我王春叶！呸！你发你的財，我走我的路！”

春叶当晚就离开了张家，回到了三家店，她婆婆已經認不出自己的儿媳妇，还是春叶叫了声“媽”，她老人家才清醒过来，拉住春叶的手：“孩子，不走了吧？”“不走啦，媽！咱們死也死在一起。”

隔邻部大媽也是个受苦人，見春叶回来了，連忙給婆媳俩騰出一間破屋，讓出二亩荒地。

开春了，家无一顆粮，咋样去种地呢？旁邻居們又代她們向地主赵补来借了一斗谷，門里是一斗，門外只有八升，回家篩去糠粃，六升还不够。婆媳俩忍飢挨餓，一鏗一鏗地种下了二亩谷。

熬过五黄六月天，好容易到了秋收季节。婆媳俩露出了几十年少有的笑容。自己的粮食啊！看起来能收二百多斤呢。

婆媳俩正在場里打谷，地主赵补来带着狗腿子来了：“嗨，收的不少哇！春天借的谷种該还了吧？”

狗腿子从提包里拿出一架算盘，一本賬簿，把袖子朝上一挽，看了看賬，一边拨拉着算盘子，一边像放連珠炮似的，“老規矩，借一斗，还二斗，春天谷折麦，秋天麦折米，該还四斗八升，外加捐款四斗，滿共八斗八升。这回你們是谷，一斗谷折六升米，該交一石二斗谷！”

婆媳俩还没說話，赵补來說了个“装”，几个跟来的家伙，七手八脚把場上的谷子装了个淨光，还欠他二斗五！

和春叶家一样，还有十多家人辛苦了一年，打下的粮食全

叫地主搶光了。十多家穷人都围在場上发愁……

春叶霍地跳起来，攏了攏前額的头发說：“寻死不如造反！反正扯下龙袍也是死，打死皇帝也是死！这地又沒貼上老財的名字，誰出力气种的該誰收。老財两手不动，大汗不流，就想吃这黄灿灿的玉菱，不行！咱們一齐去收！”春叶指着地主田里未收的玉菱說。穷人們一声喊，就蜂拥地冲到田里，美美地收了一次秋。

真是“人心齐，泰山移”。赵补来等地主看到穷苦人个个气愤填膺，势不可挡，只得干瞪眼睛，嚷嚷叫叫，沒一点办法。

紅 心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沟桥事变发生后，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在群众抗日要求的压力下，被逼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組織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它下面，各县、乡、村普遍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組織。

这一年，王春叶已經四十五岁了。县里召开妇女会，她参加了这个會議。来开会的大都是穷姐妹，主持會議的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她在会上說的“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打倒土豪劣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話，句句都說到了春叶心里。

当天晚上，春叶打听到这位工作人員叫任秀兰。第二天，她就去找任秀兰同志談話，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她的心理比从前亮堂了。就在这一年，她在任秀兰同志的帮助下，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叫王春兰。

她从县里开会回来后，把村里的五十多个穷苦妇女组织起来，分成七个小组。于是，三家店的妇教会成立了。

王春兰根据党的号召，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她首先带头把自己的长头发剪下来！当年地主为了要她干活，没让她缠脚，这时春兰看看自己的大脚板笑了：“我倒先走了一步！”

村里妇女们最初对剪发放脚还有不少顾虑，地主老财们又七嘴八舌造谣说闲话。春兰拨了拨自己的短发对她们说：“这怕啥！剪了头发可利索呢！再说，过去缠脚，妇女们吃了多少苦！地主老财说脚小才美，那是叫咱们当奴隶！”她又伸出了自己的大脚板，“人们笑我大脚蛮，我不知道我蛮在哪里，反正我干起活来，走起路来要比小脚强几倍！”

七个小组长带头，几天就有二十七位妇女剪了发，放了脚。

两年中，王春兰活跃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她带领三家店、北板桥、东板桥、李村等村子的妇女们积极地参加支前、拥军、锄奸等各项运动，成为晋城县北太区的妇女领袖。

一九三九年，阎锡山匪帮发动“十二月事变”，撕去了“抗日救国”的假面具，露出了反共的狰狞面目。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被杀害了。王春兰也被抓进了三家店的伪村公所。

伪村长魏广耀，恶霸温怀德、温善甫等几个反动地主像疯狗一样，把王春兰吊在大梁上。

“说！谁是共产党员？”

“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們这些財主都是賣國賊！”

“他媽的，還嘴硬！”

“我嘴不硬，能讓你們抓來嗎？”

棍棒，竹簽，鐵錐，烙鐵，老虎凳……只能折磨革命者的肉體，却絲毫也不能動搖無產階級戰士的革命意志！

豺狼們的希望落了空，他們並沒有從王春蘭嘴里得到什麼。為了暗地里監視王春蘭的行動，放長綫，釣大魚，想把地下的共產黨員一網打盡，反動地主們把她放了。

王春蘭差不多是爬着離開了村公所。回到家中，她婆婆已不在人世了。

疾風知勁草，烈火煉真金。王春蘭沒有屈服，也沒有畏懼。她承擔起艱巨的任務。根據黨的指示，她負責晉城、陵川、高平三縣邊境的通訊聯絡工作。多少次，她忍飢挨餓，翻山越嶺，把黨的信件按時送到聯絡點；多少次她被敵人的便衣偵探抓住了，又有多少次被打得死去活來……。王春蘭從沒有考慮到個人的安危！

有一次，她碰到在婦女訓練班時的領導同志任秀蘭。任秀蘭問她：

“春蘭，有什麼困難嗎？”

“沒有！秀蘭姐，你不是叫我迎着困難前進嗎？”

“對，越是困難，越要鬥爭，要不斷前進！”

兩個說了一陣，春蘭突然從懷里掏出了一個小布包，慢慢打開，“秀蘭姐，我沒錢交黨費，這裡是我們三家店的几把土，你代我交給組織吧！這也是我王春蘭的心！”

任秀兰郑重地接过春兰手中的土：“我一定轉交給組織，這是一顆革命者的紅心，我們黨就需要這樣的心！”

春 雷

一九四五年，晉城解放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崩潰了！王春蘭從萬丈深的苦井里爬出來，沐浴在毛澤東的陽光雨露下……

三家店響起了第一聲春雷，土地改革開始了！

東板橋、北板橋、李村、三家店的貧雇農們都參加了鬥爭惡霸地主的大會。大家請王春蘭上台訴苦……

王春蘭站在台上，講她爹如何被地主逼死，講她自己如何四歲就開始做了地主的婢女，講她如何被地主騙賣，講她丈夫如何被地主折磨得吐血身死，講她如何當了二十七年的女長工，講她如何……。她哭了，群眾也哭了。王春蘭和群眾們鬥倒了惡霸地主魏廣耀、溫善甫、溫懷德、趙補來、張閻王，富農王芒女……。

窮哥兒們，窮媳婦們都要給王春蘭分勝利果實，大伙都說：“王春蘭受苦最深，分勝利果實要首先分給她。”

王春蘭昂首闊步走進了張閻王家里。她在这里過了整整二十四個年頭，什麼苦沒有受過啊！这里哪一塊土地，哪一塊磚瓦沒有沾上王春蘭的血淚啊！

鄉親們給王春蘭捧出來一堆衣服，說：“春蘭，你挑吧！”

王春蘭笑了。她在張閻王的箱籠里翻啊挑啊，鬧騰了好一陣，最後才在“羅漢”床下的角落里挑中一件衣服。她对乡

亲们說：

“要給我分，就把这件夹袄分給我吧！”

大家一看，都弄得莫名其妙。因为这是一件补釘打补釘，破得不能再破的破夹袄！为什么放着一堆堆的綾罗綢緞不要，却偏偏挑了这件破夹袄呢？

王春兰把夹袄翻过来，讓大家看看背脊上补着的一块旧蓝布，又把当年那段悲惨的故事細細的訴述了一遍……

蒼 松

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王春兰迈开了更坚实的步伐：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化，王春兰总是走在最前头！

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大伙評她是“五保戶”，她偏偏帶領几个六十多岁的妇女，組織了“佘太君小組”。她說，“你們要把我‘保’起来还太早了；我有精神，有力气，为啥要‘五保’呢！”

一九六三年，小麦正是灌浆季节，突然遭到了一場严重的冰雹，有些干部和社員泄气了。王春兰东家出，西家进，她一家一家說服：“如今人民公社是鉄打的江山，一場冷雨它能打垮集体經濟；！咱們要受灾保丰收，打了小麦，大秋补！”說罢，她就穿上水鞋，挽起褲腿，扔掉了拐棍，和大伙儿一齐到地里，犁地，中耕，下种……

今年春天往地里送糞时，一天黎明，大队党支書栗腊孩担了糞桶出村时，老远就看見有个人肩膀寬闊，脚步雄健，担着一担糞桶在前面走。先沒有看清是誰。这时太阳升起来了，

照得田野里一片金黄，支書才看出那人头上飘动着銀灰色的头发，原来是王春兰！

“我的老奶奶，你怎么尽找麻煩，你想，要是一不小心，跌着了，我这支書有多大責任！”

“別嚷嚷！腊孩，不要紧！人来多了，我知道一定担不成了。我就鑽早晨这空子担一趟。就这一趟，就这两半桶……”

王春兰一直被評为省、专、县的劳动模范，共得到三十七次物質奖励。一九五三年她被选为晋城县人民代表。社員們都称她为“三家店的不老松”。

現在，在田間，在路旁，在打麦場上……仍旧到处可以看見她活动。人們看見她头上閃动着的銀絲，都肅然起敬，覺得她那雄健的身軀越来越显得魁伟，越来越显得高大了……

聞立鵬插图

穷人窑

王喜堂 連步望 姚一新

在漳河东岸的磨盘山下，有三孔破窑洞，叫“穷人窑”。

“穷人窑”高五六尺，寬七八尺，深两三丈，它是异姓穷人代代相传的公共窑。住进穷人窑的人，都是被地主、富农剝削得赤蛋精光的穷哥儿們，可是剝削阶级反而罵他們“沒出息”、“敗羔子”。

解放后，穷人窑成为地主阶级剝削农民的历史見証。长治县高河公社小宋生产大队，已把它整修保留下来，作为向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大队党支部書記李有成同志，逢年过节都要站在窑前給大家講穷人窑的故事。

伤心路

一九四三年五月初五黎明，一个中等身材，瘦窄脸庞，三十来岁的穷汉子，手里提着破沙鍋，肩上搭着一块破被单，扶着一个老妇人，搖搖晃晃地离开了土地庙前的灰渣堆，走进了小宋村西北的穷人窑。这就是李有成和他的娘。

有成家祖宗三代輩輩穷。到他父亲手里，只落下一間破

土房。那时，父亲在长冶德泰永商店做杂活，有成弟兄五人，大哥、二哥给地主扛长工，三哥做砖瓦匠，有成长到十二岁上，也离开家去做“只管饭没工钱”的短工。家里的当票，替旧换新，从没断过。从农具到破烂衣服，有甚当甚，贖回这件当那件，当来当去一扫光。

有成十五岁这年，六十二岁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吐了血，资本家楞眉瞪眼的把他撵出来。有成兄弟五人跑了好几天，也没请来一个医生，父亲的病势一天天沉重。有成和三个哥哥抬上老人到南漳“和盛药店”去求医。医生开了药方，家里没钱抓药。借吧，借不来；卖吧，没啥卖。想来想去没法子，有成的眼落在两把锄头上，打算拿去当几个钱买药。父亲听说要当锄，侧起身子，颤声说：“孩子，这是咱一家人吃饭的家具，当了它，你们拿什么去糊嘴？不用管我啦！还是留着顾你们的命吧。”有成想：“锄头虽是全家吃饭的靠山，可也没有父亲的病要紧。”他乘父亲迷糊着的时候，狠狠心，拿着锄头走出去了。

锄当了，钱花了，也没把父亲救下。严冬腊月，财主们四出催租逼债，准备过年，他家愁着办丧事。身强力壮的四个小伙子，想尽办法也买不起一口棺材，安葬父亲。有成娘又不忍心用席片子卷走受了一辈子罪的老伴。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一间破房卖掉。可是还是不够买口棺材。弟兄五人跪在供祖先牌位的柜子前，磕了三个头。老大说：“不是后代不孝，今天实在想不出法子，请祖先搬搬家，让我们把这个柜子卖了吧。”娘儿们把祖先牌位挪下来，将柜子背到集上卖掉，凑合买来个薄皮棺材，才把父亲打发入了土。

死人入了土，活人沒房住，一家六口人該到哪里去安身呢？村西有座土地庙，那时候村里人迷信，都說那是人死了到阴間报到的地方，活人不能跟死鬼打交道，許多年来很少住人。有成說：“咱們住进去吧，穷人还怕什么鬼！”接着就找村长和社首說了几車好話，答应逢年过节，給土地爷烧香摆供、办祭祀，才讓他們住进去。

全家人在前不着村后不挨戶，荒草滿院，孤零零的土地庙里住下来，租种了二亩庙产地。二亩地当然养不活六张嘴，有成就到五里以外的王家堡給地主当长工，二哥、三哥也出外侍候人。生龙活虎的年輕人，一心想緩一緩气，再熬出一个好日子来。誰知路子越走越窄，穷人偏偏遇上了閏腊月。一九四三年来了个灾荒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領着长治，小宋村也是敌人統治的地方。日伪軍烧杀擄掠，穷人們已經够苦了，再加上这个賴年景，就更难活下去。当长工，没人要，老二、老三被地主打发回来，要飯，没人給。弟兄五个，十只大手，竟养活不了母亲的一张嘴。老五五元，一开春就餓死了。老三武生，离乡背井到晋南去逃荒；老二黑旦，吃了人販子两个窝窝头也被人家騙走，以后再也沒有听到他的音信。一家人死的死，走的走，土地庙里只剩下有成和他大哥富荣跟他娘。家里留下大哥照看老母，有成照旧去王家堡侍候地主。

灾荒越来越严重，树叶吃光了，草根挖尽了，有成娘餓得两眼发黑，滿脸虚肿，只剩悠悠的一口气。

有成的大哥眼看母亲要活活餓死，急得团团轉。这天傍

晚，他走出廟門，站在地邊思謀着活下去的出路。眼前是一片大麥田，麥穗已經鵝黃了。他發現有一縷大麥被牲口蹄子踩过，歪倒在地上，心想：反正這幾根大麥也長不起來了，撿下它來給娘熬碗湯喝吧。他邊想邊走到麥子跟前，撿了六穗大麥，剛要轉身，被地主的狗腿劉和保喝住了。狗腿子不容分說，氣勢洶洶地揪住李老大的耳朵，把他拖到村里的大廟院。村長李福元聽說李老大“偷”了大麥，沒等李老大多說話，就催人去撞鐘，並拍着桌子大喝一聲：“給我吊起來！”兩個如狼似虎的村警，把李老大反綁雙手，吊在半空。窮兄弟們看了敢怒而不敢言。李福元咬牙切齒地罵道：“你這個窮骨頭，真不識好歹，放着糠菜不吃，青天白日竟敢偷財主的大麥。說吧，一共偷了多少？”李老大看這陣勢，分辯、央求也不頂事，就咬緊牙關，一聲也不吭。

“活閻王”村長給村警使了個眼色，村警便拿起雙股麻花繩，在水缸里蘸了一下，朝着李老大的身上亂抽亂打，直打得他渾身血印，才把他放下來，丟到廟門外。

打完李老大，“活閻王”又帶着兩個村警，提着燈籠朝土地廟奔去。這伙強盜一進門，就指着有成娘罵道：

“你們這些窮骨頭，一點也不安分守己。神仙廟不是窩賊所，快給我滾出去！”

一個村警應聲把有成娘拖出土地廟，另一個村警就把破被單和鍋碗，扔在廟門口。“咔嚓”一聲鎖住廟門，揚長走了。

李有成在王家堡聽到家里出了事，急急忙忙往家趕。趕回土地廟的時候，他的大哥也蘇醒過來，強掙扎着走回土地廟

旁。有成看到昏迷不醒的母亲和伤痕累累的哥哥，心里像锥刺刀割。他一边喊娘，一边把她扶起来坐着。娘紧咬牙关，闭着双眼。大哥忘了自己的伤疼，抱住母亲大哭起来。坐了好大一陣，母亲才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看着两个孩子的时候，眼泪簌簌的流下来。母子三人哭一陣，說一陣。夜深人静，鸦雀无声，任他们哭干了眼泪，嚎哑了喉咙，在那吃人的世道里，又有什么办法呢？

东方发白了，老大朝娘跪下說，

“娘啊，儿对不住你，暫且叫有成侍候你，我到外边找个落脚处，只要有条命，总饒不了这伙龟孙們。”

母亲沒有阻拦他，只說了声：“走吧，富荣，这里再也待不住了……能回来还是早些回来，好叫我再見你一面。”

有成也揮泪說：“大哥，你放心走吧，无论走到哪里，千万来个信。娘不用你操心，有我侍候。”

富荣一走后，从此音信杳无。

土地庙前只剩下有成和他娘。两个人又該到哪里存身呢？这时李有成想起了穷人窑。

母亲听說要进穷人窑，流着泪說：“那是个死人洞，进去了就甭想活着出来。我亲眼見到的就有王和尚、高富成几家，都死絕在那里，咱可万万去不得。”

“娘呀，”李有成功娘說：“不怕，咱暂时去住几天，等找上住处再出来。”

就在端午节这一天早上，有钱人正团圆在一起，欢欢喜喜吃粽子，他母子俩却流着眼泪，餓着肚子走进了穷人窑。

黃連洞

有成扶着母亲走进那孔小破窑，看见窑后边的麦秸堆里躺着一个老汉和一个年轻人。他放下老娘，捡来些半截砖，打算靠着左窑帮就地垒个炕，一看上头牙牙磕磕快塌啦，不敢在这底下垒，赶紧挪到窑右边。拿破碗挖了些土，填平面上的坑，垒了一圈半截砖，中间填了些麦秸，才把母亲移到“炕”上。有成坐在一块砖上正想喘口气，窑后边那个老汉李可意走过来了。隔壁窑里的高假则娘也进来了。他们都向有成娘儿俩打招呼。有成娘说：

“你们看我，越活越不像个样啦！”说着就抽泣起来。

高大娘劝说道：“他孀子，不要伤心啦，穷人的天气（光景）都一样，谁也甭笑话谁。看我这，住的没脸窑，吃的猪狗食，穿的开花衣。我假则弟兄俩，只有一条破裤子，谁出门谁穿。唉……”

“老嫂，快别这样说了。”李可意老汉凑到有成娘跟前说：“我看谁也比我强，活在这世道，就得自己给自己宽心哩！”

说着说着，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得出去打点吃的了。有成为了照看母亲，没再去王家堡当长工，就去本村里找零工做。李可意老汉到窑后边叫起那个年轻人后，自己也拖了根棍子，夹了个破碗，出窑去讨饭。那年轻人叫李引顺，十八、九岁，他爬来望了望有成娘，一声没响，拿上斧头和绳子，出窑打柴去了。

人都出去以后，有成娘把窑里窑外细细的看了一遍，窑顶

窑帮都熏得黑黑的，左窑帮的頂上已塌了一片，地上坑坑洼洼，外头沒有窑脸，門口用五六捆玉菱秆堵着，两旁的秆子围着尺把厚的土，只有中間两捆是活动的，白天拿开，黑夜堵上。窑門口荒草一片，垒着几个三块砖支成的小“灶”。窑里除了破鍋、烂碗和一些破麻包、破布袋、碎布片外，什么家具都沒有，哪里像人住的地方！

后半晌，李可意討了一把糠皮、一口糊飯回来；有成也給娘端来半碗稀米湯。有成娘把“飯”倒了一半讓可意吃。老汉摆了摆手，就去門口烘火“做飯”了。他到河里舀了一盆水，把要来的东西倒在里边就熬起来。这时李引順背回一捆干柴，进了窑，无精打彩地躺在麦秸上。有成娘知道他肚飢了，赶紧把沒吃完的稀米湯給了引順。

五黄六月的太阳很毒，窑里热得像蒸籠，蝇子轟轟乱飞，引順拔了几根臭蒿，往外赶了一会，蝇子仍然不断的往里面鑽。

可意老汉把“飯”做好，給引順舀了一碗，又給有成娘端过半碗，自己便就着鍋喝起来。一把糠皮，一口糊飯，几根野菜，一盆水，攪到一起，少盐沒醋的，这叫什么飯！

一会，高大娘又进来了，看見李可意端的是清水稀湯，就說：“我还有一把榆皮面，下一頓你可以撒一些，飯就勻和啦。”

有成娘和高大娘碰在一块，拉扯起穷家常来……

心 連 心

有成娘进了破窑以后，一方面因为思念逃出去的三个儿

子，另一方面因为经常吃不饱饭，不久就病倒在“炕”上了。

在母亲生病期间，有成天天出去打短工。这时，多亏高火娘在“家”照顾他娘。有一天，李有成省下半碗稀饭，想给母亲端回来，刚出大门被富农李福兴碰见了：

“李有成，你吃饱了还要往回拿？我可不能雇一个人干活，管两个人吃饭呀！”

“这是我省下的一口饭，又没多吃你的，何必说这些难听话。”

“你省下饭不吃，干活还能有劲！以后不准你往回拿饭。”

“那可不行。要不，你另雇旁人吧！”

李福兴再没往下说。因为他看上了有成这把好手，怕说的顶了牛，有成不给他干活，所以支吾了两句就走开了。

有成回来热上稀饭，端到娘跟前，娘颤巍巍的接住碗，强打精神喝了两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天黑的时候，李可意老汉一步一跌地爬回来，一进窑门就对有成说：

“你……你弄点水把这点髒髒上的泥冲冲，热一热，给你娘吃吧。”

有成把老汉扶进窑后边，就去洗那盛在碗底里的几根泥髒髒条。他刚点着火，忽听见李引顺嚷道：

“可意爷爷，看你腿上的血！”

李有成过来一看，只见老汉的左腿肚上，被狗咬了好几个血窟窿，赶紧从衣襟上撕了块破布给他包好。

原来，老汉看到有成娘生了病，想出去给她打点好吃

的。轉了一晌午，好容易要了半碗餡湯，路過富農董海旺門口，被兩隻惡狗咬倒了。要不是董家的一個長工把狗趕開，今天就回不來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的晚上，有成娘的病更重了，吃一口吐一口，滴水不能進肚，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話也說不清了。有成攙着老娘，眼里直流淚。引順看見蚊子太多，就在門口烘了一堆火；高大娘在一旁給李大娘說寬心話；可意老漢被狗咬破的腿腫得明溜溜的，躺在一旁直嘆氣。

過了一會，有成娘的嘴動了幾下，像要說話的樣子，但一句也沒說出來，接着腦袋一低，兩腿一伸就不動了。高大娘見有成娘斷了氣，就說：“有成，快準備後事吧。”

可是有什麼準備的呢？他趴在娘身邊哭了起來。

這時，吳胖仁、原張鎖來了。他們和有成在一塊當過長工，很有交情，今夜是來探李大娘的病的，但已經趕不上了。吳胖仁忍住悲痛，拉着有成的手勸道：

“有成哥，人死了哭也哭不轉來，還是準備後事要緊。你打算怎麼辦？”

“手無分文，只有用席片子卷啦。”

“那怎麼行，……”

“沒有錢，怎麼辦？”

“不怕，人多路寬，我倆給你去借。”

大家商量了一陣，就由吳胖仁、原張鎖去借錢買棺材。

胖仁 and 張鎖走后，高大娘忽然又想起裝殮死人的壽衣，對有成說：

“孩呀，人家有錢人死后，要穿十来身送老衣，咱們沒錢，不能同人家比，可也总不能太簡慢了您娘。……”

“把我身上这件沒領沒袖的布衫給娘穿上吧。”有成說罢就把破布衫脫下来給娘搭上。

“我还有条破单褲，給您娘吧。”高大娘取来破褲也給有成娘穿好。

第二天，吳胖仁、原張鎖抬着一口棺材来了。高大娘就招呼大家把尸体入殮，点上“长明灯”，献上“到头飯”，燒了四炷香，大家臥下痛哭一場，然后就在一旁守灵。

安葬那天，吳胖仁、原張鎖都来帮忙，穷人窑里的人都披着麻瓣送葬，大大小小排了二十多个。不是一家人，可披麻带孝送丧，自古以来还是头一次，所以看紅火的人很多。有人說：“嘿！穷討吃的成了一家子啦！”

苦 老 汉

母亲死后，有成剩下孤身一人，觉得这穷人窑的穷朋友像亲人一样亲，便在这里留了下来。他白天出去給富农干零活，黑夜回来照看可意老汉。老汉那条被狗咬伤的腿化了脓，好长時間不能走动，全靠有成和引順养活他。

說到李可意老汉，也自有一番苦难的經歷。老汉八岁上死了父母，給地主放羊，受不了挨打挨罵挨餓的折磨，十一岁那年逃出地主家过了一阵流浪生活，不久被长治县苏店鎮大地主张克俭看中，在他家当了长工。张克俭外表上不像旁的地主那么凶狠，心里可比別的地主更歹毒。他見李可意年輕

力壯，手脚勤快，年年哄着他：“好好干吧，往后給你娶个媳妇，把你攏成人。”可意信以为真，沒明沒黑地为张克俭干活，一直干了五十二年，力使尽了，腿也不灵了，仍然是光棍一条。在他六十四岁那年，张克俭嫌他年老无用，一棍子把他赶出了門。

李可意老汉离开张家后，回到小宋村，沒个落脚之处，听说长子县九村有个天主堂，收容孤寡老人，便挪着老腿走了几天，来到九村，进了天主堂的孤老所。孤老所挂的是慈善机关的招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老汉在这里住了一些时候，亲眼看見披着宗教外衣的洋教士把中国人不当人的事，又气又怕，终于瞅空逃出天主堂，回到小宋村，进了穷人窑，靠着乞討維持残生。……

可意老汉在有成和引順照看下，到了冬天，腿伤漸漸好了，能自己出去要点吃的了。

一天黑夜，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风卷着雪花直往穷人窑里鑽。李引順冷得頂不住，摸些枯草，烘了个罗圈火，蹲在中間烤着。这时，李有成端着半碗飯回来。他看見引順一个人烤火，問道：

“你可意爷爷哪里去了？”

“他下午出去要飯，还没有回来。”

“傻孩子，你也不去找找他。”李有成教說了引順几句，轉身就往窑外走。引順也跟了出来，两人分两股头去找李可意老汉。

有成走的是通往胡家庄的大路。走到一个大坡跟前，看

見路中有一堆凸起的白雪，心里有些犯疑，就走过去用棍子一拨拉，果然是一个人，脸朝下趴在地上。有成用手摸了摸，身子已冻得直挺挺的，一看，有条受伤的腿，是李可意老汉。他鼻子一酸，眼泪就像小河一样流下来。……

李可意的遗体抬回来的时候，又惊动了穷人窑里的穷弟兄，半夜三更都跑到这个小窑来了。住在隔壁窑上的高大娘也由她的儿子高假则搀着走进来了。

有成和假则說：“你說这丧事該怎么办？”

“尽力办吧，看来棺材是买不起了。”

“是啊，”李有成思謀了一陣說：“我去找主家算算賬，再找穷朋友帮湊点，买两只旧缸，缸口对着缸口，把他装进去埋了吧。”

高大娘咳了一声說：“就这样办吧。来，把老汉抬到窑中間，烧上四炷香。还得看好些，不要叫老鼠糟害他。”

第二天，有成和大伙抬着缸棺材，朝村东北乱葬坟走去。

这一年因为灾荒严重，冬天又比往年冷，穷人窑里的人，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冻死餓死的一共有九个人。窑里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網 条 針

第二年夏天，小宋村正忙着收麻，因为去年遭了灾荒，人逃出去的不少，村上的劳动力很缺，收麻、漚麻又是个紧活，俗話說：“喝了一杯茶，坏了一池麻，”誰不赶紧雇几个人收麻呢？尤其是地主、富农，种的麻又很多，更着了急，他們到处找人。

一天清晨，富农李福兴窜进穷人窟，走到李引顺跟前，边推边喊：

“喂，喂，太阳快照着屁股了。快起，快起！”

“忙什么？”李引顺看见喊他的是李福兴，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

“大忙天还睡觉，今天给我捞麻去吧。”

“你忙我又不忙。给你捞麻？说得好听！今天我要睡觉。”

“给你双工钱，中午吃拉面，走吧。”李福兴说着就要拉上引顺走。

“去你的吧，元宝摆满地，我也不给你干活。”李引顺甩开李福兴又躺下了。

“天生不识抬举的东西，有你好看的时候！”李福兴碰了一鼻子灰，恼悻悻地走了。

李福兴走了以后，高大娘拄着棍子过来劝引顺说：

“孩子啊！咱不能和肚子生气，这两天好找活，还是出去赚点活钱糊糊口吧。”

引顺一见高大娘来劝他，赶紧坐起来说：

“这些家伙，我一见就生了气，饿死也不给他们去干活。”

“你不愿给他干，也得起来打搅点吃的呀！”

李引顺很听高大娘的话，他站起来，提了个破篮子，就剜野菜去了。

李引顺是个有骨气的年轻人，像根钢条针——宁折不弯。他五岁上就成了孤儿，全靠奶奶把他拉扯大，从小就恨透了地

主、富农。十岁那年，引順在富农李福兴的砖窑上千杂活。有一天，李福兴的孩子趁引順低着头拿砖的时候，一屁股騎到引順脖子上，拿着鞭子一面打引順的屁股，一面喊叫：“快走，好小馬儿。”引順恼了，猛地一歪身子，把富农的崽子摔在地上，那小崽子从地上爬起来，拿上砖头就往引順头上砸。引順更火了，一拳打在那小子鼻子上，打得他流出鼻血来，像猪叫一样跑回家去。

一会，富农李福兴怒气冲冲的来了，

“引順，你这个王八羔子，不好好干活，为什么打人？”李福兴嚷着过来，朝引順就是一脚。

“你問他，誰先打誰来，他拿人当馬騎就行？他是人，我不是人？！”

“狗小子，还嘴硬哩！”李福兴动了火，揪住引順就拳打脚踢起来。

“小孩不說理，大人也不說理，不給你干啦。”李引順一面掙扎，一面喊叫。后来砖窑上的工人跑过来才拉开。这时李引順已被打的滿嘴流血。从此，他就跑回家去，說什么再也不給地主、富农干活了。……

从此，李引順靠打柴換錢，有半頓无一頓地維持他和奶奶的生活。奶奶死后，引順沒处棲身，就搬进了穷人窑。两年前，可意老汉来到穷人窑后，引順和他相处得像亲人一样，把他称做“可意爷爷”。老汉出去討飯，总要省下一口半口带回来給引順吃，引順打柴卖了錢，也总要給他“可意爷爷”买个烧餅什么的带回来。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可意老汉冻死以后，引顺悲伤过度，每天黑夜哭，白天也没有心思出去干活。一天，他又上山去砍柴，本来没力气了还硬砍，当他背着一捆柴走到穷人窑的半坡上时，忽然头昏眼花，直冒冷汗。他挣扎着走了几步，紧紧靠住一棵大槐树，渐渐地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临死时他还瞪着双眼，向李福兴住所的方向怒视着。

引 火 人

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乌云遮不住太阳，长夜终究会明。

穷人窑里的人简直活不下去了，都眼巴巴地渴望着很快有个出头的日子。

一九四四年九月的一天，村上来了个农民打扮的壶关人，锄柄上挑着一个小包，在村里转游了一会，天快黑时来到了穷人窑。此人说他姓关。大家见他也是个受苦人，就说这问那很快谈到了一根弦上。他说：

“咱穷人快有办法啦，壶关老根据地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

高假则、李抢则、李金旺等人不知减租减息是怎么一回事，抢着问老关，老关便对他们讲起革命道理来。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得很热闹，惟有李有成蹲在一旁，光听不插嘴。老关也看出了有成的心思，就主动向大家表白说：“我也是扛长工的，愿意和大家交个朋友。”

有成听了一阵，觉得他句句说的是穷人心上的话，又见他

两只生滿老茧、又粗又大的手，像个受苦人，才凑到眼前亲热地拉呱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老关告别大家往长子县去了。临走时打开小包，取出两件旧衣裳，给了李有成，让他分给最需要的人。

过了四五天，老关又返到了穷人窑，他背着二三斗玉茭，说是打忙工赚的，让穷弟兄们分了吃。有成这时心里亮了，知道这不是个平常人，就拉住他说：

“我跟上你走吧，在这里实在活不下去了。”

“不，你应该留在这里，把穷弟兄团结起来，给抗日政府做点工作。赶走日本侵略者，咱穷人就都有了出头的日子。”

自从老关来过之后，穷人窑里留下了革命火种。从此，穷人窑成了党地下组织活动的基地，李有成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了当地革命的积极分子。他除把穷人窑里的人组织起来外，还串连村里当长工的王林则、吴胖仁、李土则等人组成革命小组，参加了地下编村，给抗日政府送公粮，探情报，打击敌人，支援革命。

有一次，穷人窑里住下了八路军，有成等建议镇压一两个恶霸汉奸，杀杀敌人的威风，后来经过侦察，八路军把本村恶霸村副董海金镇压了。这样一来穷人窑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一天上午，恶霸村长李福元带着村警来到了穷人窑。

“都给我滚出去！你们简直要造反啦！”

“滚，说的好听，你不要吓唬人。”窑里的人毫不示弱，都一齐和他顶。

“是谁给八路军送的情报？说！”李福元诈唬着说。



“不知道。”李有成站在前面，理直气壮的回答。

“好，你们真是无法无天啦。咱走着瞧吧！”李福元见势不妙，就嘴硬心虚地“虚晃一枪”，夹着尾巴跑了。

李有成知道敌人不会甘心，就布置人巡哨。

果不出所料，一天清早，发现李福元领着一连伪军进了村，穷人窑里的人，很快躲到外边藏了起来。敌人包围了穷人窑。可是，他们费尽心机却扑了个空，除砸碎几个破锅、烂碗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一九四五年秋天，长治解放了。从此，小宋村的穷人们便结束了悲惨的生活，穷人窑里的穷兄弟们住进了地主、富农用穷人血汗盖起来的高楼大院，穷人们真正的站起来了。

李有成同志，现在是长治县高河公社小宋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小宋大队是全省农业特等先进单位之一，年年增产，岁岁丰收，由缺粮村变成了余粮村，家家盖新房，户户有余粮。欢乐代替了悲痛，富裕赶走了穷困，小宋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穷人窑已成为历史陈迹，当年穷人们受苦受难的地方，今天却变成了五果园，奶牛场。李有成同志深怕大家“好了疮疤忘了疼”，每逢过年过节，大家尽情欢乐的时候，他总要把穷人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把这座口碑牢牢地竖进每个人的心房，让小宋村的男女老少，世代相传，永志不忘！

楊先讓木刻

革命媽媽暴蓮子

张凤儒 李志寬 刘 重

暴蓮子，山西武乡县監漳公社祿村人，今年六十三岁。高高的身材，长圓臉，走起路来挺矫健。要不是鬢边染上了白霜，誰也看不出她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这位优秀的女共产党员是武乡县人民代表，武乡县人民法院陪审員。县里經常通知她开这个那个的会。人們說她老年紀了，又是小脚，要給她雇車，她說什么也不要，拿上鋪盖、干粮，蹬蹬蹬就上路了。从祿村到县里，四五十里路，她歇都不歇，一口气就赶到了，当天报到，准时出席；开罢会，当天又蹬蹬蹬赶回家。真是個“鉄老人”！

要問为什么大家叫她“革命媽媽”，这得从一九四〇年說起。

八路軍的好媽媽

一九四〇年，日軍侵占了武乡城西的重鎮段村，在那里扎下了个大据点，三天两头沿着蟠(龙)武(乡)公路讓汉奸領着出来杀人放火；八路軍、游击队經常在这一带袭击敌人。暴蓮

子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就带领村中妇女做军鞋、补军衣、运公粮、站岗、放哨,整天价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

一九四二年,敌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清剿”、“驻剿”、“扫荡”越来越猖狂,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也越来越顽强了。暴莲子这时已当了妇救会主席,样样工作带头,干得更出色了。

四月里,一天黄昏,浊漳河边上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八路军、游击队又对出来“扫荡”的鬼子进行袭击。祿村离浊漳河只有七、八里路,听到敌情,人们都往野地里走。暴莲子连忙把全村妇女送来的军鞋收拾好,准备转移。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敲大门,还以为敌人竟来得这样快,便赶紧藏好军鞋,出去开门。

“老大娘,别怕,我是八路军……”一个高个子的军人,跌跌撞撞地跨进门槛。他说话是外地口音,显得有气无力。他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络腮胡子又浓又黑。

暴莲子急忙扶他在炕上躺下,一边拨火烧水,一边打听前线的消息,才知道他叫赵登寿,是八路军里的一个老红军,刚才在浊漳河岸上打鬼子,受伤掉了队。

水烧开了,暴莲子正打算给老赵洗伤口,又听见大门“咚咚……咚咚……”响个不停,还夹杂着叫骂声。她连忙把老赵藏在炕前的灶灰洞里,上面盖上两束柴禾,然后合上洞盖。

没等开门,大门被踢开了。两只黄狗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闯进院来,劈面打了暴莲子两个耳光,恶狠狠地问道:“有八路的伤兵跑到你家来吧?”

暴蓮子故意裝作听不懂話，站在洞蓋上說：“老总，你要吃燒餅嗎？”

“傷兵！八路軍的傷兵！她媽的，誰跟你說什麼燒餅？”

“走吧，走吧，別跟這傻老婆子閑咕叨！”兩個黃狗子叫罵着跑到村西几家院落里搜查去了。

敵人走后，老趙上來，握起把菜刀就要往外走。“媽媽，天明敵人再來搜，會連累你老人家……”

暴媽媽拖住老趙的手，說什麼也不讓他走。

這天深夜，民兵們幫助暴媽媽把老趙轉移到野外窑洞里。暴媽媽每天爬溝越嶺給老趙送水，送飯，換藥，扎傷口，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白面烙成薄薄的油餅，把家里母雞生下的雞蛋燒成美味的蛋湯給老趙吃。

過了幾天，老趙在她細心的照料下養好了傷口，要歸隊了。臨走時，他涌出了熱淚說：“媽媽，你真是八路軍的好媽媽呀！我這次重回前綫，一定要破命多殺幾個鬼子，報答你的恩情！”

一九四三年，敵人对太行區實行“蚕食”政策，蟠武公路上安下許多“釘子”，把武東根据地割成路南、路北两部分。祿村在路南区，暴媽媽的窑洞就成了南北两区的交通站。

這年初冬的一個傍晚，雨水滴滴答答下个不停，还夾着雪花，天气很冷。民兵在暴媽媽窑洞上放着游動哨。忽見漫天雨雪中，有个小小的人影从山后羊腸小道上走过来。

“誰？站住！”

“喂，我啊，105号……”

“105号”是路北八路军通訊員小陈的代号。暴媽媽一听到这个代号,就开门迎出去。果然是小陈:他浑身衣服透湿,像一只落湯鸡,那张黧黑的胖胖的脸,也冻得发青了。暴媽媽馬上帮小陈脱下衣服,叫他鑽到被窝里暖暖身子。小陈一边打呵欠,一边把蟠龙、胡蛮岭一带据点里的敌人要来路南搶粮的消息告訴暴媽媽,暴媽媽也把路南的情况告訴小陈。末了,小陈說:“我明天一早就要回去。”

“天气不好,路又滑,歇一天半天吧!”

“不,领导叫我明天回,还有重要任务呢!”

暴媽媽心疼小陈,抓出一把紅枣想給他压压飢,誰知小陈这小鬼已經打起呼嚕来了。她給小陈掖好被子,又从自己孩子的身底下抽出一条破毯子,輕輕地压在小陈身上,就点起火来,一边做飯,一边給小陈烤衣服。

“明天就要回去,又是雨,又是雪,穿着这样薄薄的夹衣,怎么行呢?……”暴媽媽一边思量,一边瞅着小陈的脸蛋漸漸泛起了紅色。她抖抖已經烤干的衣服,听听窑洞外面尖厉的风声,于是她点起小油灯,輕輕拉过盖在自己孩子們身上的被子,把被角的棉絮一块一块挖出来,填进小陈的夹衣里。棉絮填滿了,又一針一針地縫起来。她生怕小陈发觉,見他一翻身,就将小油灯吹灭了。等小陈睡穩了,才又点上灯繼續縫。

东方发白,邻近窑洞里的人們都起来了,一片吵嚷声惊醒了小陈。他一头坐起来,伸手抓住压在身上的夹衣。怪呀,夹衣怎么变成棉衣了!回头一看,三个小姐妹的被角上露出一絛棉絮,暴媽媽坐在旁边打盹。他全明白了。

他穿上棉衣,觉得这位八路媽媽的窑洞比姥姥家还温暖。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笑颜未开,国民党反动派妄想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立即向解放区发起疯狂的进攻。

白晋战役开始了。我軍一連攻克了沁县、段村两个据点,战斗十分激烈。担架队从前綫不断送来彩号。祿村設立了八路軍的前方医院。西边大庙里,老百姓家里,到处住滿了伤員。最多时,村里住过四百多名伤員。暴媽媽的院子里,三眼窑洞,两間土房,就住了四十多个伤員。

每天,鸡叫头遍,暴媽媽就一骨碌起来,率領着自己的三个閨女和全村妇女們,到大庙里和各家去看护伤員;临走时,又把伤員的脏衣服带回家来洗淨,烘干,第二天一早給送去。黑夜里,妇女們还和民兵們輪流放哨。暴媽媽岭上坡下到处巡視,給放哨的人送水送衣服,碰到打盹的,就喊醒他們,叫他們不要大意。

她疼伤員們胜过自己亲生的儿女,伤員們爱她也胜过自己的亲娘。八路軍前方医院設在祿村这段时间,光她亲手救活的重伤員就有几十个人,她被太行区党委誉为光荣的“革命媽媽”。

前綫,后方,到处都传揚着她的模范事迹。八路軍里,不論男女战士,都尊敬而亲切地称她“媽媽”。

一九四五年八月,从沁县前綫送来一位重彩号。他头部受重伤,右胳膊骨头打断了,在路上,曾經动过三次手术,因为

失血过多，抬到村里时已经昏迷不醒。医院里进行抢救后，暴妈妈就自告奋勇，把这位重伤员接到家里来看护。

医生说，这伤员需要绝对安静，在头部伤口没有缝合前，身体绝对不能动弹。暴妈妈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都迭在一起，铺得平平整整的。她摸摸觉得还不够绵软，又从柜子里拿出自己手织的一块白布，母女四人一齐动手，临时赶缝了一个衬套，中间塞进麦秸，做成个又厚又松的、有弹性的垫子。她把这个垫子铺在那些被褥上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扶着伤员躺下。

夏天苍蝇多，扰得伤员无法安静，暴妈妈又用纸剪成条条，扎在麻秆上，做成一把蝇刷，叫大闺女坐在伤员身边日夜不停地驱赶苍蝇。这闺女也和娘一样是铁打的，夜深了，她一边打盹，一边手里仍然不停地挥着蝇刷子。伤员拉屎、撒尿都由母女俩服侍，那就更不消说了。

初来时，这伤员发高烧，医生说要发汗才能退烧，医院里却连阿司匹灵这种药都用完了。于是暴妈妈到野地采了薄荷、荆芥，又到邻家找来了生薑、葱根，然后熬成汤给他喝，使他出汗。这伤员的胳膊肿得像北瓜一样粗，也因为没有药治，不久就腐烂了。暴妈妈又采了桃叶，用白布包着，捣烂，挤出绿绿的苦汁来，给他洗伤口。

初来时，伤员的下巴、嘴唇都发肿，用勺子喂他汤药、食物，一碰着就钻心的痛。暴妈妈便像燕子吐哺一样，把汤药、食物含在自己口中，嘴对嘴，一口一口喂给伤员吃下去。

为了使这伤员早日恢复健康，暴妈妈先把家里存下的鸡蛋全给他吃了；再把那只心爱的母鸡也杀了；以后，又把两块

埋在地里的銀元和銀鐮子、棉衣都变卖了，到邻村去換鸡和鸡蛋給他吃。附近的任村、成家庄、圪洞沟，她都跑遍了。經她这样精心护养，一个月后，这位伤員的身体慢慢有了起色。

像这样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彩号，居然能脱离险境，恢复健康，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們都觉得簡直是一个奇迹。

有一天，这个伤員因为和暴媽媽話家常，談起他幼年时最喜欢吃嫩玉米穗。暴媽媽听了后，記在心里，就悄悄叫她小闺女到自己地里，掰了三十多个玉米穗，煮了一大鍋，不但給这个伤員，也給其它伤員“尝个新”。从这以后，伤員們就特別警惕起来，再也不敢在她老人家面前露这一类口风，免得又麻煩她。

尽管这样，有一次还是給暴媽媽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天已經深夜了，外面还下着大雨，这份員被雨声扰乱得有些心煩，睡不着，与另一个伤員在聊天，談起受伤以后就沒有抽过一口烟，現在簡直不知道烟是什么滋味。这无意的閑話又落在暴媽媽耳朵里了。她推說要到外面去查哨，出了大門就去找烟。她跑遍全村，沒有找到，后来听說离祿村四里的响水溫村子里有个挑貨郎担的，有人在他担上看到过有香烟卖。她就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跑到响水溫，到底买了一包紙烟。回到家里，她把这烟送給伤員时，还假說是巡哨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民兵在抽烟，向他要来的。

暴媽媽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千方百計为伤員們服务，把八路軍的战士們看得比自己的亲人还亲。真是你要星星，她都能上天摘給你！

三个月后,这个重伤員快要出院了。暴媽媽才忽然想起問問他的名字。

“我叫杜貴保,”这位重伤員亲切地說,“我的家在晋中清徐县。娘給地主折磨死了。……媽媽,你就是我的娘啊!”

“孩子,沒說的,我們都是一根藤上結的苦瓜啊。我爹也和你娘一样被地主折磨死了。要不是八路軍、共产党来了,我这个地主家小丫头出身的老婆子哪有今天啊!……”

說着,她就对杜貴保講起自己的身世来。

黃連树上結下的苦蓮子

“我叫暴蓮子,真是爹苦娘苦,黃連树上結下我这个苦蓮子……”每逢暴媽媽講起自己的身世时,她总是这样开头的。

一九〇一年,暴蓮子出身在浊漳河边监漳鎮(离祿村七、八里)的一个雇农家里。那时候,她家只有二亩拉屎不生蛆的薄沙地,日子穷得叮当响,爹和娘不得不給鎮上譚号“二知县”的大地主当牛馬。

“二知县”的真名叫暴炳旭,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霸。他勾結官府,私設公堂、監獄,任意勒索敲榨民財,动不动就捆打审讯穷人,那威风簡直跟县官差不多,所以人們給他起了这个譚号。蓮子快要出生时,二知县还逼着她娘推碾。早产的蓮子又小又瘦,落地后不哭不动,娘把她抱在怀里,暖了好一陣,她才哇的哭出了第一声。蓮子的娘吃糠咽菜,再加过度劳累,哪里有奶水呢?蓮子吮着干癟的奶头,“哇呀”“哇呀”直哭。穷哥儿們看不下眼,有的給一把豆,有的給几合米。可是

这一点点粮食，就是用线串起来，一颗一颗吃，也吃不了几天啊！没办法，产后四天，莲子的娘又去给二知县做洗衣、喂猪等杂活。

血一把，泪一把，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莲子拉扯到五、六岁。有一天，她把莲子叫到跟前说：“孩子，家里人扛长活，打短工，一个顾不了一个，你得自己出外讨口饭吃呀……”就从那一天起，暴莲子就在镇上开始了乞讨生活。

暴莲子十二岁那年秋天，爹给二知县扛大活累得吐了血。咽气时，眼睁睁瞅着一家人，半句话也没有说。娘向邻居借了几块烂木板，做了个薄棺材。抬到半路上，只听“噗通”一声，尸体掉在地上了。抓住棺材送丧的暴莲子吓得直嚎。莲子娘说：“人死如灯灭，就这样埋掉算啦！”亲戚邻居都说：“他活着受了一辈子罪，死了还能光着身子埋掉？！”大伙儿东拼西凑，弄了几个钱，买了领席子，才把莲子爹葬了。

爹死后，家里连锅盖也揭不开，要债逼租的却来了一批又一批。莲子娘整天价不言不语。那天晚上，莲子躺下老大一阵儿，还见娘屈着身子，呆呆地坐在炕沿上。后半夜，莲子瞌睡了，迷迷糊糊听到屋门“吱扭”一声响，睁眼一看，娘不见了。她边哭边喊，跳下炕，跑出门，隐隐约约看见前头有个人影朝河边走去，她急忙追过去，到河边才追上了娘。她抱住娘的腿哭着说：“娘，我害怕啊，快回家哇！”

娘好像根本没听见女儿的话，过了好一阵才抽抽噎噎地说：“孩子，娘心里像揣了一团火，想在河边凉一凉。”莲子眼看着怒涛滚滚的大河，闪着阴森森的白光，越发害怕了。她浑身

发抖，死死拖住娘的衣襟只顧哭：“娘，娘，快回去哇，我往后再也不向你要吃的了，再也不向你要吃的了……”

娘見瘦骨嶙嶙的閨女，哭成个泪人儿，不由得心又軟下来，才扶着蓮子的肩膀，慢悠悠地走回家来。

从此，娘死也不再进二知县的黑大門了。冬天，她攬一些零星活儿做，給人紡花，織布，做針錢，納鞋底，賺点儿粮食糊口。蓮子仍旧沿門乞討。

腊月二十九那天，娘把一冬天熬夜熬紅眼睛、冻烂指头賺来的二升麦子簸了簸，对蓮子說：“孩子，咱推碾子去，后天过大年，吃頓白面条，开开口味。”

蓮子听了，心里說不出的高兴。她端着麦子往外走，她紧紧在后面跟着。

还没走到門口，“砰！”的一声，門被踢开了。二知县歪戴着一頂黑礼帽，身穿长袍短褂，手里端着水烟袋，大模大样闖进家来。一个姓郭的狗腿子跟在他后面，肩上搭着条錢袋子。

二知县脸孔拉得老长，瞪着两只狼眼，指着簸箕里的麦子說：“有粮食，为什么不交租还賬？”說話間，狗腿子已从錢袋里取出算盘，噼里啪啦一陣响，最后說：“連本带利淨欠租粮四石五斗，还有旧債三十元。”

“郭先生……你……你算錯了吧？租粮只欠一石五，旧債他爹早还清了。”

二知县拍桌瞪眼吼起来：“臭寡妇婆子，你不信，挖出你死汉子問問他。”

蓮子娘見无理可說，只好央求道：“东家老爷，俺母女实在

还不起呀！”

那狗腿子向蓮子斜了一眼，冷笑道：“还不起？这也好办，那就让你闺女去伺候老奶奶顶债！”

二知县抽了口水烟，把烟灰“噗”的一声吹出来，说：“当初你是吃我家饭怀大这闺女的。今天她给我家去当了头，也是理所当然！”说着，他向狗腿子使个眼色，狗腿子拖了蓮子就跑。蓮子娘上来拦阻，二知县一脚把她踢倒在地，倒背着手扬长而去。

进了二知县的黑大门，就像进了鬼门关。那深宅大院黯淡无光，尽管是大白天，蓮子也觉得阴森可怕。

狗腿子说的“老奶奶”，就是二知县的老婆“母老虎”。母老虎成天价发号施令；她支使长工、短工们下田种地，她命令丫头、老妈子们推碾洗菜，她还派遣狗腿子们收租放债，是二知县压迫、剥削穷人们的帮凶。她心狠手辣，也的确配得上“母老虎”这个称号。二知县就让蓮子服侍这个母老虎。

母老虎一发命令，蓮子就脚不沾地来回跑。擦桌、扫地、端茶、倒水刚做完，母老虎又叫她捶背捶腰，烧大烟。最使蓮子发愁的就是给母老虎烧大烟。烧不熟，不行；烧焦了，不行；烧流了，更不行。稍不合她心意，不是打骂，就是用烟钎子扎。蓮子的手上，不几天就被烟钎子扎伤了好几处。

一天夜里，蓮子又给母老虎烧大烟。由于白天劳累过度，烧着，烧着，她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大烟在烟灯上烧出火来，她也不知道。母老虎一见，发出“嘿嘿”的冷笑，顺手夺过烧得滋滋响的烟钎子，朝蓮子扎来。蓮子“啊！”的叫了一声，打了

个趔趄。母老虎咬着牙，恶狠狠地骂道：“死丫头，看你再打盹！”可怜的莲子，捂着脸疼得直落泪，当着母老虎的面，还不敢哭出声来。

三更天，莲子回到她住的黑房里，再也睡不着了，她决心连夜逃回家。她溜出外院，正想去开大门，两只看门狗“汪汪汪”地扑过来。莲子急忙闪在一旁，只因看门狗被链子锁着，她才没被咬伤。她又拐进工房后院，想从小门逃出去，谁知小门却被一把大铁锁锁着。她看看围墙，黑森森的，那么高，想飞也飞不出去，她就钻进堆牲口饲料的草房里歇着，想等到五更小门开了，瞅个空儿跑出去。想着，想着，就躺在草房里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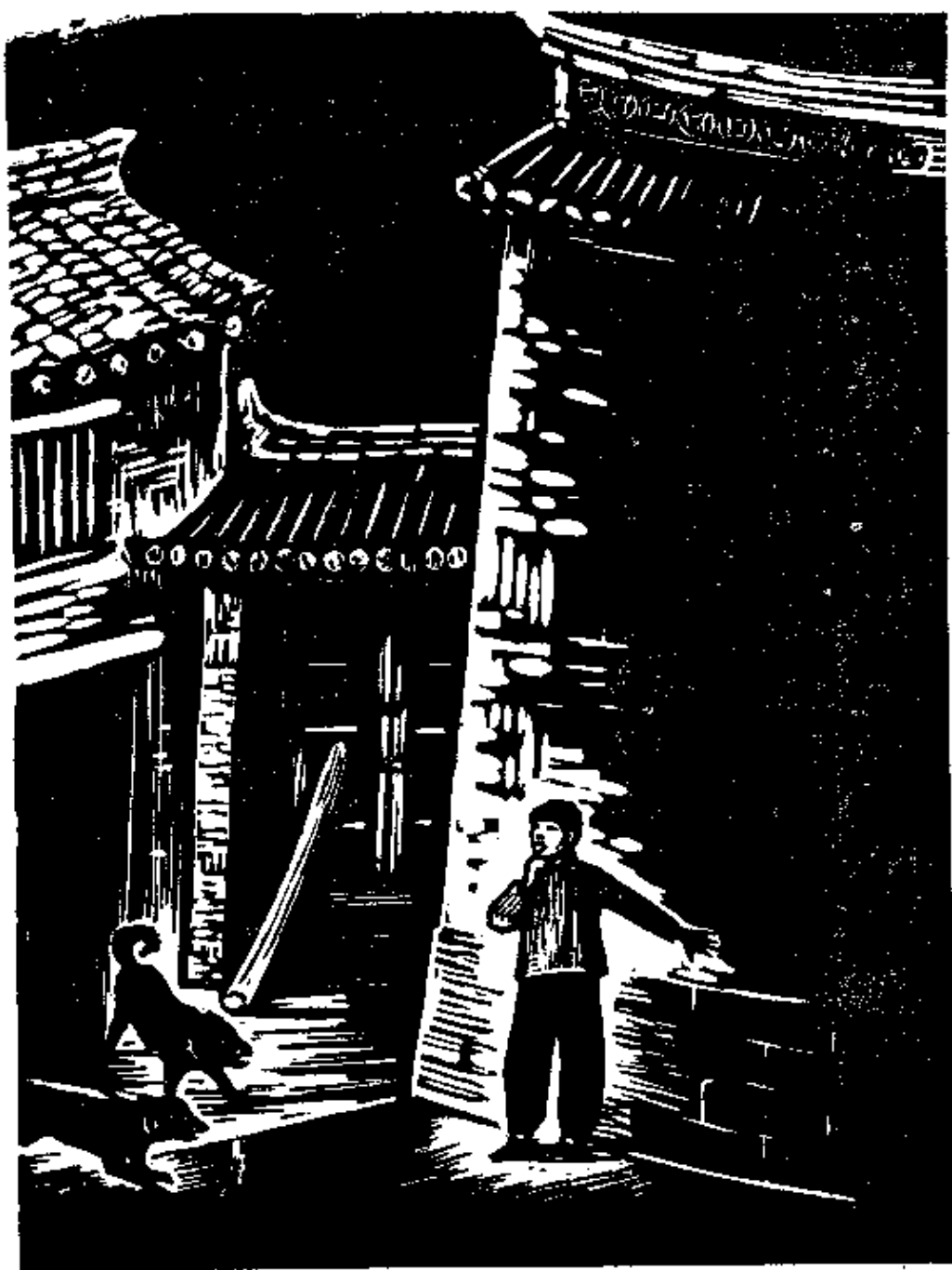
第二天天明，老长工冯大叔起来喂牲口，发现了莲子，连忙叫醒她，问她为什么睡在这里。莲子哭着说：“大叔，我……我想娘哩……”她哽咽着要冯大叔救她出去，正在这时，忽听堂屋里传来母老虎的咆哮声：

“莲子，死丫头！不来倒尿盆，死到哪里去了！”

冯大叔催着莲子快去伺候东家老奶奶。等莲子走了，他又急忙把压实的草堆弄松，堆成原来的样子。

后来，母老虎嫌莲子不灵活，换了另外一个丫头，让莲子去伺候大少爷和少奶奶。少奶奶也是个有名的恶妇，因为她脸黄，心狠，人们送她个诨号叫“小黄蜂”。

白天，小黄蜂让莲子洗衣服。财主人家，有量不尽的粮食，也有洗不完的衣服，光是小黄蜂那吃奶的小儿子一天换下来的尿布，尿布，就数不清。要洗的衣服，堆起来比莲子还要高。搓呀，洗呀，洗呀，搓呀，莲子两只小手磨破了，化了脓，衣



服一碰着，疼得鑽心刺骨，可她还得洗。折騰了一天，到晚上还要給小黃蜂的小兒子搖搖籃，擦屎擦尿，又要給長到十四、五歲的小黃蜂的大兒子喂飯，擦鼻涕。

說起小黃蜂的大兒子这个小財主羔子，蓮子心頭真有刻骨的仇恨。給他喂飯，擦鼻涕倒還罷了，他還要時常鬧着“騎驢上學”。

什么叫“騎驢上學”呢？就是蓮子趴在地上當“驢子”，讓他騎在身上，抽着鞭子，一路吆喝着去上學。十四五歲的小財主羔子，長得又肥又胖，像小豬一樣；蓮子比他小兩三歲，又瘦又弱，你想這“騎驢上學”是怎么個滋味！

有一天，蓮子整整洗了一上午衣服，胳膊酸的實在支不住，腰也累得快斷了；剛剛端起剩飯吃了一口，小黃蜂的大兒子又嚷着要“騎驢上學”。蓮子又困又餓，頭昏眼黑，想吃了飯再去，小黃蜂就罵起來：“你耳朵聾了嗎？越來越沒個規矩了，大少爺叫你你都不答理！”蓮子不敢再遲緩，只好放下飯碗，趴在地上，讓小財主羔子耀武揚威地騎上去，抽着鞭子，馱着他“跑”起來。

地主家的門檻老高，大門外還有五六級的石階梯，多難爬呀！蓮子停下來喘了口氣，小財主羔子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好容易把他馱到學堂返回來，剩飯早已被看門狗吃完了。

傍晚，小黃蜂又抱了一大堆衣服讓蓮子拆洗，蓮子正在用剪刀拆着綫襪。小財主羔子從學堂回來了，一頭撞在他娘懷里撒嬌，說蓮子偷懶，不好好馱他，還無中生有說她有意要摔壞他。小黃蜂一聽，氣汹汹地罵道：“摔壞我家的命根子，拿你

一千条穷命也赔不起！”说着顺手拿起火盆里的铁钎，没头没脑朝蓮子打来。蓮子慌忙把头一低，想躲过铁钎，谁知道左眼恰巧碰在剪刀上，登时鲜血直流，“哇呀！”一声就昏倒了。小黄蜂却在一旁冷笑说：“活该！活该！”

蓮子被戳瞎一只眼后，被小黄蜂赶到厨房里，每天让她烧火，做饭，挑水，喂狗，扫院。有一次蓮子淘黄米，本来淘得很干净，小黄蜂硬要鸡蛋里找骨头，说她没淘好。蓮子分辩几句，小黄蜂又大黑起来，“养狗还咬几口，养你这个饭桶叫干啥？”她喊来狗腿子，说蓮子不尊敬家主，叫绑在柱子上用皮鞭乱打。霎时间，蓮子被打得遍身是伤，血肉淋漓。小黄蜂还不泄恨，又往她伤口处泼盐水，蓮子痛得大叫大哭。这一顿毒打后，蓮子得了病，连日发着高烧，几天过后，瘦得皮包骨头，脱了人形。财主们见她身上再无油水可榨，便一脚把她踢出了大门。

老长工馮大叔把蓮子背回家时，她已只剩一口气了。第五天深夜，蓮子昏过去好久没有醒来。娘以为她死了，把她背出去准备埋葬。到了半沟里，娘摸摸女儿，忽然发觉还有些热气，又把她背回家来。

她在炕上躺了三个多月，总算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但她那只被剪刀戳坏了的左眼却永远残废了。

十四岁上，蓮子到祿村一户贫农王旦孩家做了童养媳。王旦孩比她大十来岁，为人忠厚老实，善良勤恳，待她像亲妹妹一样。夫妻俩患难相依，过得挺和睦。丈夫出外扛长工，打短工，捎种家里几亩薄田；她也兢兢业业，勤俭持家，春天里她

扛起鋤頭到荒坡開荒，夏天她頂着烈日拾麥穗，秋天給人家當幫工賺些糧食，冬天她就紡花織布，常常通宵達旦，忙個不停。她總是說：“只要有一雙閑不住的手，日子再艱難，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走。”

儘管夫妻倆起五更，熬半夜，把一分一秒的時間都用在勞動上，但是，那陣子，地租、捐稅、高利貸，五花八門，名堂可多啦！他們像所有的窮人一樣，從明盤算到黑，從黑盤算到明，盤算來，盤算去，還是沒個出路。生大女兒時，勉強對付過去了，接着，生了二女兒、三女兒，家口多了，就更窮得喘不過氣來。

“窮人什麼時候才能過上好光景呀？成菊，蘭菊她們姐妹仨，難道永遠是討飯做丫頭的命，非像自己一樣受罪一輩子不可嗎？……”

艱苦的勞動，日夜的焦心，使得不滿四十歲的蓮子已顯得蒼老了。就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黎明的曙光照到了油漳河，照到了祿村，也照亮了蓮子那個陰冷苦難的家。

一九三八年春天，溪邊的桃杏正開花，共產黨八路軍來到了太行山。

第一個春天

“八路軍來了！”

“是啊，聽說是陝北開過來的紅軍……”

“噲，還有女兵呢！你瞧，那軍帽下露出長頭髮的，可不是個女兵？……”

一批批穿着粗布軍裝的隊伍開進祿村來，人們熱烈地歡迎着，紛紛地議論着。婦女們對八路軍的女兵，特別感到興趣。隊伍一進村就散開了，有的寫標語，有的和老鄉們拉話，有的爭着給老鄉們担水，掃院子。碾台上站着一個矮胖的女兵，在向老鄉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她身邊圍了一大堆人。蓮子也跑過去，只听那女兵說：

“……軍民合作，力量無窮。別看日本侵略者有飛機大炮，我們不怕，會打贏他！……”

蓮子想把那女兵看個仔細，把她講的新鮮話兒听個明白，就擠進人圈中去。

“……組織起來就有力量……婦女們參加婦救會，那是為了救中國，打日帝，求解放……婦女不受欺，窮人不受窮！……”句句話都打中蓮子的心。她心亮了，眼亮了，覺得頭上的天也亮了。

打從這天起，暴蓮子就參加了婦救會。她整天開會呀，唱歌呀，漸漸懂得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打從這天起，她放開了纏死的足，剪短了長頭髮，吐出了幾十年來都積在胸中的怨氣。

她在那條曾經走過千百次的溪邊石道上，蹬蹬地跑上又跑下，跑東家，闖西家，對婦女做宣傳組織工作。她好像在這條有山有溝的河谷里第一次聽到鳥叫，第一次看見花開，第一次領略到山青水秀、桃紅柳綠的春天美景。那真是天變，地變，人也變的偉大歲月！

過了不久，大伙兒一致推選她當了婦救會主席。她和婦

女們一起做軍鞋，糧袋，烟袋。她不但做得多，做得快，還做得好。碰到個別婦女不按質量要求，做鞋底不用碎布而用草紙挖槽，就挑出來給打回去。有些婦女覺得她太認真了，還冷言冷語說：“這是支應差使，又不是……”沒等話說完，蓮子就嚴肅地說：“前方是按季節發鞋的，一雙鞋要穿三四個月，這樣瞎胡弄的鞋能頂幾天穿？我們是為自己軍隊做鞋，怎能和從前給閻錫山支應差使相比？”婦女們听了，以後就把鞋底納得結結實實的，還在上面做出“努力殺敵”，“保衛祖國”等字樣來。

這以後，蓮子就忘我地參加救護八路軍傷員的工作。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蔣介石、閻錫山的匪軍向解放區進攻時，祿村不少民兵都響應黨的號召，參加八路軍去打閻匪軍，蓮子也毅然決定送她十四歲的二女兒蘭菊去參軍。她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她送女參軍的故事一時傳為美談。但人們傳頌的還有她“老年得子”的故事呢。

讀者還記得，她在救護傷員期間，曾經費盡心血，把一位重傷員杜貴保從死亡線上救活過來的事情吧。

杜貴保傷愈歸隊後，參加了幾次戰鬥，又受過傷。一九四六年七月，他的部隊在河北整編時，領導上決定讓他轉業。臨走時，教導員對他說：

“貴保同志，你準備回山西老家嗎？”

“是。”

“你家不是在清徐嗎？那里還是敵占區。”

“我還要回家。”

“那不太危險嗎？”

“不。”貴保說：“教導員同志，我要回另一個家去看看媽媽。”

提起“另一個家”，教導員就完全明白了。他高興地說：“對，你該回去看看革命媽媽。”和杜貴保先后在祿村住過的趙登壽也湊過來說：“也給我向革命媽媽問好！”

于是，杜貴保回到了洹漳河邊的小山莊祿村。

祿村的老支書張留孩，原來的村長如今擔任大隊主任的張大勝、優撫主任任庚中，都跟杜貴保挺熟的，把他當作親人一樣歡迎，他們都說：“貴保同志，你就在咱村落戶吧！”留孩的媳婦特別熱情，說：“老杜，你就在這里安家吧！你做不了飯，在我家吃；衣服脏了，破了，我給你洗，給你補……”

留孩推推媳婦的胳膊肘，叫她注意暴媽媽和成菊的神色，留孩媳婦會意了，“嘻嘻”笑了一聲，再不吭聲了。

這以後的事就不必多說了。現在杜貴保擔任了祿村的支部書記，他與成菊已經有了三個男孩。暴媽媽見人就高興地說：“我這個沒有兒子的人，也有了兒子、孫子啦！這都是沾共產黨、毛主席的光啊！”

這年冬天，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開始了。在鬥爭監漳大地主暴連生（“二知縣”的兒子。“二知縣”已死去）的大會上，第一個上台控訴的就是暴蓮子媽媽。

她吐出了苦水，討還了幾代血債。在鬥爭祿村那個外號“山溝王”的姓王的惡霸地主時，群眾一時發動不起來，也是暴媽媽帶頭揭露了他的罪惡歷史。最後她說：

“……我還要揭發這歪種一件罪行。前幾天，他知道風頭

不对，悄悄送了一袋粮食给我家老汉。他话说得多甜呀！他说：‘王旦孩，王旦孩，我们是同一个爷爷的弟兄，一个王字还能掰成两半？平日里，你做弟弟的有照应不到处，可别记在心头。’我和老汉当时就叫他把那袋粮食背回去。我对他说：‘有一年年三十，我们向你借点粮过年，你当时为什么不想想我老汉与你是同爷爷的弟兄？为什么要趁火打劫，谋算我家的几亩薄田，还想把我闺女拿去抵债做了头？’

群众看见暴妈妈不愿兄弟情面斗争他，也就争先恐后地揭发山沟王欺压穷人、勾结敌为的种种罪行，最后群众提出要求，政府批准，把这恶霸地主依法惩办了。

在土改中，暴妈妈斗争很坚决，到分配果实时，她却主张把好地、值钱的财物先分给王双凤、张贵枝等贫下中农，自己啥也不要。大伙儿说：“那就给你件棉衣吧，穿着好开会。”她说：“不穿棉衣也保证会会到啊。”她一定要把这件棉衣分给张贵枝。张贵枝说：“你老大的年纪，披着暖和些。我白天劳动，黑了休息，冻不着。”她说：“我自己能纺纱织布，缺什么还不能自己做？你是光棍，谁给你做？”推来推去，结果还是给了张贵枝。

在土改运动中，暴妈妈一心向着党，照着党的指示办事。地主富农把暴妈妈看作眼中钉。有天夜里，她去贫、雇团开会，刚出大门，“砰”的一声，一块石头落到她身后。接着“砰，砰，砰”……又是好几块。暴妈妈起初确实有些慌，但她一想到党和群众，力量就来了。她一边昂首挺胸往前走，一边高声大罵道：

“狗东西，有本事站出来！告诉你吧，打死我一个，还有党和千千万万的群众，他们会给我报仇！”那个坏蛋没敢再动手，偷偷溜跑了。

几年来，暴妈妈对党的确是一片忠心，因为她深深感受到，是党拯救了她，是党给她指出斗争的方向，而且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党要她做的事，她从来不辞辛苦，毫无怨言。但是，几年来，她的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愿望，平常不肯轻易向人透露，只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位党员同志谈起过。就在那一年，有一天，她得到一个消息，使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激动，心情无法平静，眼里闪出了晶莹的泪水，——原来是她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她多年来的心愿实现了。

在斗争的道路上

入党后，她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她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

禄村第一个互助组成立时，她老汉是组长，她是副组长。一九五二年成立初级社，她第一个报名入社，而且在积肥运动中起了模范作用。一九五六年转高级社，她被选为副主任，在春耕天旱的节骨眼上，她竭力说服社员挖渠打井，结果增加了生产，稳定了人心。一九五七年，党号召植树造林，她从长远利益出发，带动了群众，绿化了禄村的南山、北山和沟沿，共种植了一千五百株松柏，一万多株杨柳，一千二百株核桃，一千多株黄梨、苹果等果木。

她听党的话，紧紧跟着党走，高高擎起农业集体化的大旗，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与封建迷信、保守落后思想的斗争中，

处处站在最前列。对阶级敌人的破坏,她更时时保持高度警惕。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社员们都欢天喜地。可是,有一天吃饭时,暴妈妈在街上听到有人放谣言,说什么:“生产得越多,公粮征得越多,到头来,种地人辛辛苦苦的劳动都落了空。”

暴妈妈觉得这些话很不对味儿,就反映给党支部,追查谣言,结果追出是张怀壁说的。于是立即进行了处理。

有一阵,村里忽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出了扫帚星,地下就要动刀兵。”这谣言是哪里来的?暴妈妈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又是那个漏网的“还乡道”分子张怀壁散布的。后来领导上也作了处理。

暴妈妈是县人民法院的陪审员。法院审讯这两件案子时,她都亲自出席了。她代表社村的劳动人民,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印把子,对阶级敌人实行了无情的专政。

一九六三年冬天,又刮起了另一阵资本主义的歪风。

有人说:“冬天生产没闹头,咱队不如拨一两个人去搞买卖。一人一月赚它二千元不犯难,两人就是四千元。”

另外一个人接着说:“是啊,把粮食做挂面出息大。干这买卖不赖!行!”

暴妈妈听到了,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咱搞的是农业社,不是商业社。农业生产不过关,干什么买卖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冬天咱要干的活儿还少吗?整修土地,兴修水利,积

肥，……为农业增产打好基础。”

說到做到，她領導着婦女們動手大搞土地整修。一個冬天，就修整了六十多亩土地。現在種的玉米都綠得發黑，長得特別茁壯。

去年，還有人這樣說：“如今眼不見戰爭，耳不聞炮聲，大家都在社里，一人一份，哪還有什麼階級鬥爭？”

暴媽媽聽到這些話，皺着眉頭說：“你們看錯秤啦！地主雖然被打倒了，可他們的思想沒有打倒。這些牛鬼蛇神，總是尖着個腦袋，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興風作浪，老想把印把子再奪到手。現在不但有階級鬥爭，而且一時不小心，就會上階級敵人的當。”

就這樣，暴媽媽在黨的教導下，永遠抓住階級鬥爭的綱，時刻注意着階級敵人的陰謀詭計。她在各種大風浪中，從沒有迷失方向，並且能夠及時地教育村里的群眾，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她像一根中流砥柱一樣，堅定不移地擋住資本主義的逆流。

暴媽媽不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在階級鬥爭中，都站在最前列，無愧於一個共產黨員光榮的稱號；她在勤儉持家、教育共產主義的接班人上，也不失為一個模範。她真是越老越紅的“鐵老人”。

暴媽媽家里人口多，沒勞力。村里知道她家困難，還因她家是軍屬（女兒蘭菊參軍），貴保又是轉業的殘廢軍人，照例都應該享受優撫待遇；碰到分配救濟糧、救濟款時，總要照顧她。

但她老人家一概拒絕。給她撥工分她也不要。她說：“我還不是七老八十不能動彈的人，為什麼要救濟！救濟別的戶吧！”

別看暴媽媽年紀老，她的確是個“鐵老人”，田里不管什麼活，她照樣都能干。除了到縣里開會，她從沒誤過工。每年結算工賬時，她至少總有二百個工，最高有過二百二十個工。去年，有一天，她從地里回來，腿都腫了，她大女兒成菊怕她勞累壞了，就說：“媽，你那麼大年紀了，還是手不閒、腳不停地干，累出病怎麼辦？再說，如今日子過好了，你還不該享幾天福？”可暴媽媽沒把女兒的話放在耳朵里。第二天，又照樣下地去了。

這幾年，村中年年豐收，她家中糧食滿囤，但她還是丰年當作歉年過，全家生活十分節約。她常說：“寧叫細水長流，不叫江河斷流。”

貴保的大兒子吉祥，今年十七歲，在中學念書，有一次回家，對他娘說：“人家中學生都穿得那樣好，我長得這樣大了，還沒穿過一條好褲子哩……”說話吞吞吐吐，想要她娘給他買條絨絨褲子。這話被暴媽媽聽到了，感嘆道：

“孩子啊，你別生在福中不知福了。我像你這年紀，別說細布衣服穿不上，連粗布衣服也是千補萬連。我活到十九歲，還沒穿過一件新衣服！白天穿的燈籠褲，夜里蓋的蛛網被。你如今單有單，夾有夾，細布卡嘰學生藍，你還不知足，還要……”

吉祥聽了，不覺熱淚盈眶，說：“姥姥，你別再說下去了，我

都明白了。”

暴媽媽却不放过这个教育接班人的机会，接着沉痛地說：“孩子啊，如今虽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整天价講吃講穿講享受，而是要經常想想前人的苦难，想想你姥姥的左眼是怎样瞎的，你爹的右胳膊是怎样折的，你姨姨又怎样在十四岁就在太行山上行軍，脚底跑出好几个老大的血泡。我們穷人的江山，可不是容易得来的啊！”

楊先讓木刻

放羊工当了大学教授

中共陵川县委编四史办公室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天朗气清、风和日丽。山西农学院像办喜事一样，全院师生穿得整整齐齐，排着长长的队伍，兴致勃勃地到太谷火车站，接来了一位脚蹬山鞋、身穿粗衣的牧羊专家宁华堂，聘请他为畜牧系教授。

宁华堂，一个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臭放羊汉”，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了大学的讲坛！他接过院长递给他的聘请书，接过吕效吾教授赠给他的写着“向你学习、拜你为师”的玻璃镜框。这时，他满腔热血沸腾，心里百感交集，种种往事，全都涌上了他的心头。呆了一会，他忽然转身向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即大颗大颗的眼泪夺眶而出。第一课他没有讲牧羊技术，却讲起了他的苦难的身世。

我叫宁华堂，今年四十八岁了。老家原住山西省陵川县瓦窑上村。我放了四十年羊，受了二十多年苦。

我家祖上四辈都给地主放羊，辈辈都穷得上无片瓦、下无

立錐之地。爷爷本来是直挺挺的一个彪形大汉，因給地主放羊，累得弯腰駝背，积下一身病，咳咳嗆嗆每天都要吐多半碗紅白痰。我爹給地主蔣貴生放羊，受一年苦，还养活不了年老多病的爷爷。这天，全家已断了三天粮了，眼看爷爷奄奄一息，快要餓死了，爹只得把孀孀家的二亩薄地借来当給蔣貴生。本該值八十串銅錢，可是坑人的蔣貴生却只給四十串。爹用这笔錢买了三斗玉茭，回到家里給爷爷做了頓飯。刚端起碗，村副、閻长闖进门来，张牙舞爪地罵道：“欠下捐粮不交，自家倒吃得安然！”我爹說：“又欠你什么捐？”閻长搬着指头說：“人口捐、地亩捐、房捐、路捐、生孩捐、嫁女捐……”我爷爷說：“我家一沒生孩，二沒嫁女，一壠青田沒有，欠的什么捐？”狗腿子閻长不容分說，把玉茭搶上就走。我爹苦苦哀求，反挨了几脚。爷爷气得摔了飯碗，罵道：“天呀！这算个什么世道！你怎么不睜开眼，为穷人說句話呢？”爷爷气的病更重了。

万般无奈，爹又和娘商量：“实在沒法子了，把閻女卖了吧，一則讓孩子逃个活命，二則也好买点粮食顧全顧全家里人！”妹妹听了，害怕得又哭又叫。哥哥說：“我大点，卖了我吧！”我說：“哥哥大了，能养活爹，卖了我吧！”爹媽听了，哭得更痛。媽說：“孩子呀，十根指头都連着娘的心，都是从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咬着哪个也疼，娘哪个也舍不得卖了你們呀！”多亏穷哥儿們匀点粮食，給点飯吃，爷爷的命才支撑过来。过了五个多月，典期快到了，若不贖地，就到死期了。叔叔孀孀和穷哥儿們勉强凑了四十串錢前去贖地。蔣貴生七算八算，本利相加，利上滾利，算成了八十串錢。他歪着个木瓜脑袋，

斜睨起三角蛇眼，嚙嚙嚙吸着水烟袋，喝着龙井茶，慢条斯理地说：“这四十串钱，只够利息，再拿四十串来才能贖地！”天呀，这不是要活活杀死穷人嗎？杀也只得杀了，种不上地更不能活，况且还是借的孀孀家的地。无奈，只得央亲托友，东挪西借，又凑了四十串钱，给了蒋贵生。谁知那鼠肚鸡肠的蒋贵生却拿出典契来说：“过了一个月典期，地不能贖了！”原来，蒋贵生想把俺孀孀那二亩地并进他的大块地，连成一片，搜肠刮肚想尽毒计不让贖地，就把典契上写的典期六个月，改成五个月。我爹说：“我手上这张是六个月呀！”蒋贵生说：“可我手上这张是五个月嘛！”爹回家来把这事一讲，邻家几个穷哥儿们气愤地说：“上县衙门去告他狗日的，太没道理啦！”告到县里，狗贪官说：“你那一纸不足为凭，蒋东家那张才可作据。”我爹还要争辩，结果白白挨了五十大板，一瘸一拐的回来了。蒋贵生和县老爷是换帖弟兄，这官司穷人还能打得赢？蒋贵生狐假虎威，在村子里横行霸道，穷人都背地里叫他“蒋蝗虫”。

我媽本来有病，这一下活活的给气死了。爷爷眼看没有活路，也一根绳子悄悄地吊死了。爷爷苦了一生，临了给爹留下的全部家业，就是个放羊罐。

安葬了爷爷后，我爹眼看在瓦窑上村活不下去了，就引上我兄妹三个，离别了生养自己的家乡。他说：“宁到外边死了，也要离开这蒋家的天下！”话虽是这样说，可是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呀！走了老远，望不见村子了，爹还不住的扭回头去看。

走了不多时，狂风大作，鹅毛大雪遮天盖地的落了下来。

天黑了。我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沒个藏身之地。从山西到河南，淨是万山重迭、高低不平的羊腸小道。我們走了一天，沒吃一点东西，餓得实在走不动了。刺骨的寒风，像尖刀一样扎着我們枯黃瘦削的小臉。冰冷的雪花，鑽进我們淨是窟窿的破单衣里。我們冻得上牙直打下牙，縮成一团。我哥哥最大，也才只十岁，我刚八岁，妹妹六岁。我們又冻又餓，哭爹叫娘。爹一听叫娘，又扎伤了他的痛处：“唉！孩子呀，哪里还有个你娘？你娘早气死了！……”

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大汉。他走到我們跟前，看了看，問道：“你們怎么不走呀？”爹有气无力地說：“唉！逃荒在外，往哪走呀！还不是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狼嘴是坟地，狗肚是棺材呀！”那人急忙脫下他的破棉衣把我妹妹包起来，又向我爹說：“老人家，快領着孩子們到前边那座小山神庙里避一晚吧！”我爹呆呆望着那人，不由得問道：“小哥，你是哪儿人？往哪儿去呀？”那人說：“我是关爷坪人，上山走了一趟。你們去哪儿呀？”我們說着話，走进了山神庙。原来那人叫呂振德，是給关爷坪地主王魁凤放羊的。真是人不亲行亲，穷人怜穷人。他听說我爹也是放羊的，就分外亲了。他赶快点着柴禾，讓我們暖暖身子，又掏出三个糠窝窝，烧热給我們兄妹三个吃。爹几次推讓，振德只說：“唉，孩子們小，大人餓点不要紧。”爹感激地流下了热泪，向我們說道：“孩子們，記住，是你呂师傅救了你們。”

第二天我們跟着呂师傅来到关爷坪，住在一个小庙里。經他說合，爹和哥哥也給地主王魁凤放起羊来。我也想跟爹

放羊，可地主嫌我小，怕不頂事，白吃他的飯，怎么也不要我。我只得和妹妹出外討飯。

二

一天，我和妹妹走进一座高楼大院里，見一个胖敦敦的秃头老汉，坐在門口太师椅上。我俩走近他跟前，誰知那家伙，猛地用长烟管狠劲在我的头上敲了几下，敲的我生疼，直流眼泪。我說：“你不給拉倒，打什么？”那家伙厉声罵道：“沒見過你們这两个小杂种，要飯都不懂規矩！”說着就叫来老黄狗，把我俩咬得皮破血流。

黑夜回得庙来，要飯的穷叔叔穷哥哥們才教我說：“孩子，要飯也有个穷規矩：冬三尺、夏一丈、数九腊月靠門柳。走得近了，黑心的財主嫌咱們脏，就要挨打。”唉呀，要飯还有这么多的穷規矩！接着穷叔叔穷哥哥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开了那秃头老財（他叫赵亮）的慳吝刻薄，大伙气得不行。呂师傅給大伙出了个主意。大伙合計好了，半夜里摸到赵亮家的麦場上，趁着看場人沒留神的空儿，一把火点着了他的麦垛，不大一会工夫就烧了他好几石麦子。大伙痛痛快快的出了出恶气：“叫你狗日的再咬！”我爹胆小，知道这件事后，好久都安不下心来。我哥本来就像个沒嘴葫蘆，不爱多說話，我們烧了財主的麦垛后，他吓得更不敢說話了。可是我不怕，心想，“烧了，活該！”

我討飯时，常常經過一家私塾。我看到有錢人家的孩子們，每天背着紅艳艳的小書包，一蹦一跳的去上学。哼呀哈呀

的念書識字，多么神气！我也撅起小嘴，向爹說：“爹，我也要去念書！”爹伤心地說：“唉，傻孩子呀！你沒有那福份呀！咱家輩輩都是放羊的，誰知道那書是咋个拿法呀？”我还是天真的一个劲儿地嚷：“不，我要念！我知道書咋个拿法。我要念！”其实爹何尝不想叫我念書，可他只得用連他也知道是沒有指望的話安慰我：“好，孩子，以后咱有了……錢，叫你念書。”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总有一天爹要叫我念書的！可是爹却背轉身抹了抹眼睛。我当时是多么想念書呀！可是連学校的門也不准我进！有时，我就站在那家私塾的門外，偷听他們念。久而久之，我也能念几句了。有一天老秀才叫学生背書，那学生“赵……錢……孙……”結結巴巴背不来，我不由自主的在門外接道：“赵錢孙李，周吳郑王”，背了就跑，他們不服气，一窝蜂似的跑出来，追上我一边打，一边罵：“臭放羊娃还想念書，簡直是沾辱了讀書人！”还把我拾到的一枝秃毛笔夺去扔了。可是我仍然想讀書。沒有紙笔，我就扯下財主家的紅紙对联，拾上廢紙，用烧过火的黑柴炭当笔写字画画。

三

后来，地主赵亮四出查訪烧他麦垛的“罪犯”，爹一則怕出祸事，再則因为王魁凤地主克扣工錢，日子过不下去，就又領着我們逃到了輝县的凹庄，給大軍閥、大地主袁世凱的远房本家袁八少爷放起羊来。这时我已九岁，也跟着爹放羊，整天在山上奔跑。天冷了，手脚都冻得裂开了血口，我就抱着毛茸茸、暖烘烘的小羊暖暖手臉。小羊也像非常懂事似的，常常到

我跟前讓我抱它。

到了十八、九岁上,因为整天在山上放羊,多見石头少見人,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更加倔强。我爹知道,指望放羊,东奔西跑,每天烧一火打一錘,是創不下家业的,就向袁少爷的管賬师爷租了五亩地,言明一年出租粮五石,并先交四十块押租銀。可是交了三年租粮,爹向管賬师爷要求退还押租銀的时候,他却不給。我气憤不过,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等袁少爷来看羊时,我就找他告状,又說他的师爷不該用两层底的大斗收租,小斗出租……。只怨我无知,不知管賬师爷就是替东家办事的狗腿。袁少爷非但沒給我爹要回押租銀,还把我吊在树上毒打了一頓。我这人偏有股犟劲,越打我越罵。他說:“你一个臭放羊的有几顆脑袋?敢来太岁爷头上动土!猛虎头上蹭痒!”我說:“你們講理不講?”他直打,我直罵。狠毒的狗地主,就往我手指縫里釘竹签。(你們看,現在伤疤还在呢!)爹听說后,急忙赶来求情。那还不是白搭!結果錢沒要上,地也給抽回去了!

在凹庄也沒有穷人站脚的地方,我們又到打絲窑給孔祥林地主家放羊。

一天,小羊羔把我一碗苦菜湯蹬撒了,我掂起羊鏟要打它。小羊望着我,咩咩直叫,我又打不下去了。心想:“我干嗎拿你出气呀?你也和我一样,长肥了,叫地主杀来吃了。不,你比我还强,你还有一身厚厚的毛,你还不冷。我呢,我們祖祖輩輩給地主放羊,凄风苦雨,忍冻挨餓,吃打受罵,到头来自己却連一根羊毛也沒有。你还有个媽,我呢?……”想着,想

着，辛酸的苦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哭过以后，轉念一想，忽然又想起吕师傅的話来。哭頂什么用！眼泪又不能报仇！和狗日的斗！

我爹却另有了想头：租地不成就买地。我姓宁的买下，总該是我姓宁的了吧。可是哪有錢买地呢？爹三番五次找到孔祥林，不知說了多少好話，孔祥林答应借給爹一百块钱，要爹再給他放六年羊，以工抵債。爹一心想創家立业，甘願再苦熬六年，等自家有了地后，就不再給財主放羊了。爹把几年来省吃俭用攢下的几个錢，加上这借来的一百元，买了孔祥林的四亩薄地。从此，我們父子起早食黑，一边放羊，一边作务这四亩薄地。日子在艰辛和希望中过去了。羊儿个个放得膘肥体壮，地也作务得有眉有眼了。誰知到了放够六年羊的那一天，孔祥林拿起他的鉄算盘，三下五去二一咣啦，光利息，六年就滾成了二百四十块。地沒有到手，倒背了一屁股債，人也走不掉，非得永远給孔祥林放羊頂債不可。

为这事，我气不过，就跑到吕师傅那里，向他訴說了好一陣子。他給我講了穷人是怎样穷的、富人又是怎样富起来的道理。从此，我懂得了：向富人磕头是不行的，只有和他們斗！明斗不过暗斗，用巧办法斗！

四

我爹受到这次打击后，也慢慢地看出穷家业是很难創的了，从此也就不很用心出力給地主放羊了。可是为了保住飯碗，他尽心竭力地教給我放羊的技术。我真羡慕爹和吕师傅

的本領，眼看羊兒翻滾慘叫，病得要死，可他們一擺治，它馬上又歡蹦亂跳地活了！我就暗下決心，苦學深鑽。我想：我以後要養多多的羊，叫窮人都穿皮袄，都吃羊肉！爹給羊扎針治病，我就是不吃飯也要看個清楚。我也拿根小棍當針，仔細地看爹怎樣扎我也怎樣學樣兒扎。什麼病，用啥針，扎哪兒，扎幾針……我都牢記在心。我還跟爹學會了採藥草。能毒死羊的莞荊草，能解毒的棚樓草，我都能分辨了，也能配治被毒蛇咬傷了的羊的解毒藥了。在我那小羊屋裏，草藥、針包、藥葫蘆，擺了一大堆，狗地主看見了，就罵我：“整天胡擺弄，不好好放羊！一個臭放羊漢，還能搞出個啥名堂來！皇帝爺就是開科取士，也不點你們這些臭放羊的當狀元呀！”說着，把我辛辛苦苦採集的藥樣、針包、藥葫蘆都給砸壞扔了。

爹一天天年老力衰，爬坡上山腿腳都不靈便了。一天，他在山上放羊，忽然有一股國民黨的遭殃軍竄上山來。他們硬要逮羊吃，我爹緊趕緊護，結果還是被他們搶走了十幾隻羊。晚上回來，狗地主不給飯吃，还用皮鞭狠勁抽打我爹。我想上去救爹，却被幾個狗腿子死死揪住了。我爹那麼大年歲了，又累了一身病，怎能受得了那樣毒打，結果就被活活地打死了！

打死了爹，狗地主還要打我。我可沒那么好欺負，就沖着他說：“羊是國民黨軍隊搶走的，又不是我殺吃了，你為啥要打我？我爹為給你護羊，挨了國民黨匪兵的槍托，護羊摔壞了腿，你們還打死他。我們刮風給你們放羊，下雨給你們放羊，累病了還得給你們放羊。我爹老了，你們的羊肥了，你們吃胖了，我們餓瘦了。你們打死了我爹，我跟你們拚啦！”我心想：



④

⑤

⑥

⑦

蹬倒龙床也是死，踢死太子也是死，用力一掙，掙脫了狗腿子們的手，三步闖到狗財主跟前，奪下皮鞭，一折兩段，扔在了當院。我又故意大聲嚷叫，驚動來了好些窮哥兒。狗地主見勢不妙，悻悻地進屋去了。窮哥兒們勸我上縣里去告狗日的地主。我想起呂師傅的話：在富人掌着印把子的世道里，窮人是有理也講不贏的，便謝了窮哥兒們的好意，把仇恨牢牢記在心上，含着淚，在窮哥兒們的幫助下掩埋了我爹。從此，我立了一個心願：要叫他孔祥林尝尝我寧華堂的滋味是苦是辣！

這以後，我有意一連多日不讓羊喝水，把羊肚養成個干干的，外表上看着却很虛胖。一天，狗地主來看住我給羊喂鹽。我故意不把鹽炒熟，將細鹽末撒在河溝大青石板上。夏天中午，火盆一樣的毒太陽，晒得河溝悶熱難當。我故意把羊從急陡坡上緊趕下來，還沒喘下氣，就讓羊吃了大青石板上的鹽；又把羊趕到水邊，羊多日不見水，一見了水，拚命地喝了個飽。不大一會，羊脹得咩咩亂叫。我故意說笑：“你吃飽了、喝足了，叫什麼呀？”沒到下午，一百多羊，直挺挺地都回老家啦！狗地主一見，怒聲向我喝道：“你是怎麼搞的？”我心平氣和、一字一板地向他說道：“東家呀，這可是你親眼看的，喂了鹽、喝了水。羊又不瘦，我用心出力放的個個肥胖。它們要死，我能把它們拉住？放羊的，誰還不想讓羊好！”我早就知道狗地主要發作，事先請了好多窮哥兒們，到時幫我說話。我剛說罷，窮哥兒們就接口說：“是呀，羊要想死，人也拉不住。”“放羊的，誰還不盼羊好！”“又不是人家華堂捏死羊了，就不該找人家華堂！”狗地主干瞪兩眼沒啥說。反正淨在技術上作弄他，他是

个白脖烏鴉，狗屁不懂。他要我賠羊，我硬頂着不賠：“又不是我捏死它了，我不賠！”

五

我妹妹叫銀花，当时已十六岁，也在孔祥林家給老太太、小姐洗衣、做飯、看孩子、倒尿盆，什么也得干。可是光管飯沒工錢，淨吃些又酸又餿的殘茶剩飯，有时連剩飯也吃不飽。至于挨打受气，就更不用說了。一天，地主婆讓我妹妹到河边洗衣，岸上忽然滾下一块石头，砸破了妹妹的手和腿，水浸得皮肤比針扎还难受，疼得真不能洗了。可是不洗，回去又不讓吃飯，还得挨打。妹妹跪在河边，哭一声、洗一下，洗不动了，就在河边歇歇。洗罢衣服，回得家来，地主婆看看衣服，因为有一小点沒洗淨，又挨了一頓毒打。妹妹的手腿砸烂后，白天做工，晚上疼得睡不着，輕輕哼了几声，地主婆說惊醒她了，又是一陣毒打。

就在一百多只羊胀死的那天，夜里，狗地主看着妹妹腿肿得不能侍候他了，就对她下了毒手，偷偷把她卖給了人販子。我哥听說妹妹被卖到一千多里外的徐州，千里跋涉，跑去找她，在路上被国民党軍队抓去当民伕支差，从此音信全无。

爹被財主打死了，妹妹被財主卖了，哥哥被国民党軍队抓走了，撇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的仇恨也越来越深了。

谷雨刚过，快到清明，母羊正产羔，忽然下了一場大雪。傍黑正要奶羊羔，我却躲在一旁，不管它們。大羊小羔咩咩乱叫，站在雪地里瑟瑟发抖，乱跑乱撞。狗地主找不見我，急得

沒法，找來個新羊工。生手不摸熟羊。大羊憋着滿滿的奶水，疼的咩咩直叫，小羊嗷嗷待哺，却找不到自己的娘，啃錯了乳頭，反挨一蹄。大雪又紛紛揚揚，狗地主干急沒法。哼，你有本事打我爹、賣我妹，咋沒本事奶羔呢？不用一頓飯功夫，管叫你大羊憋壞、小羊餓病！想找你寧爺爺賺！早登上太行屋脊啦！不給你孔祥林再當沒尾巴驢啦！

六

水流千里歸大海。從孔家跑出來後，我又返回陵川縣瓦窰上村來了。學會放羊丟不了棍，還是放羊。窮哥們問我：“給誰放呀？”我說：“蔣貴生！”窮哥們說：“還給他放？你爺爺、你媽怎麼死的，你忘了嗎？也許你那時還小不知道？”我說：“我什麼都知道，我爹在世時，什麼都告訴我了！”有的說：“那你可不能有奶就認娘呀！”我低聲向窮哥們說：“我就是專門要剝他這顆刺角腦袋，為我家報仇、為窮人出氣！以後還望窮哥們幫忙出力。”眾人齊聲說：“行，你要能除了這個蝗蟲，大伙謝謝你，他壓制的這一方的窮人不行啦！”

蔣貴生見我一個七八歲的娃娃，如今長成了二十八九，身高樹大，渾身是力。心想：又來了個還債的驢，這才是爺爺欠下債，後輩兒孫還，就收下了我，言明一年二十塊工錢。

從此，我又給蔣蝗蟲放起羊來了。每年的陰曆六月六，本來是羊工的節氣。到這天，東家要点羊、結賬、“犒勞”羊工。羊工們都盼着這一天。可是蔣蝗蟲到了這天晌午，並沒做什麼好飯，卻把死羊皮一張張的擺了一院，要我說出羊的死因。

蔣蝗虫比孔祥林在行得多，也难斗得多。他一张一张的指着死羊皮对我說：“这一张有血絲，是你該放血沒有放才死的，該賠五块錢。这一张有血斑点，是你用石头砸死的，該賠五块錢。这一头是毒蛇咬死的，你沒看好，該賠五块錢……”总之，每一张死羊皮他都要謊个理由，扣我的工錢，算下来，我放了一年羊，倒欠下他十块錢。

新仇旧恨，我一一記在心头；宁华堂斗不过你，就不算人！

这年秋天，我就把羊群赶到老河沟，請几个穷哥儿們帮我截住羊，支起羊尾巴，讓秋风順羊屁股落进羊肚，灌了半夜工夫，羊儿全得了羊肚风。第二天天明，蔣蝗虫出門来，看見地上落下不少树叶，就摇头晃腦的念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心里說：“不用卖你那臭斯文啦！我不会作詩，我却知道：夜来刮秋风，羊死可不少！”果然，沒过三天，一百多头羊，差不多死了个淨光。蔣蝗虫很能挑毛病，可他这一次怎么也找不出这些羊的死因。他来問我，我知道蔣蝗虫是个迷信鬼，就回答說：“因为夜来刮秋风，恐怕是天意吧！”他真的怕老天降罪，就赶忙杀了一口猪，噼噼啪啪放起千子鞭，烧香磕头，敬起圈神爷来，还請了一个好戏班，紧鑼細鼓地唱了三天大戏。岂知圈神爷就是我宁华堂；乐得穷哥儿們高高兴兴看了三天戏。

七

一天半夜，我正在羊草庵里，睡得迷迷糊糊，忽听有人低声喊我：“宁华堂！宁华堂！”我走出草庵一看，是个生人。他和和气气对我說：“老大哥，你不要害怕，我也是咱穷苦人，我

叫郎二虎。你認識呂振德師傅吧，就是他叫我来找你的。”我想：“是呀，要不，他咋知道我叫宁华堂呢？”就和他拉起話来。他握着我的手，比了个八字，說：“这个快过来了。他們是来救穷人出苦海的。以后請你多出些力。今晚請你帮我引引路，行嗎？”我說：“行，只要我能办的事，一定尽力去办！”从此，經常有人找我引路。我心里高兴得真想笑。

一天半夜，又有人喊我，我只当又是找我引路，連忙出来。我还没有看清人影儿，忽然几个汉子扑到我身上，把我五花大綁起来。我以为是我給八路軍工作同志引路的事发作了。原来不是。是我当圈神的事被蔣蝗虫打探到了。他拿着水蘸麻繩狠狠地打我，叫我賠他的羊。我任他訂死，不向他求饒一声，他又說我私通八路，要置我于死地。正在这生死关头，东山上咯咯咯咯响起了枪声。我想是救命恩人共产党来了。蔣蝗虫連忙把我放下来，关在小草屋里。那一天夜里，果然是八路軍进了村，我才得了自由。

八

解放了，我可算从苦海里爬出来了。党领导穷人翻身斗地主。我和穷兄弟們团结一心把狗地主蔣貴生藏的金銀財宝全都刨出来分給了穷哥們。我分了房，分了地，再也不愁吃穿了。大伙又帮我娶上了媳妇，那时我已三十多岁了。現在我的閨女已十四岁了，男孩已六岁了。我要使出我的全部放羊技术来，为大家出尽全力放好羊。我在山上放羊，本来是我以前日日夜夜走熟的路。現在看来，却好像是今天才走的新路。

我覺得山也格外清秀了；树上的花也格外香了；喝了口小河里的水，也覺得分外甜了；連鳥兒唱的也好像比過去分外好听了；我的心里真不知有多高兴呀！后来又入了党，我为大伙放羊的劲头更大了；双羔也試驗成了，还能产四羔五羔呢！

解放后十多年来，我给社里放羊，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把产羔率、成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羊群由六年前的四十只，发展到四百六十七只。在省里开会，大家称我为“羊专家”。其实，我有什么成绩，成绩多亏共产党，要没有党，我十个宁华堂也不在世上了。你们各位老师、同学请我当教授，我没有啥好教各位。我还得向各位多学习。我的话完了！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震荡在山西农学院的大礼堂里。

一九五八年九月，宁华堂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和周总理合影留念。大会送给他一支英雄牌金笔，要他好好学习。他想到，在旧社会他上不起学，偷听读书还要挨打，一枝秃头毛笔还要夺了他的。这真是天差地别的事呀！

现在，宁华堂担任陵川县羊场场长，山西农学院派了吕教授和两个助教来帮他写书，已经写出了《宁华堂牧羊经验》、《牧羊歌诀三百首》等。不少报刊登了他的文章后，他收到了几十封来信。连远在海外的华侨同胞，都千里迢迢来信向他祝贺说，“……你是我们党的光荣，是祖国的光荣，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光荣！”

郑洪流插图

穷铁匠成了国家的主人

沛 逢 李志宽 张凤儒 刘 重

桑师傅，名叫云蛟，今年五十一岁，是个铁匠的儿子，跟着爹东奔西跑，从小就灌满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苦水，旧社会逼死他家七口人……一九四五年，共产党救活了他一家子。现在，他是武乡县联合厂钳工组组长，光荣的劳动模范。

祖宗三代辈辈穷

桑云蛟老家在河南林县短沟村。他家祖宗三代都是穷得吊起锅来当锣敲，老鼠饿得啃砖头。从他老爷爷起，就给大地主杨老佩当牛马。

杨财主住在距短沟村八里地的姚村，良田千亩，家产万贯，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狗腿家丁几十个，加上长工使女足有一百多人。他家还在开封、保定、太原等地开着商号、当铺和煤油公司……那时候，当地的穷哥儿们都和桑家一样，一连几辈子给杨财主扛长工、当佃户。

云蛟的老爷爷给杨财主扛了一辈子长工，分文未挣，临死时反倒欠下了杨财主一笔“无头债”。到爷爷手里，还是没有

出路，仍旧給楊家扛活，并起早搭黑捎带学起鉄匠活来。

有一年除夕，下工那天，爷爷央求楊老佩說：“东家，俺父子一共給你楊家扛了八十年长工，明天过大年，你行行好，給点錢称盐吧！”好話說了八布袋，財主才答应給五两盐錢。到了盐店里，掌柜說：“年关盐价涨了。”五两盐錢只称了四两，不过拳头大一小包。

那年头，楊財主开着盐店，垄断了盐价，十斤小米才能換一斤盐，盐就像銀子一样貴，穷人哪里吃得起！桑家一年到头，沾不到一点咸味。腊月三十前晌，爷爷把这一小包盐拿回家里，一进门就說：“你們瞧！这是啥？”奶奶一看，又惊又喜地問：“哪来的錢买盐呢？”爷爷說了事情的原委，一家人围着盐就像得到什么宝贝一样，高兴的不得了。

奶奶往稀菜糊糊里撒了点盐，一边讓孩子們尝着，一边問：“好吃嗎？”云蛟的三叔已經六岁，还是头一回尝到盐味儿，撇着嘴巴，歪着小脑袋，說：“嘖！嘖！真好吃呀！可好吃哩。”他喝了半碗，嚷着还要吃有盐的菜糊糊。奶奶說：“明日过大年，咱把飯里放上盐，全家人香香的吃上一頓。”

吃罢午飯，云蛟爹跟着爷爷去碾糠，二叔和奶奶到河边洗菜，家里只留下三叔看門。半后晌，二叔餓得实在支架不住了，奶奶叫他回家去，把剩在鍋里的稀菜糊糊热一热，和三叔先分着吃。

二叔跑回家，匆匆忙忙摸来些半湿不干的树叶儿，烧火热“飯”。这边二叔趴在地上吹火，那边三叔已爬到鍋台上，用破鉄瓢舀起剩下的糊糊，喝一口抓一把盐，再喝一口又抓一把

盐。等二叔把火烧旺，鍋子烧热时，三叔早已把鍋里剩下的糊糊喝完，一小包盐也几乎吃了个精光。二叔一口剩飯也沒有吃上，就去找奶奶去了。三叔口渴的不行，不住地喝了許多冷水。

黄昏时分，大人們忙罢回到家里，只見三叔倒在鍋台旁边，口里直流白沫，已經被盐燥死了。

三叔死后，奶奶气的得了重病，請大夫抓药又欠下了东家的債。一家子苦苦熬过元宵节，云蛟爷爷眼看一家人活不下去，只得咬咬牙，又打发七岁的二叔去給楊財主家放羊。

一年夏天，二叔赶着羊去河边飲水，沒提防“轟”的一下，羊群扑进小河岸边的庄稼地里啃起谷苗来。楊財主知道后，硬說二叔偷懶，不好好放羊，二叔頂了几句，东家就叫来狗腿子，把二叔吊在門边的大槐树上，用皮鞭左右开弓往死里打。狗腿子的手打乏了，可怜的二叔也沒气了。

云蛟奶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气愤不过，經常咬牙切齿地說，“楊財主，楊財主，你害死我家三条命，我自己不能报仇，我的子孙早晚要和你算賬！”

第二年，云蛟爷爷憋着滿肚子气，連累帶病，被楊財主打了一頓，灘到雪地里冻死了，临死喚来云蛟爹，一顆泪珠一个字地說，“孩子，我不能活了……楊老佩是只吃人的狼，往后你們再也不要給那狗日的当长工了！”說着，閉上了眼睛。

爷爷死后，云蛟爹发誓說：“死也不进財主家的門啦！”于是他便揮起爷爷留下的大鉄錘当了鉄匠，成年累月挑着个鉄匠担子串乡走巷，忍飢挨冻支架了好几年，楊家的“无头債”仍

旧沒有还清。

这一年春旱秋涝，庄稼颗粒不收。一家人沒吃沒喝，一个个瘦得不像个人样，眼窝陷得深如酒杯。眼看再也活不下去了，云蛟爹心里想：“掄锄头，活不了；掄鉄锤还是活不了。在这个鬼地方，苦受够了，气也受够了。活人不能讓尿憋死！世界大得很，我不相信堂堂一个大汉，就找不到一条活路！”他瞧瞧从里面可以望到天的破茅屋，瞅瞅已經好几天沒有开过烟火的烂泥灶，一时火起，掄起鉄锤，“嘭”的一声打碎了那口破砂鍋，对云蛟娘說：

“走！逃命去！”

走遍天涯难逃生

“民国”十三年，云蛟爹挑着鉄匠担子，領着媳妇、姐妹、弟弟四人，流浪乞討，好不容易逃来山西省屯留县良馬鎮。干了一阵鉄匠活，还是养不活家口。实在逼得沒有办法，才找到外号“坐鎮虎”的一戶姓梁的地主門下，租种了五亩河湾薄沙地，賃了三間看場用的破茅屋，年租一共是八石五斗。

云蛟爹种庄稼也是一把好手。一家大小起五更，爬半夜，血一把，汗一把地鬧騰着，这一年总算熬过去了。第二年一早一涝，到了秋天，只收了九斗玉茭。刚刚收回来，坐鎮虎带着狗腿子家丁闖来了，狗日的們跟土匪一样，东翻西翻把粮食搶了个精光。末了，坐鎮虎还逼迫着說：“姓桑的，租子还差七石，限你年前全数交清！”云蛟爹說：“今年灾大，实在是沒有办法啊！”坐鎮虎瞪起三角眼說：“不管遭灾不遭灾，租子总得交

出来！”有些穷哥儿們出面央求道：“东家，你抬抬手讓他这逃难的人过去吧。”坐鎮虎板起面孔說：“你們可怜他，就替他出租子嘛！”后来，穷哥儿們好說歹說，坐鎮虎才答应下年交齐租子。那天夜里，一家人打算連夜偷偷逃走，跑出街西头，又叫巡夜打更的給頂回来了。只得仍旧給坐鎮虎当牛馬。白天日头下扛活，黑夜火爐边打鉄，整整五年，才算还清了坐鎮虎的閻王賬。云蛟爹見这里也活不下去，一气之下退了佃。云蛟娘說：“逃出家来也是活不了，要死不如死在家里！”于是又流浪着回到河南老家……

熬过初一，云蛟爹上街，回到家里說：“蛟儿，听說山西太原城有活路好干，咱去試試哇？”云蛟想了想說：“好吧。”但哪来的路費呢？只得向楊財主借了八块钱，父子俩才出了远門。一路上，餓了不敢买吃的，黑了不敢住店，討吃要飯沿村串，整整走了半个月，才到了太原城。跑了一整夜，求人拜友，总算在“三順号”鉄器鋪当上了合同工。

那家老板叫牛昌亘，吃喝嫖賭样样干，两只老鼠眼，一滴溜一个坏主意。他的两撇眉毛要是搭拉着，就算平安无事，他那一身肥肉要是一抖撇，大祸就要临头了。他对待工人好比搬子擰螺絲，一扣紧似一扣。云蛟父子来到这里是打厨刀，按一般的出工活，他們这号小手艺人，最好的把式，两手不停干一天，大厨刀最多只能打五把，小厨刀也超不过八把。可是牛老板却規定：每天打大刀是八把，打小刀是十二把，打不够按件扣工錢。

三伏天，在熊熊的爐火边揮舞大錘，那种炎热是很难熬

的。有一回，云蛟和爹紅油白汗干了一天，也沒有喝过一口水，喉嚨里像猫爪乱抓。云蛟瞅了个空儿，到厨房里刚刚舀起一碗水，還沒喝，牛老板过来了，狼嚎似的吼道：“誰叫你来这里喝水的？”接着打来一藤棍。“嘿，怪不得一天打不了几把刀，原来是偷懶呀！这还了得，可不能讓你父子坏了我这鋪子的規矩！”就这样，云蛟父子俩一天的工錢全被扣掉。云蛟爹气极了，找到牛老板說：“就算孩子喝水誤了工，怎么連我的工錢也扣了？”牛老板呲牙咧嘴地說：“儿不正，父之过，扣淨工錢理所当然！”云蛟爹气愤不过，可惹不起人家，只好把怨气咽到肚里去。

云蛟和他爹，一年四季露着赤裸裸的脊背，拚命干活，鉄花燙得渾身是伤疤。尽管一天操劳十六个鐘头，还是完不成規定的刀数。后来，干脆把高粱面窝头带到爐边，到时候干啃几口。日子久了，直弄得大便干結，嘴巴流血。加上夜里不能好好睡，身子就鬧出了大病。有一天，正打着鉄，云蛟爹忽然渾身痙攣，扑倒在地。云蛟一見，嚎啕大哭。幸亏伙友們跑过来，这个按胳膊，那个曲腿，云蛟爹才慢慢出上气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就算你渾身都是鉄，又能打多少釘子呀！

腊月下工，父子俩去找牛老板算工錢，牛老板一翻賬本說：“五月八日少打了三把刀，七月二日出了废品……”算盘珠儿噼哩啪啦一陣响，一家伙扣了一百六十块錢。剩下四十块，狗日的却只給了三十块，其余十块說是什么“押金”，怕他俩下年不干了。



腊月十六，天空飄着雪花，積雪沒膝蓋。云蛟跟着爹出了太原城。父子倆一步兩個雪窩子，搖搖晃晃往前走——好遠的家乡啊！

第九天，雪下得更大了，尖厲的西北風直往骨子裡鑽。傍黑，爬上了太行山頂。山高風急，手脚都凍得麻木了。到了半夜，鞋和腳已經凍結成一塊，兩個人又冷又餓，好容易爬進一個山神廟里。云蛟爹伸手摸索着，摸到了一隻鉄香爐和一個磬兒架。他啥也不顧，抓起鉄香爐，把磬兒架砸個粉碎，架起了一堆火，不一會，磬架燒完了。四下里再也找不到柴禾，一看拱桌也是木头做的，這不是一堆好柴火嗎？云蛟爹拿起鉄錘，三下兩下把拱桌錘個稀爛。這一下，火更旺了，滿廟通明。父子倆把衣服烤干，身上也暖和些了，但肚子却越來越餓。在火光中，看見那山神爺的泥胎豎眉瞪眼、張牙露齒的一副凶相，活像地主、老板一樣。云蛟爹盯着山神爺，越看越生氣，說：“泥胎呀，泥胎，你也裝模作樣，專門幫財主騙俺們窮人！俺們窮到了這個地步，你還不給好臉色看！”他“呸”地唾了口唾沫，把山神爺搬倒，坐在屁股底下，又烤起鞋襪來。

天亮了，云蛟和爹順着彎彎曲曲的盤山小道往下走……

回到短溝村，已是臘月二十九。云蛟爹和云蛟娘互相傾訴了分別後這一年的苦情，接着又商量好怎樣分派三十塊錢的用場。第二天，云蛟帶了二十塊錢，到了集上，先用四塊錢扯了幾尺布，準備做被面。接着去買糧食，一問價錢，楞住了。前幾天小米已漲到四十塊錢一石，這天又猛漲到八十塊，就把余下的錢買了二斗小米，急急忙忙返回來。快到茅屋跟前，忽

听屋里传出一阵吆喝声，紧接着又听到他爹说：“东家，钱早花光了，眼下实在是还不了债，等……”

“他妈的，人穷胆子大，讹了老爷的钱去太原，光发财，不还账，岂有此理！”只听“通”的捶了一下炕沿，“再不交钱我可饶不了你！”原来是地主杨老佩又来逼债了。

云蛟听着，一股火气从脚跟窜上脑门心。心一急，也忘了先把小米和布藏起来，就大步跨进屋里。杨老佩见云蛟回来，嘿嘿奸笑着说：“好小子，瞧着这回发财了，又是布，又是粮，来来来，还账吧！”

云蛟气愤地说：“发什么财呀！都快叫你们这群吸血鬼害死了。”

杨老佩暴跳如雷，劈头打了云蛟一个耳光，命令身边的狗腿子：“给我搜！”

狗腿子们东寻西找，当下在茅屋的顶棚上翻出了藏着的十块钱，接着又去夺云蛟买回来的布和小米。云蛟娘、云蛟媳妇，一齐苦苦央求：“东家，发发善心吧，这点点米给俺娘儿们留下熬点稀粥，过个年吧！……”云蛟更是死死地拖着口袋不放。杨老佩举起马鞭，往云蛟身上没头没脑地抽打，云蛟还是不放手。最后，一个狗腿子用脚往云蛟胸口一蹬，把他踢翻在地上，杨老佩又往他身上抽了十几下鞭子，直打得云蛟爬不起来，这才抢上钱、布、米，打着哈哈走了。

无路可走上太行

路越走越窄，日子越来越苦。秋后，日本侵略者扑来这

里，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人伙在一起，四下里烧杀抢掠。到了一九四二年，又加上“水、旱、蝗、湯（湯恩伯——国民党的一个反动軍閥）”四大灾祸，一齐压在老百姓头上，老百姓死的死，病的病，真是豺狼虎豹遍地有，到处都是死骷髏。

一天，楊老佩領着国民党匪軍到云蛟家里索粮要柴，他家交不出来，匪兵和楊財主不容分說，捆起臥病多日的云蛟爹，倒吊在树上，沾湿皮鞭往死里打。云蛟真恨不得一口咬死狗杂种們，怎奈几个匪兵把他摀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接着楊財主和一个匪兵嘀咕了一陣，随后就把云蛟关进了茅屋里。云蛟听見外面叭叭的皮鞭声和他爹痛苦的喊叫声，牙齿咬得咯咯响，正要撞开門扇和他們拚，忽听匪兵头子对一个匪兵說：“看好，別讓他跑了！”云蛟估摸敌人要抓他当兵，不敢再停留，立刻撞开后窗，逃进山林里去了……

云蛟在深山里躲了几天。一天黄昏，他悄悄回到家中，才知道他爹因为伤势太重，在他逃出去的那天晚上就死了。一家人痛哭了一陣，觉得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商量着逃走的方法。熬到鸡叫，云蛟担了两只破菜筐，一头挑着儿子凤岐，一头挑着女儿梅花。他媳妇一手挎个破竹籃，一手拄根柳条棍。云蛟娘和小弟弟云龙，一直把他們送到太行山根的苦水泉边。他娘看看菜筐里的孙儿孙女，叮囑說：“蛟儿，听說太行山那边有共产党、八路軍，他們对穷人好，就到那里找他們去吧……”

十月天气，山寒水冷。云蛟和他媳妇在崎岖的山道上紧赶紧走着，生怕后面有人追来。

他們走了五天，來到山西省平順縣虹梯關，正碰上日軍“大掃蕩”，村莊里一片火海。轉過另一條山溝里，又碰見一些穿便衣、掛刀帶槍的人。云蛟不知他們是什麼人，正要轉身往回走，忽然一個帶槍的人招呼他說：“老乡，別怕，我們是八路軍！”

云蛟一听是八路軍，高興的一下說不出話來，好一陣才說：“我……我被財主和‘遭殃軍’害苦了，家里活不成，才逃出來，我……我要跟你們呀！”

八路軍戰士們圍上來，親切地對他說：“如今時局緊張，我們在此地也不能多停留，你且到附近老乡家里安頓下來，抗戰就要勝利了，等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斗倒地主惡霸，窮人們就能翻身過好生活了。”一個戰士從肩上取下一小袋炒面，遞給云蛟說：“你們先拿這一點對付一兩天吧。前頭有鬼子搜山隊，你們快往山溝里躲吧。我們還得去執行任務呢！”

云蛟和八路軍戰士告別後，按照他們的指點，往裡面走了一陣，找到了當地的老百姓，在當地農會主席的幫助下，把家安在潞城新安村。過了半個月，接到舅舅來信，才知道自己走了不久，楊老佩就帶着“遭殃軍”到他家，把他的房子燒了，娘被逼得活活地餓死了。

可恨的地主楊老佩，又給云蛟添上了一筆血債！

春天遇上共產黨

一九四五年三月，楊柳發青，桃杏吐蕾，太行山里真正的春天來到了。有一天，農會主席從區里開會回來，對云蛟說：

“老桑啊，咱們抗日政府在黃牛蹄办了个合作社，要找鐵匠打农具，你找田主任去联系一下吧。”云蛟一听可高兴了。晌午回家和老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到黃牛蹄去找田主任。

合作社主任田全福，是个四十来岁的庄戶人，淳厚朴实。他握住云蛟的手微笑着說：“好，你們林县人打鉄手艺高，这太好啦！……打一天家具，四斤小米，有困难帮你解决，行嗎？”云蛟一迭連声地回答說：“行，行，行。”

云蛟一家子搬到黃牛蹄的时候，田主任已經給找下房子，炕上鋪了新席，地下生起做飯火。田主任帮他們安放好了东西，叫他先歇歇，可他两手痒痒的，哪能歇得住！盘好鉄爐，生旺了火，就叫老婆来帮忙。大錘小錘叮叮噹噹干了起来。

田全福是个老共产党员。自从云蛟一家来到黃牛蹄后，田全福除了經常关心他一家的生活之外，还常常給他講一些穷人鬧翻身的道理。云蛟的階級觉悟一天比一天高，他感謝党和毛主席，就把自己的这个心意打到每一件农具上，送到穷兄弟們的手里。他的手艺很快就受到了大伙儿的称贊。

这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刚投降，閩匪又窜来上党。不久，在微子鎮打下了“釘子”，匪徒們三天两头出来“扫蕩”。老百姓說：“这‘二鬼子’和日本鬼子一样坏，非得痛痛的揍他們不行！”云蛟也巴望村子里的民兵能杀上几个二鬼子，解解恨。可是，他看見民兵們扛着枪，每回总是掩护群众轉移后，他們自己也撤退了，从来沒見他們打枪。

一天中午，云蛟向村武装主任王双虎打听这是怎么回事。王双虎說：“他們那十四支枪都老的沒牙了，不是打不响，就是

只能打上一枪。”云蛟說：“老王，你把枪拿一支来，讓我看。”

武装主任拿来一支“汉阳造”，云蛟立刻給它动起“手术”来。他把枪翻过来，掉过去，左摸摸，右瞅瞅，就是看不出毛病来。他又小心地把枪机拆开，对每个零件、每个螺絲都仔細地进行“诊断”，鬧了四、五个鐘头，还是看不出什么毛病。后来他把零件擦亮，上了油，又照原来的样子安装好，試了試，还是不行。那天晚上，他整整捉摸了一夜，始終捉摸不出个道理来。第二天，他又翻来复去鬧騰了一天，忽然发现是撞針短了，螺絲也有点松。他照着原来的撞針样子，試制了一个新的装上去，又把螺絲擰紧。

他再检查不出什么毛病了，就拿着枪去找主任：“老王，装顆子弹試試吧！”王双虎递給他一粒子弹，一試，嘿！真的响了。王双虎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說：“老桑，你可真有个鑽劲儿！”

云蛟把第一支枪修好后，更来劲儿了。接着，他又連明搭夜干了五、六天，村上的十四支破枪全管用了。沒隔几天，民兵們就用云蛟修好的枪，在邯(鄆)长(治)公路上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消灭了閹匪軍三十多人，还繳获了一挺輕机枪。胜利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区，区武委会主任亲自去訪問云蛟：“桑师傅，你的功劳不小啊！我和区委已經研究啦，你就給咱创办个小修械所吧！”云蛟一口就应承下来了。

修械所办起来后，云蛟的鑽劲儿也更大了，成天价忙的顧不上吃飯睡觉。他修理改造了好多武器：步枪、擲弹筒、榴弹炮……只要經過他的手，坏的都修好了，哑的都打响了。

有天早晨，云蛟对王双虎說：“几时讓我也用自己亲手修好的武器和敌人較量較量才好啊！”王双虎說：“行呀，你要杀敌人，还怕沒机会！”果然，机会来了。有一次，他和五个民兵，在橫岭村掩护群众轉移时，就杀死了十几个敌人，救下了全村群众。

他主持的这个小修械所，还有力地支援了民兵游击队，在有名的上党战役中起了不少作用。

穷鉄匠成了国家的主人

全国解放以后，桑云蛟被調进了大工厂。后来，为支援山区工业建設，又来到了武乡县机械厂。如今，他一家人的生活真是幸福极了。他的儿子凤岐和儿媳都是农业战线上的突击手；大女儿梅花和女婿都是“五好”社員；二女儿金花在完小念書，是个“三好”学生……

他常說：“水有源头，树有根，如今过上了好生活，怎能忘了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怎能不好好干呢！”他是說到做到的人。就說去年吧，仅从七到九月这个季度，他和工友們就利用废銅烂鉄制造了許多手車垫圈、輕便鋤等农具，支援了农业生产，还为国家节约近千元的資金。平时，他見了一片废鉄，一块焦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螺絲釘，也要拣起来放进大堆里。大跃进以来，桑云蛟年年被評为先进生产者。去年，他被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評为“五好职工”。

沈云瑞插图

矿工世家

盖天文 陈福同

“老矿工王满喜退休了！”消息很快就轟动了全村。

当六十岁的满喜大爷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年轻人连忙围上来把老人簇拥到院里。

新粉刷的堂屋，早就由年轻人拾掇的焕然一新。红光光的长条桌上陈设着大座钟、新暖壶、茶具；大炕上迭满了棉被、毛毯；特别是那新画的炕围，图案新颖、色彩明快，给这整齐的屋子，增添了一层热烈的气氛。难怪年轻人一进门就和王大妈打趣说：“大娘，瞧你把这房子，拾掇的多漂亮啊。要不知底细，只当是谁家的新房呢。”

“新房！”王大妈笑了，“咱可没住过新房！大娘年轻时，咱们长治市这东旺、西旺、魏村一带的小伙子，连个媳妇也说不上，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新房？”

一个调皮的青年指着挂在墙上的那盏旧社会里窑工用的朝灯和王大妈说：“大娘，你瞧，这新安的电灯有多亮！怎么还把这东西挂在这里？黑不溜秋的一个铁疙瘩，瞧这铁链上还系了个‘爬山虎’（铁钩）；真不相称！要不是我爷爷告诉我，我

还当它是个小尿壶呢！”

这一說，大伙都笑了。坐在椅子上的滿喜大爷连忙站起来，掂起朝灯和大家說：“旧社会里，窑工下窑有两种灯，拉拖的頂在头上的叫頂灯，刨煤的挂在煤墙上的叫朝灯。这些灯都是点豆油，找些碎布做个灯捻。别看这盞小朝灯，可是你大娘的‘陪嫁’呢。”大爷的話刚落音，王大媽連忙接了上来：“不錯，是我的陪嫁，可也是咱們王家的传家宝呢。”說着，大娘从大爷手里接过朝灯，放到自己手掌上，老人家显得严肃起来：“說它是传家宝，可一点不假，咱們老一輩在这盞朝灯下，流尽了多少眼泪，熬干了多少血汗！这朝灯，是咱們下窑工人悲惨生活的活見証！大伙說这是‘陪嫁’，那我就从陪嫁說起吧……”

—

“有女不嫁东西旺，日日夜夜挂心腸，初一十五歇个班，脱下一堆黑衣裳。”这是咱們这一帶在旧社会里流行的一首民謠。因为咱們魏村离石圪节煤窑近，村里的人又多下窑，窑工的活儿苦，掙錢少，事故多，所以人們常說：“沒奈何，爛敗火（指土法炼鉄），走投无路下窑窝。”就为这，方圆几十里的姑娘們，都不願意往咱們这里嫁。就是本村的閨女，也都想朝外跑，誰願意給“煤黑子”做老婆呢。天长日久，人們就編了这四句，普遍流传开了。

我十三岁那年，就和滿喜訂了亲。滿喜和我同年。他十三岁就跟他爹下窑了。

一天晚上，我悄悄地問我娘：“娘，做啥你又要我和下窑的

訂亲呢？”

我娘叹了一口气，对我說：“好閨女，咱們家祖祖輩輩都下窑，滿喜家也是代代窑工。你想，你也不嫁下窑的，她也不嫁下窑的，这窑工們就別說媳妇啦。下窑人除了穷，哪一个人品不好？滿喜这孩子你也知道，为人耿直，心地好，胆子大，就是脾性急一点。你到了他家，就是日子苦一些，他們可亏待不了你……”

滿喜和我是一个村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个挺机灵的后生，天不怕地不怕，老虎头上的蒼蝇也敢去拍。小时候，有一伙年輕人和滿喜打賭，要滿喜下半夜去后山岭上的祖师庙里，往泥胎（泥塑的神像）的嘴里填野菜，要是滿喜敢，第二天大伙請他吃炒餅。滿喜說：“不要說是請它們吃野菜，擰下它們的脑袋也敢！”果真，小伙子們煮好一鍋野菜端来了。这天，月黑夜暗，伸手不見五指。滿喜接过砂鍋，說了声“等着瞧！”就順着山路进了祖师庙。他屏住气，摸到一个个泥胎的脑袋，一个一个地朝嘴里填野菜。填到第三个，可就怪了，填一口那家伙咽一口，填两口那家伙咽两口，还发出“啧啧”的声音呢。滿喜虽說胆大，这时也有些打顫，怎么？真的有鬼神？我不信！他定定神，接連又往那家伙嘴里填了几口，也都叫咽了下去。滿喜这下可起了火，举起砂鍋：“他媽的，算你倒霉，今天碰到小爷我手里！非砸死你不行，看看你威风还是我威风……”話沒落音，那家伙忍不住，哈哈笑了：“好滿喜，有胆量，我們服了你了！”原来这是打賭的小伙子們派来逗弄滿喜的人。

說實在話，像滿喜这样的人，咱們村还找不出第二个。我也沒再和我娘多說。

第二年秋收季节，我娘小产了。我爹在窑上，已經好几天沒有回家。一家人三天三夜沒一顆粮食下肚。小产的第二天，我娘支撐着下了炕，和我說：“小英子，你在家中照顧着，娘去拾些秋，回来好滾些湯喝。”

我說：“娘，你身子有病，在家待着，讓我和弟弟去吧。”

娘說：“你年紀小，要受人欺負！”

我說：“欺負？我也是十几岁的人啦，哪个敢欺負我，我就和他拚！……”

娘拗不过我，就带上我和弟弟一齐去拾秋。

那年景，穷人多，拾秋的人着实不少。母子三个冒着漫天风沙，好容易撿了几穗玉茭。回到家中，娘又支撐不住了，她渾身发冷，面色如紙。深夜了，我覺得我娘和往日有些不一样。不知怎么，人还好像有些精神，話也不少。她叫我把爷爷临死留下来的那盞朝灯点着，放到炕头上，然后把我叫到身旁，对着那昏暈的灯光，睜开了深深陷下去了的眼睛，摸了摸剛睡着的弟弟，攏了攏我前額的头发，眼里滾出了兩顆泪珠。她握住我的手說：“小英子，娘不行了。想到你們姐弟两个，娘心里比刀扎还难受……你才十五岁，弟弟才九岁，今后該靠誰！小英子，不是娘心狠，是这世道不讓咱穷人活！……你去了滿喜家，娘还放得下心，就是苦了这孩子……”娘勉强掙扎着轉过身，亲了亲弟弟，“孩子，你投胎投錯啦，讓娘再看一眼……”娘說罢就躺下了，有气无力慢吞吞地和我說：“小英

子，去給娘燒些水吧。”

等我端上熱水，走到炕前，我娘已閉上眼睛，我連叫几声，她總不應聲，推她，她也不動。她眼眶里還留着兩顆淚珠……

一陣秋風，從牆縫里鑽進來。半明不滅的燈光，在寒風里直搖晃……

遠處，傳來了幾聲狗叫……

我推開門，一個火把從遠處靠攏來。我叫了一聲“爹——”可巧，真是爹回來了。

“小英子，怎麼這麼晚還沒睡？好閨女，爹稱了四斤玉菱面，捏疙瘩吃吧！你娘是個瘦身子人，可得當心點呢……”爹還不知道娘小產了，已經……

“爹……”我撲到爹懷里了。我拿什麼話跟他老人家說呢？

娘一死，爹的性情和往日可大不一樣。整天不說一句話。家中雖然只有我和弟弟兩個人，但是爹掙回來的一點點糧食還是不夠吃，我就挖些野菜，摻和着煮了，和弟弟充飢。弟弟也懂事，一早起來就去拾煤核。晌午回來，他先摸一摸鍋蓋。鍋蓋是熱的，就等着吃一些；鍋蓋是涼的，挎上籬頭就又走了。

第二年七月，我爹得了傷寒病，不能再下窩了。和爹一齊下窩的大叔們湊了幾百錢給爹看病，可是病情不但不見好轉，反而越來越重。七月十九晚上，我爹又叫我去點那盞朝燈。怎麼爹又叫我點它呢？我不由的打起顫來……

“小英子，好閨女，爹身體不好，不能照顧你們啦。這盞燈，是你爷爷使喚的。爹也和它打了几十年交道。……這上

面浸透了爷爷和爹的血汗！近两年来，爹怕丢了，舍不得用；这回爹也没有一文钱、半斤米的给你们撒下，就这盏灯，好闺女，要保存好……”

二

爹娘死后，弟弟就靠我。和爹一齐下窑的大叔们有时也来送些钱粮。满喜娘也常来我家，要我去他家过。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受苦。我怎能老拖累人家呢？

一转眼就到了冬天，不少工友劝满喜和我完婚。有些工友还找满喜爹说：“咱们穷人穷办事！有困难大伙帮一手！”也有人说：“翠英这闺女，真是百里挑一。什么‘有女不嫁东西旺’，翠英这么好的人品，不是嫁给咱窑工了吗？”……

热心肠的工友们，你一百他五十的给咱们凑了两吊多钱。在窑主眼中，两吊钱不过是九牛一毛。在咱们穷人手里，可就不是个小数目了。要收下吧，大伙的钱来的可不容易，哪家没有妻子儿女；要不收吧，工友们又不乐意。有个伙计还生满喜的气，怪他不当大家是自己人。满喜最后只得把钱收下，交给了娘。

满喜爹和工友们商量，决定把完婚的日子订在冬月二十三。满喜娘拿那两吊钱给我缝了一身棉衣，又买了一些小零碎。完婚那天，总还得请工友们坐一坐啊。咱们窑工当然摆不起席，可也得打几斤酒、炒两个盘啊。钱，又从哪里来呢？

满喜仗着他年轻力壮，就天天“打连班”。这打连班就是干了一个班，再接着干一个班。那时候，一班要干十二个钟

头。窑下的活儿，全凭力气。干满一班就够累了，又哪能打連班干二十四个鐘头呢？然而，为了养家活口，窑工們被迫无奈，有的人連上两个班，还有人連上三个班……

滿喜为了积攒几个錢完婚，就瞞着娘打起連班来。冬月二十一，他給娘撒下了几百錢就又上了工。誰知这一天，他竟向把头报了三个連班。說到窑主們，手段可毒辣啦。为了騙工人多上班，連班的工資提的就高些。比方上一个班是一百八十錢，两个連班就能拿四百錢，三个連班就能拿九百錢。九百錢，这对滿喜來說，是多么了不起的数目啊。工友們对咱这样热呼，咱完婚那天，能冷冰冰地待人嗎？

二十一这天，掌柜的听说滿喜要打三个連班，連忙拿了几块現洋跑到柜房外边，一边掂着手中的現洋一边說：“好小子！有你的！咱們把話說在前头，报三个班，就得上够三个班！要上不滿，一律按一个班开支。我知道，你們王家一代比一代硬，說到做到！”說着，他拿了一块現洋，把边边对准嘴唇，下劲地吹了一口气，連忙拿到耳朵边听听声音。据说这是試試現洋的真假，其实，他不过是拿这一手来引誘工人。当时，滿喜說了个“行！”就戴上頂灯，背着“絆”（拉拖用的繩索）下井了。

滿喜一到井下，工友們就围了上来说：“滿喜，你怎么不听話，后天是你的大喜日，虽说咱們穷，可你也得准备准备，扫扫家，刷刷窑，咱們說你劝你，还不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全当耳边风！”

一个年紀大些的工友說：“好啦，既下来了，就干吧，可只能干一个班，下了班就回家！”

“是，大叔！”滿喜和大家一起干起来。

赶到下班时，滿喜推說要大便，躲了起来。等大伙上了坑，他又接着干开了第二个班……

二十二傍晚，滿喜干开了第三班活后，这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这时候也是头昏眼花，冷汗如雨，站也站不起来。工友們正劝他上井，碰巧把头来了。工友們和把头說：“三先生，滿喜不行啦，讓他上去吧。”

把头露出一口大黄牙，阴险地笑了笑：“如今工人有自由，要上去就上去唄！可是咱們按規矩办事，沒干滿三班，按一个班拿錢，一百八！去吧，出坑找掌柜算賬！”

“一百八十錢？”滿喜拚着全身力气站起来。心想：三个班是九百，我上了两个班还只是一百八！他咬了咬牙說：“哼，瞧吧，我干不完三个班就不算是王家的后代！”那把头也从鼻子里“哼”了声說：“錢在柜房里，上不了三个班，休想拿我九百錢！”

“九百錢！八百九十九个九也不行！再等半天，看你乖乖地捧到我王滿喜手里！”他立即踉踉蹌蹌地冲进掌子面，挂上“絆”就拉起拖来。工友們等把头走后，就叫滿喜睡覺。滿喜說：“我不睡。我年輕，再頂一班不要紧！”后来，大伙逼的沒法，滿喜才休息了一陣。这第三班，滿喜也不知道是怎样换过来的……

二十三清早，靠着工友們搀扶，滿喜才到了井口。他掂着九百錢，露出一絲笑容，冲着掌柜的說：“掌柜先生，王滿喜可沒少干一刻鐘啊。”

九百錢，血泪斑斑的九百錢啊。

一进家門，滿喜就昏倒在炕上了……

大喜日，这就是我和滿喜的大喜日！

第二天中午，滿喜还是昏迷不醒。娘叫了一声“滿喜”，他应了个“干！”霍地站了起来，冲到門口，把那条破被子也拉到炕下。我忙說：“滿喜，你醒醒，这是在家里……”他定了定神，才慢慢清醒过来：“翠英，昨天大伙都喝了些酒吧？”

我怎么回答他呢？工友們見滿喜累倒在炕上，人事不知，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喝酒呢？我只得告訴他：“大伙見你身体不好，安頓我好好照顧你，就都走了……”

这一次打連班，滿喜把自己的頂灯給丢了。他在家里歇了两天，就掂上我爹留下的这盞朝灯去下窑。我还找了一块竹皮，給他又削了一块刮汗板。这玩意現在沒有了，那时候的窑工可是少不了它，把它朝破毡帽下一插，既好刮汗，又能当筷子……

三

二十二岁那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不管日子过得多穷，全家总还是乐和和的。满月那天，爷爷抱着小孙孙笑着說：“好，又多了一代小窑工！”

誰知道这年腊月，井下冒頂，我公公脊背被压伤了。那时候，井底下压死人是“老官价十二吊”；受了伤，窑主不但不管，还要撵你回家……

腊月二十那天，公公的伤又重了，我婆婆逼的走投无路，

哭昏了好几次。滿喜呢，一个劲地在窑上干，也不回家。这天早晨，我奶了孩子，就往外走，想找个工友給滿喜捎信，要几个錢給公公看病。我出門不远，滿喜却怒气冲冲地回了村。

回到家中，就把那盞朝灯朝桌上一扔，連小孩也惊醒了。

我問他：“出了什么事？”

他从毡帽下摸出刮汗板刮了刮脸上的煤灰說：“我知道这两天爹的伤重，就一連打了几天連班。今天身子不好，干了一个班就上坑了。滿想拿几个錢回来。走到柜房前面，就叫那掌柜的算賬开錢。那家伙捋了捋胡子說：‘喔，王滿喜，你这一班是十三箕！’我說：‘怎么？大掌柜，我明明是十六箕，怎么能是十三箕呢？’他鼻子里哼了哼說：‘王滿喜，你下窑已不是一年两年，怎么装开糊涂啦，好吧，我給你說清楚：老东家为了照顧大家过年，腊月天增加工資，一个班按三百錢开支！可是，話說回来，你們窑工也得替咱們当东家的想想，一年四季，这全窑多大花銷！今天，你实出煤倒是十六箕。可是柜上給扣了三箕。一箕是老东家請客送礼的人情煤，一箕是我这当掌柜的操心煤，再一箕——’那家伙把手从柜房的窗口伸出去，指了指前面的老君庙：‘再一箕，是老君爷的香火煤！告訴你，出滿十六箕是三百錢，你只出了十三箕，短三箕，短一箕扣四十，三箕，三四一百二，外加工具費三十，滿共应扣一百五，三百除去一百五，淨得一百五！来吧，拿錢！’我說：‘大掌柜，我爹伤重！’他說：‘哈……知道你爹伤重就好办。你想想，你爹受伤，还不是他得罪下老君爷嗎？’我說：‘大掌柜，眼下又是年关！’他把算盘朝柜上一扔：‘年关！年关！你們要过年，老东

家就不要过年啦？我这当掌柜的就不要过年啦？再说，这老君爷爷也不要过年啦？’那家伙的喉嚨越来越粗，我可也憋不住了，我说：‘叫你一声大掌柜，这增加工资照顾大家过年，是你们自己说的！要不增加，一天还能挣个一百八。这一增加，反倒只有一百五！怎么黄口白牙说的话不如放屁！’这一下，那家伙火了：‘好小子，你敢骂人！’‘骂你怎么样，老子还要揍你！’他像疯狗一样冲出来了：‘他妈的，姓王的，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真的，翠英，要不是工友们一股劲把我往山下拉，要不是想到爹，想到你，想到孩子，我可得和他拚个死活，反正砍掉脑袋也不过留个窟窿，也让他们知道咱们人穷志不穷，不是好欺的！”

满喜正和我说着，有几个工友们进门来了。大伙见满喜没拿到钱，公公又病重，就又凑了一些，给请了医生。这样，公公才没死。可是，等他慢慢好起来，已成了个驼背了。

四

公公驼了背，不能下窑。全家的担子就落到满喜一人身上。过了几年，第一个孩子秋成已经十五岁。一个春天的早晨，秋成把他爹的那盏朝灯擦干净说：“爹，这盏灯给我吧，你再找一个，今天我就随你下窑！”满喜一听这话，想了一阵说：“好，孩子，有志气，不愧是王家的后代！”

就这样，咱们家真的多了一个小窑工。

人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公公砸成驼背不能下窑，秋成随他爹下窑不久，满喜的右腿也叫砸伤了。



这是阴历三月十七。大清早，我掂上竹篮正想去挖野菜，秋成领着一伙工友，把满喜抬进了门。只听得他牙齿咬的格格响，豆粒大的汗珠从他满是煤灰的脸上渗出来……

原来十六夜里，满喜和东旺村的牛永锁一齐下了窑。满喜一听声音不对，就说：“永锁，顶板不行，”话刚落音，就掉起“韶儿”来。两个人正要抽身走开，突然间“轟”的一声，两人的腿全叫顶板压住了。

正在拉拖的秋成奔过来，叫了一声“爹！”满喜挺起身子说：“不要紧，快刨！”幸亏这次冒顶的面儿不大，几个工友下劲刨了一阵，总算把两人救了出来。

永锁砸的轻些，忽闪了一下站住了。满喜扶住秋成，把左脚立定，打算迈开右脚往前走，谁知这条腿好像有千斤重，咋也不听使唤，忙说：“秋成，把灯放低点，我瞧瞧。”

满喜低下头一看，脚丫子全部朝后翻了过去，他不觉说了一声：“糟了！”

一个工友急忙跑上来：“让我来按一下！”他捧住满喜的右脚一忽摇，因为心里急，用力不匀，骨头没接好，满喜痛的快昏过去，他捏紧拳头，把头顶在煤墙上……

大伙赶忙把满喜抬到井筒下，想让他出坑，谁知二把头正好下了窑：“干吗慌慌张张，不出煤，哄到这里来干啥？”

秋成忍不住，指着躺在地下的爹气愤地说：“你瞧——”

二把头举起明晃晃的铜棍朝秋成胸前一戳：“这有什么，二爷早知道啦！”他指了指满喜对大家说：“就把他放在这里，等天明了再出坑。大伙还不快去出煤！”

一个工友冲着二把头說：“二掌柜，王滿喜的脚压断啦，痛的頂不住！”

“哼，他自己連一声也不吭，你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知道他頂不住？”

“二掌柜，你摸摸他这破单衣，早叫汗湿透了！他这人，性子硬，难道你二掌柜不知道！”

“別多嘴啦，反正現在不能上窑！再說，他上了窑就能不疼了嗎？”

这时，工友們越来越多，齐声要送滿喜出坑，二把头看看势头不对，就說：“好吧，看在大伙份上，用繩套把他拉上去吧！”

“繩套？他的伤这么重，繩套可不好网，非坐筐不行！”

“坐筐？他坐一筐，要少出好几百斤煤，难道你們連这賬也不会算？”

“二掌柜，你要不讓他坐筐，咱們只好在这里侍候他……”

大家你一言，他一語嚷着不走，二把头看看工友們人多势众，再拖下去不合算，只好見风轉舵地說：“好，算东家倒霉，算东家倒霉，快上，快上！”

.....

为了給滿喜看病，早晨，我到村外挑些野菜；夜里，我在月光下紡紗；白天抽空帮乡邻們做些針綫活……

一天晚上，秋成歇班。我一边紡紗一边和他說：“孩子，娘已經和你爷爷、你爹商量啦，明天起，就別下窑啦。咱們苦也苦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块。你知道，如今你一下窑，全家人心都提在手里……我看还是去給地主放羊，哪怕少掙几个……”

“媽，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和窑主是一個心。雖說下窑累一些，可总比放羊進項大。你不是常說，我爺爺我舅舅都是叫地主逼的沒法才去當窑工的嗎？再說，爹受了傷，家中更要錢花……”

“孩子，別說啦，聽娘的話，還是不要下窑！娘的這顆心，為你們操碎啦！”

秋成這孩子和他爹一樣，也是個倔強人。雖說當時答應不下窑了，可是第二天天還沒明，就偷偷地掂上朝燈到了井下。這回，他也不敢回來。開了支，就托工友們捎些錢回來……說實話，全家八九口，全靠他呢。

雖說滿喜的傷一天天好起來，可是右腿顯得癱了，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

腿一癱，就不能下窑，這對滿喜來說，是多大的打擊啊！“不，我不能癱，我還要下窑！我不能把這麼重的担子，放在孩子一人身上！”

這些日子，他蒙蒙亮就下炕。魏村跑到黃碾，黃碾又跑回魏村，五、六里地一上午要跑好幾趟。我也不知道他葫蘆里賣的什麼葯。一天他滿頭大汗跨進門來。婆婆問他：“滿喜，你腿癱了，在家養傷，怎麼還是東跑西串，不是自找麻煩！孩子也這麼大了，也該懂些事！……”這一說，滿喜倒顯得認真起來：“娘，你想，咱們家能靠秋成一個人嗎？我勤跑跑，多練練，骨頭就活絡了，會好的快些……”

就這樣，滿喜在家中呆了三十四天，就又癱着腿上了窑。

掌櫃的一見這個砸傷腿的人又來了，連忙朝滿喜腿上一

瞅：“怎么，我看你这腿不行吧？”

“不行？”这可是个晴天霹靂：要是真的不讓下井，全家人該怎活下去呢？滿喜急中生智，蹲下身子，双脚并齐，猛地朝前一跳，縱了好几尺远：“怎么样，掌柜先生，沒癩吧？”

掌柜的还不相信。趁着滿喜刚站定，拚着全身力气，朝滿喜腿上踢了一脚！幸亏这一脚踢在滿喜的左腿上，要是踢中右腿，再硬的汉子只怕也頂不住。一想到要下窑，滿喜忍住疼痛，索性伸出受了伤的右腿：“怎么，掌柜，还要再試試这条嗎？”

“好，王滿喜，算你硬！大爷讓你下窑！”

滿喜从井底爬到了掌子面，刹时间，他又发觉两条腿都疼起来……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軍占領了石圪节煤窑，他們住在三角院作威作福，沿着煤窑四周，修了七个大碉堡。每个碉堡上都住了日本兵，架起了机关枪。三天五日还要下乡“扫蕩”。窑工們整整累一天，也只能掙一两斤高粱面。要是在坑下一不小心得罪了把头，他馬上会在敌人面前給你按个“私通八路”的罪名，不是砍头，就是枪毙。有一次，有些逃走的工友叫敌人抓了回来，都給用机枪打死了。敌人还把工友們拉去看。气势汹汹地对大家說：“有人要再逃，統統撕拉撕拉，和他們一样，机枪点名点名的！……”

滿喜、秋成父子两个在矿上的日子不好过，家中就更伤心了。全家老小經常餓得瀉了肚子，藍了眼睛。第二个孩子得伤寒病死了，第四个閨女跌断了腿，眼睁睁地断了气……做娘的总不忍心看着自己的骨肉餓死啊，我把最小的閨女送进了

天主堂……

五

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們从万丈深的苦井里救出来。我王翠英，一个窑工的女儿，和咱們国家成千上万的姐妹一样，拨开了烏云，見到了青天！

解放后，我那駝背的公公有了幸福的晚年。在党的关怀下，滿喜的腿伤得到了彻底的治疗。一九四六年，他光荣地参加了組織，成为咱們家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党又提拔他当了井长。世世代代被人罵为“煤黑子”的下窑工，第一次当了矿山的主人。和滿喜一样，他們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矿山啊。在恢复生产的日子，多少个日日夜夜啊，工友們不怕劳累，不畏困难，克服了一个一个的拦路虎。当时，滿喜見井下沒有水仓，就亲自帶領着三个干部，一連在井下干了十来天。他們一股劲地挖了四丈多长的底煤以后，又发现了二丈多长的石头。一見石头，滿喜笑了。他掄起洋鎬，猛一下飞起了顆顆金星：“倒要看看你硬还是我硬！”有人說：“这段工程困难大！”滿喜又掄起洋鎬：“啊，有老虎就有武松，有困难就有英雄！修好水仓，保証安全，多出了煤炭是工人階級自己的！”安全員李才貴說：“王井长，你累了好几天啦，上坑歇歇吧，別担心，你不在也保証能干好！”滿喜习惯地到毡帽下去摸刮汗板，才貴指了指他脖子上系的白毛巾說：“你怎么老是丢不了那玩意儿！如今有的是白毛巾！”这一說，滿喜也笑了。有个老工人和滿喜打趣說：“王井长，这回你又打开連班，还想再結个婚嗎？”

滿喜爽朗地笑起來：“對，打連班！我願意為社會主義打一輩子連班！”

是的，沒吃過黃連的人不知道黃連苦。沒走過舊社會的黑暗路又哪能体会到今天的陽關道！如今，我們的三個兒子，有兩個參加了黨，他們都成了家。秋成已經是七級放炮工。大伙稱贊我們是“礦工世家”。羨慕我們兒孫滿堂的幸福生活。是的，像我這樣一個從茫茫苦海里活過來的人，怎能不從心底感謝我們的黨，感謝我們的英明領袖毛主席呢？一想到過去，我渾身的勁頭就來了。今年我六十一啦，大伙還評我是“五好”社員。在咱們長治市黃碾公社魏村大隊，社員們夸我是越老越紅，越活越年輕，我有啥說呢。我常常望着北京城，從心底說：“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能想到一個礦工女兒的心情嗎？你能抽個空來看看咱們今天的生活嗎？……”

“有女不嫁東西旺”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今天，作為一個礦工的妻子是多麼幸福啊。

現在，礦工們全戴上電礦燈啦，那玩意，既干淨，又明亮，還安全！哪像這朝燈，又重、又脏，點着了也只是個螢火蟲！可是，咱們得把這盞礦燈掛在牆上。天天看着它，時時記着它，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生活……

平 原插圖